

支那分割之運命

Mt
D829.313
.122

支那分割之運命



3 2338 2696 9

自序

支那二十世紀之謎也。能解此者。可以爲東亞霸。可以爲五州雄。不知解謎之鍵者。果何歟。

昔秦昭王贈連環於齊君王后。請解之。君王后對使者。手鐵椎。一擊破之曰。謹解之矣。善哉。君王后之斷也。鐵椎一下。萬事卽決。解謎之鍵者。非他。斷一字而已。

雖然。斷之本在信。信之本在自省。而不疚。抑不知今之欲解謎者。斷乎。信乎。將自省而不疚乎。是書雖一部小冊子。苟有善讀者。於解謎之術。思過半矣。

明治四十五年四月

復堂學人

後叙

余已卒業。或告余曰。甚矣子之善罵也。子非家世業儒之人。而又非曾遊禹域。多與其士夫交歟。今乃著論。歷詆其士夫政俗。不少寬假。若有怨毒焉者。無乃太甚乎。余曰。吁。此何言。俚諺不云乎。愛之至者。憎疾亦百倍焉。今夫鄉曲子女。踰牆鑽穴。淫奔失節。曾犬豕之不若。我則擧蹙而斥之。或且嘲而笑之矣。至若吾宗親子姪。一有類此者。我則愀然淚出。諄々而誨之。誨之而不足。則又攻詰而激之。激之而不足。則又諍罵而叱咤之。甚且捽其髮。鞭其背。而逐之矣。無他。親疏之分不同故耳。支那之與我日本。非所謂兄弟之國者耶。子亦盍見今之情勢乎。其腐敗醜污。豈僅淫奔失節而已耶。其無道義也。無紀綱也。豈僅踰牆鑽穴而已耶。然而上下沈酣。昏昏醉夢。我安得不厲聲疾呼。又安得不諍罵叱咤。我之淚安得不漣如沍如。又安得不捽其髮而鞭之。一部支那分割。乃我之厲聲疾呼也。諍罵叱咤也。漣如沍如之淚也。竊謂此亦同宗至

親之道宜爾。而子乃咎之。不亦異乎。且今白人之強梁跋扈亦極矣。穿人藩籬毀人堂奧。必不覆人之室。殲人之族。不已。苟不自戒。豈特支那之豆剖瓜分而已哉。雖我日本亦不可保其金甌無缺。而黃種全體且不知其死所矣。則我之呼號分割運命者。又豈僅爲支那一國而已哉。抑余更有進焉者。古語云。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安知今之分割之禍。不爲異日大一統之始耶。又安知白人全盛之日。乃非黃種始興之機耶。又安知我之說支那分割者。非天之假一野人以警醒萬四萬人耶。則如余之善罵與否。雖余亦不自知也。而何毀譽褒貶之足問哉。昔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春秋乎。罪我者其春秋乎。余孔子之徒也。今於是書亦竊敢自附於孔子之志云。若夫不以文而害辭。不以辭而害意。則存乎其人。我何與焉。客嘻而去。因書而繫之。

大正元年十二月

支那分割之運命目次

上篇

緒論	一					
袁世凱人物月旦	八					
孫逸仙人物月旦	一六					
共和政體之將來	二六					
支那人無共和國民之資格	無共和之歷史	無共和之思想	無共和之素養	無共和之信念	支那人之虛勢的元氣	一
						一七
						三三
						四五
						四七
						五三
						五七

目次

支那人有各省分之觀念而無國家的觀念…………… 四
支那之運命…………… 二五

下 篇

東亞之孟祿主義…………… 一三五
日本帝國與支那分割…………… 一五九
日本與支那分割之方畧…………… 一七三
日本與支那分割之究竟的利害…………… 一八五
日本百年後之運命…………… 二〇〇
日本之教育…………… 二〇五
日本之實業…………… 二〇八
日本之陸海軍…………… 二〇九
日本之外交…………… 二一五

日本之憲政	二五〇
世道人心之一大危機	二五〇
日本帝國國民之覺悟	二五九

支那分割之運命

中島



上篇

緒論

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余一寒老措大。不學無術之田舍漢耳。何足語當世時務。然近日以來。默觀我朝野人士所言所爲。窃有不禁怪異者。不知此輩方今日中外多事之秋。彷徨於醉生夢死之中乎。由何而證之。由支那目下問題而證之也。

此次支那之內亂。發端於黎元洪舉兵漢口。實我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日也。然愛親覺羅民之有亡國之象久矣。非始於近二三年也。自識

者見之。十月十一日之變。不怪其太早。而怪其太遲也。

然而世之所謂支那通。外交通。經世家。政論家。前此未嘗有一人道破支那亡國者。不獨我內國朝野人士爲然。雖其在支那者。通南北中央。自舊式之支那浪人。支那破落戶。以至新知識之聘用教習。實業家。執館訪員。又未嘗有一人言明支那革命之事者。間有論及此等問題者。羣以鼻笑之。以爲現在支那人。無有計畫革命大事之資格也。若夫夢寐中原異日之風雲。策戰國之縱橫。意謂功名富貴。唾手可得者。不過漢學措大之空想而已。祇見其人腦筋之陳腐太甚也。識時務者。豈宜如是耶。不獨民間士人爲然。卽領事商務官等外交界及陸海軍界中人。亦復如此。如曰不然乎。且問諸北京城內交民巷之日使署中人。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以前。果有一人思到支那將來革命之事乎。蓋有之矣。然伊集院欽差。青木軍門二人之腦筋裏。非曾無如是形影之思量耶。況碌々瑣々之書記通譯一流小才子乎。人人皆謂欽定憲法大

綱已頒。民刑律法草案已成。支那法制之大體基礎。亦可謂定矣。三十六鎮已備。四十八鎮亦次第出來矣。支那之武力。決不易侮也。有大學焉。有中學焉。有小學焉。二十一行省之教育。不患不普及。有資政院焉。有諮議局焉。支那之立憲政治。自是着々通行矣。何料一夫唱亂。武漢皆動。未旬日間。江南各省早已爲革命風潮所簸弄掀翻。於是乎朝野政客。外交通支那。通又雜然出現。或云支那革命之漸。非始於今日。自拳匪亂之當時。早已見其兆也。或云愛親覺羅氏實則應亡於髮賊之亂也。至今始有革命之事。不足怪也。或云支那之內亂。非亶始於今日。自政治法制。以至兵政防備。財務經濟。教育宗教。莫不皆有亡國之象者矣。所謂睡眠獅子云者。非眞個睡眠獅子。乃半死半生之獅子耳。信前言乎。似支那之內亂。不宜作於今日焉。信後說乎。似愛親覺羅氏之衰運。早已在人々意料中矣。夫一國家之興亡。一朝廷之安危。豈容展轉推移於一日半刻之間哉。而今之談支那問題者。在明治四十四年

十月十一日以前。則人々嘖稱其好望而不措。在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一日以後。則遽然指斥其衰滅之迹。無復遺算。前之所說而中也。目前之亂。何由而起乎。後之說而可信也。從來之觀察豫想。徒妄斷耳。皮相之見耳。然前日之說支那太平者。乃今日之談支那亡國者。以一人之身。而前日後日。兩々截然。矛盾撞着。不羞不怪。傲然俯視余輩田舍漢。高自標榜。曰外交通。曰支那通。曰經世家。曰政論家。此余輩田舍漢之所以不得無疑於彼輩心事也。抑不知伊等平日觀察評論政治。果出於真面目乎。將羊頭狗肉。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乎。

初黎元洪已據武漢。官軍未輒動。於是乎外交通。支那通。又爲之說云。革軍前帶長江之天塹。後控湖澤。有猛虎負嵎之勢。假令官軍後至者。雖衆。恐不易一舉而拔。或云。元洪已舉大事。不急講邀擊官軍之計。而先爲苟安之圖。非有用兵之略者。已而南北各省。前後呼應。爲武漢聲援。北京朝廷亦知時局益多難。始有起用袁世凱之說。人々又爲揣摩

之說云。世凱果可出乎。世凱而不出也。奈四萬々蒼生何。

已而袁世凱果見起用。人々又云。世凱已起矣。必也不可無成算。旬日間。將有可刮目而待者。然世凱雖起。時局多難。日甚一日。二十一日之鼎沸。終不可得救矣。

已而袁世凱不從軍南征。先有晉京之事。繼而有罪己之上諭。又繼而有監國王引罪之請。人々又云。北京朝廷之事權。全在世凱手中。世凱之發揮慣用技倆。其殆自此始乎。然而革軍之氣勢益熾。上海陷。蘇州陷。杭州亦陷。各省風潮益急矣。

已而北軍大敗革軍。一舉而拔漢陽。黃興以下。纔以身免。下長江去。人々又云。漢陽陷矣。武昌在指顧間。大別山上砲列一擊。可以粉碎闔城。革軍且無噍類矣。然北軍持重。不敢動。革軍亦死守武昌。無甚沮喪之色。後五六日。南京又爲革軍所陷。張人駿。鐵良。先逃去。張勳亦出奔徐州。長江南北大震。

已而有中華民國之建立。孫文選爲大總統。人々又云。共和政府之基礎已定。二十一中省中。未承認共和者。僅止東三省及直隸河南山東而已。大局成敗。不言可知。然而革軍財源不繼。兵餉不給。屢聲言北伐。屢公表進軍。未果。官軍亦以財力涸竭。士氣不振。故不能急出征討之師。彼此相持未決。於是乎人々又云。支那人之國民性。不可以常識律之。今革軍已無力北伐。北軍亦無南下之氣勢。徒爭是非於口舌之間。不能決勝敗於戰陣之上。如是。此後除南自南。北自北。兩々分立外。別無方法。然官革兩軍未遽交綏。時局紛亂益甚。不知何時收拾也。

已而南北妥協之議起。唐伍兩全權會於上海。人々又云。袁孫兩人之格鬪。自是始矣。兩人智勇孰優孰劣。刮目可待。於是乎朝唱孫之優勢。夕說袁之好望。一日之中。評論紛起。莫衷一是。或云。袁徹頭徹尾。不肯曲立憲君主之主張。苟有軍資補救之方。必也一舉殲滅南軍。或云。孫共和主義之權化也。有生死不移的氣魄。必也不爲袁甘言所誘惑。一

且議如不諧。出乎長驅擣北京之快舉。是二人者之不相合也。譬猶水火冰炭之不相容焉。終有決裂之一途耳。然唐伍之應酬談判。日又一日。竟不得要領。延宕又延宕。屢傳決裂。猶未決裂。而孫袁兩人之技倆手腕。亦終不可得見矣。

最後至清皇退位。宣布共和之萬不可已也。或云皇上退位。或云皇上退政。或云首府不可不置在北方。或云必不可不遷居南京。或云皇帝之尊號。不可不世襲。或云宜以一代爲限。彼此所爭。在口舌之勝負。而不在肝胆之披瀝。在枝葉末節。而在解決根本。方是時也。人人又揣摩其趨向。臆度其形勢。須臾之頃。朝夕之間。千變萬化。不可窮詰。

今也清皇已去位矣。愛親覺羅氏之社稷已屋矣。於是乎袁世凱乃傲然冒後繼政府首領之號。躬膺組織臨時政府之大任。見其意滿氣驕。似曰天下之事。一在我掌握中矣。於是乎論者又爲說云。清廷已亡。後繼政府所在之地。非北京卽天津也。南方革黨之領袖。大半納款於世

凱孫黃以下。純共和黨諸人。方且日就凋落。此後成一統南北之大業者。非世凱其人而誰。而莫里遜一輩之歐美報館訪員。又鳴鼓打鑼。揚附和雷同之聲。一意謳歌馨香世凱之人物技倆。以爲四百州中之一大英雄。以爲四萬々人之救世主。甚至有曰克倫空耳乎。那翁乎。世凱乎者。其不倫。其奇怪。洵不值一笑也。

袁世凱人物月旦

夫袁世凱何等人。翻覆表裡之一小人耳。非有文治之材也。非勇武之略也。非有料理難局之枝倆也。非有洞觀大勢之明也。徒知銜小慧弄小策。納媚上峯。買驢外國。以保自家地位權勢而已。彼豈以國利民福爲心者哉。如謂不信。盍試讀彼二十年來之歷史乎。彼其初爲李鴻章之腰巾着。猶言荷包矣。特以其小有才。出而欽差於朝鮮矣。偶有明治

治廿七年京城之亂。由金朴兩人之拙策。竹添公使之迂濶。實係某々元老之失計云。與我廟堂之曖昧外交政策。韓王之暗愚。相倚相扶。演出一大失敗。彼則一躍而爲三國之一花旦矣。方其得志乘勢也。舉雞林八道。在其一呼一吸之中。宛然副王之態度矣。然及甲午之役。我軍大舉入朝鮮也。彼則倉皇捧頸。鼠竄兔逸。不遑出一策。不但此也。以至旅順陷。遼東舉。將見北京城下之盟。彼之手足。彼之面目。雖何處亦不能看出。夫如是。世凱所鳴得意之權略。亦可知已。

方光緒帝之納康梁一派之進言。計畫新政。頗有不利於西太后者。或慮守舊黨人自中支吾。竊與世凱約。欲引其部曲八千精兵以自援。世凱始許而後叛。反由榮祿密訴於太后。於是乎光緒帝爲幽囚之人。譚林以下六人志士。斬於燕京市。而新政之萌芽。早已見一大挫折矣。此中外義人之所以扼腕大息爲支那痛惜者也。世凱之爲人。反覆傾危如此。

自是之後。榮祿彼之主人也。西太后彼之守護神也。日夕邀其驩心。助其私曲。無所不至。無所不爲。如是而魚々雅々。終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矣。又爲二十一省督撫中之第一人矣。又爲支那惟一無二之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矣。西太后初愛而用之。然迄晚年。頗疑其心事。終納鐵良策。藉名畫一兵制。收其素所馴養之三鎮兵權。繼而解直隸總督之職。任外務部尙書兼軍機大臣。彼之入中央政府也。同時張之洞亦入中央政府。以張之老成重望。居彼之上列。彼亦不得自擅。見慶王之居軍機首班。貪婪庸劣。最易與也。深相結托。以計保全自家地位。舍此而外。無何等施設。又無何等云爲。

迨厥後西太后光緒帝前後病篤。或傳帝后二人自知不起之後。嘗相對慟哭。恨其爲世凱所註不能全母子生前之驩云。皇嗣未定。醇王爲帝之親弟。王之長子卽帝之至親。而醇王素銜世凱之賣帝。戴王而爲嗣皇之生父。彼之所最深忌。而慶王亦窺有意於立己長孫。即振貝子之男。於是乎二人相

謀。欲斥醇王之子。終不果。已而帝后相繼殂落。或云宜立長君。或云宜擇至親。世凱見陰謀不成。更欲納媚於醇王。一日陪席親貴王公會。議突如而起。曰。今國家大事。莫急於冊立嗣皇。與其掄選彼此。不如醇王躬膺大寶。王乃先皇之至親。而且符於立長之義。最爲妥當。醇王素稱寬厚長者。然及聞此言。頗有忿激不禁之勢。叱曰。吁。此何言。且世凱何物。其不知忌憚至此耶。厲聲一番。拍案起。案仆。磔然有聲。一座王公大臣皆驚。世凱亦不覺失色。已而某王爲世凱陳謝頗力。由其係諒闇之際。終得釋。世凱之陰狡如此。即此一事。實爲世凱失脚之一近因。

已而宣統帝卽位。醇王監國。一旦遽斥世凱。蓋光緒太后素不嫌世凱爲人。或言光緒帝已殂。一日后檢帝御物。有一管筒。中藏帝遺書。讀至帝悔爲世凱所賣一段。慟哭不禁。自是之後。深憎世凱云。王亦知世凱心事。終不利於皇家也。初欲殺之。於是乎世凱倉皇爲奴僕粧。出北京。逃至天津。一面乞哀於英公使。一面攀緣於某公使等。并由同僚大臣陳謝關說。纔得保首領。

放還故山。世凱之怯懦無胆氣如此。

自世凱已得罪歸臥故山二三年。其間未嘗一日絕覬覦之念。又未嘗一日忘復讎於醇王。竊與慶王徐世昌等串通。暗放蜚語。欲以中傷宮廷。或云監國王之與太后有中菁之私。或云太后動輒容喙政治。與王妃等相軋。宮廷行且埋沒於暗鬪之風潮中矣。或云軍國重事。列強交涉。非年少無經驗者所能辦。非起用世凱不可。伺機乘隙。畫策不怠。世凱之邪智如此。

此次武昌亂起。慶王以下。世凱之私人。內外呼應。有所幹旋。始有起用之說。世凱心竊喜。然絕不形於辭色。再三再四。召之不起。已而與慶王相應而起。又未促裝晉京。猶作如進如退之態。已而借言殺革黨之氣。先發清皇罪己之上諭。罪己之上諭。實係監國王之謝罪狀。而又即彈劾案也。於是乎世凱先演出復讎第一齣矣。已而又假資政院公論。建親貴王公不宜列於內閣之議。盡放逐王大臣於政治圈外。

朝貝勒

之內閣副總理洵貝勒之海軍大臣。濛貝勒之陸軍參謀總長。澤公之度支部大臣。肅王之理藩部大臣。同時革職。并排斥己之舊來恩人兼私黨之慶王焉。於是乎自內閣。以至禁衛軍將校。步軍統領。莫不皆爲其黨人者矣。己而見諸王以下。暗愚怯懦。屏息不敢動。而中外無復異己也。遂矯太后旨。數前監國王罪。撥給五萬元歲俸。使其爲幽囚一樣人。於是乎世凱又演出復讎第二齣矣。蓋彼之始起也。非爲國民也。非爲皇家也。彼其本意一則借公事以復讎於監國王。一則藉名國家以私占政權焉耳。世凱之心。事陰險如此。

彼其初見武昌之兵亂。謂此尋常小事。元洪亦易與耳。方其始以富貴爵祿誘元洪。却爲元洪所斥。云。此次元洪舉兵。出乎討君弔民之意。美官重祿。元洪所不屑受。蓋彼亦不禁中心忸怩矣。及漢陽已陷。武昌不過隔一衣帶江水。以官軍重砲。俯瞰射擊。猶二百三高地。旅順左近丘陵。之於旅順要塞耳。革軍之不能支可知已。然彼召還憑國璋。不敢窮追。

革軍。其意謂元洪在彼。他人不能制。而我獨能制其死命。如是而後。我之地位權勢。益鞏固矣。此乃所謂養寇自重之術。襲用古來權姦之故智者。而元洪乘此之間。召募新軍。急修防備。革軍之勢復振。實在彼之意料外也。

蘇浙革軍之迫南京也。張勳固守未降。官軍氣力未索。使世凱有觀大局之明。不可不急派一軍救之。然彼方且汲汲於盤結中央地處。不遑他顧。而南京終陷。長江南北各省。始立於五彩旗之下矣。彼之掌握中央政權之日。乃中華民國建立之時也。

於是乎世凱始悟革軍之不易與也。先聲言欲出征討之師。苦軍資不足。謀諸外國資家。無一人應者。世凱乃大窮。不知計所出。因佯哀訴太后。將欲去職。及太后極力挽留。曰。臣累世受國恩。一死殉職。固所自分。今革軍雖猖獗。烏合之衆。不難平也。獨病無軍資耳。苟出內帑之財。供軍國之用。一戰破賊。在臣方寸之中矣。由是而彼奪取太后私財。至

再至四。又藉太后旨。搜括王公蓄財。前後計數百萬。足以支三四月兵餉。然彼初不過設言欺太后。脅親貴王公。奪其囊中私財而已。實非有與革軍格鬪之勇氣也。借國家之用。以供養自家之爪牙焉耳。浚皇族之膏血。以餌愛親覺羅氏之豺狼焉耳。

當是時。世凱亦悟革命之勢。終不可得避。而又知革軍之不可徒啗以甘言美辭也。欲先厚集自家勢力。以臨大敵。且其意謂。革軍氣勢雖熾。南人脆弱。非北人敵。苟能得撫循籠絡北人。至最後實力競爭。敗南人易々耳。彼之以唐紹儀爲全權。使其南下。亦不過弄其慣用手段而已。紹儀廣東人。夙留學於美國。又納美婦爲妻。其渴仰新文明。尸祝共和政體。非一日矣。其始說世凱。主張共和者。紹儀也。其建使于南方。與革軍妥協之議者。紹儀也。紹儀之在天津也。竊與世凱往來者數四。恐觸反對黨人指目。蹤迹最極詭秘。其爲全權而南下者。非欲鼓吹君主立憲之說也。特不過借此一行。伺南人氣息。且藉革黨之口。聲明革命之

不可得已。而皇位之不可不撤。因而圖排斥愛親覺羅氏。已取而代之而已。夫然。南人之強硬。世凱之所竊喜。其主張清皇退位。世凱之所最願。然彼對於中外人云。余受國恩深矣。今時事至此。寧忍負寡婦孤兒耶。其容貌。其言語。其態度。居然愛親覺羅氏之忠臣矣。蓋以此眩惑宗社黨之耳目。慰撫軍民之不平。竊待時機將熟耳。然而民國政府始建。見選爲大總統者孫文也。乃世凱之無二之政敵也。其失望可想已。蓋當時彼不覺投匕筋而起矣。於是乎世凱聲言云。南北妥協。本以君主立憲爲前提。而唐伍兩全權擅採用共和政體。踰其職權。且妥協未決。南人先組織民國政府。先公選大總統。與妥協本旨不符。乃解唐全權職。已自當交涉之事。彼此推諉。往來反復。徒止片言隻語之駁斥。未嘗論及本題。遷延荏苒。不知時局困難日甚也。

方是時。世凱偶爲刺客所狙擊。始置身於爆彈之下。而宗社黨大動。御前會議之時。恭肅那諸王主戰之說起焉。世凱乃一面集中重兵於北

京。暗。恫。喝。宮。廷。又。私。唆。使。黨。人。借。四。十。將。軍。連。署。強。請。宣。布。共。和。又。一。面。使。東。三。省。軍。民。發。電。云。宜。以。公。選。世。凱。爲。總。統。爲。南。北。妥。協。之。一。條。件。以。牽。制。南。人。又。使。其。腹。心。私。說。太。后。賜。一。等。侯。爵。已。則。佯。辭。讓。再。三。至。援。曾。國。藩。以。自。擬。似。曰。我。已。得。宮。廷。倚。信。如。此。而。辭。讓。不。敢。當。其。忘。私。事。而。盡。瘁。公。事。亦。如。此。以。糊。塗。中。外。軍。民。之。耳。目。儼。然。以。社。稷。臣。自。居。迨。至。良。弼。卞。肅。王。出。奔。那。王。回。藩。始。揚。々。現。其。本。色。來。其。以。小。策。畧。愚。弄。上。下。不。知。人。間。有。羞。耻。之。事。者。如。此。

蓋。世。凱。素。知。民。國。政。府。財。源。乏。竭。妥。協。遷。延。一。日。窮。迫。又。急。一。日。也。以。爲。延。期。又。延。期。一。日。又。一。日。南。軍。欲。戰。不。得。欲。和。又。不。得。其。勢。不。得。不。奉。我。之。命。而。民。國。政。府。無。人。徒。爲。其。所。愚。今。也。清。皇。已。去。位。矣。世。凱。已。爲。過。接。政。府。之。首。領。矣。此。後。南。北。一。統。則。世。凱。選。爲。大。總。統。乎。後。果。選。爲。大。總。統。然。余。敢。斷。言。曰。南。北。雖。暫。定。於。一。統。而。不。可。保。久。世。凱。雖。暫。選。爲。大。總。統。而。不。可。保。一。二。年。何。則。世。凱。一。翻。覆。欺。詐。之。小。人。耳。無。阿。瞞。

之才。而有阿瞞之志者。通彼之二十年之公生涯。貪權則有之。擅威福則有之。賣君賣友。賣與國。賣國家。無一誠實之心。無一惻怛之情。徒知弄區々小策。於目前。而無洞觀大局將來之明要之世凱。非有那翁之雄材大略也。非有格倫密耳之熱心氣魄也。非有華盛頓之德量信念也。以如是之傾覆小人。以如是之譎詐陰狡。臨於四萬々人之上。總攬廿一省之地。當內憂外患。前虎後狼之衝。猶螻蟻負山。精衛填海耳。其終也。不受赤族之禍者。幾希矣。此理也。勢也。因果應報之自然律。固宜如是矣。然而今之支那通外交通。恒推稱此人。以爲當代之英雄。以爲偉人。如謂支那共和政之將來。一賴此人之力者然。余故又斷言曰。此輩皆買被世凱人物。太甚者也。買被俗語。估價太貴也。猶言謬信。

孫逸仙人物月旦

余前已罵我朝野論者。買被袁世凱。而此輩之於孫逸仙也。似亦不免買被太甚。至於逸仙之性情材幹。識者早已有定評。今余非欲故意追究彼之晝伏夜行。出沒於沿海。又非欲窮詰彼之大言壯語。無一成事。惟就最近實事。上江湖耳目者。聊欲看彼之究竟爲何等人物耳。此次支那革命之亂。由武昌兵勇之激發而生。而黃興突如其來。逸仙亦突如其來。然逸仙之齎來海外同志之義財幾百萬云者。非實事也。已經英美兩國之默諾云者。亦非實事也。但時勢所激。事情所趨。方中華民國之建立。彼由各省代表大多數。一躍而上大總統之位矣。半生之坎坷不遇。一朝償得之餘。卽此一事。彼亦不失爲一代之幸運兒矣。然彼果持自由共和之主義乎。果有撥亂反正之大抱負乎。至此余竊悲不得不連叫否々者也。

盍見彼之長江水師觀艦式乎。其態度堂堂。如王者焉。可也。其意氣傲岸。傍若無人焉。可也。然所謂長江水師云者何物。自海琛海圻以下。具

近世軍艦之形式者幾隻。其噸數幾何。其載砲幾尊。號曰觀艦式。不值軍界識者之一噓。不知彼欲借此等兒戲的行動。以壯新共和國之軍容乎。將欲立於列國環視之前。誇自家大得意乎。其稚氣。其夜郎自大。使在數千里外之余輩。不禁齒冷矣。假令今之三吳。雖無重瞳其人。草澤間有一個半個英雄。早已出彼可取而代之聲也。

雖然此止一時之事。猶可恕也。至於彼之借南北妥協之名。與袁世凱握手。余竊不得無疑於彼之心事焉。夫袁何等人。問其閱歷。嘗爲李鴻章之股肱矣。嘗爲榮祿之腹心矣。嘗爲西太后之爪牙矣。問其政見。非以固執專制。壟斷政權爲主義耶。問其性情。非狡獪多詐。無一信義。無一羞耻者耶。以如是之人物。談共和之政體。人權之自由。譬如盜跖之說仁義。忠孝。豈足信哉。

且逸仙之廿年來所主張者。果何物。如共和而可容世凱其人。則所謂共和者。灰鼠色乎。暗褐色乎。將純黑色乎。如世凱其人而可容自由。

人權之說也。則所謂自由人權者。其專制之變體乎。而世凱云南北分裂。再開戰端。不忍生民塗炭之苦也。逸仙亦云南北決裂。再開戰端。不忍生民塗炭之苦也。余未曾聞世凱之爲如是之慈愛的政治家也。又未曾信逸仙之爲如是之怯懦的革命家也。然二人所言。如合符節。如應聲蟲。何其奇怪也。實則二人所言。皆虛僞耳。彼此互相詐欺。各便其私圖耳。

如曰不然。試思共和云者何等政體。自由云者何等主義。破壞支那開國以來四千年廿一朝專制之政體。斷割保守舊習之積弊。建立此新政體新制度者。寧有坐辦於嬉嬉談笑間之理。耗費幾年日月。犧牲幾萬生靈。固意料中事。今也自舉事以來。小戰私鬪。不過數合。乃借生民塗炭云々之言。似恐妥協之一日不早成。果然。逸仙之主張共和也。初僅止空論而已乎。初不知共和實行不太容易乎。將知其容易而不豫。忖如是之至難乎。抑真成共和。果可由姑息的妥協而得乎。果可由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余只見有半白一紳士。年齡五十以上。六十以下。滿面淚痕。淋漓未乾。似纔畢手術。整頓衣裳。將起去。傍有一從僕侍。如不堪無聊者。云此老乃一大商行之主翁。患花柳微恙。割切僅一二寸。日夕到院洗滌也。余聞之。不覺失笑。夫以六十老翁之身。而患花柳症。斯已奇矣。況礮酸水之洗滌。有何痛苦。乃哀號絕叫。作痛痛之聲。愚乎。蠢乎。使人不覺欲奮拳而起。乃知支那人種。真個臆病無胆氣之人種也。蝮蛇螫手。亦不忍解腕之人種也。今袁孫二人之妥協。亦花柳老翁之哀號洗滌之苦耳。嗚呼。此支那人之本色也。

且逸仙之人物性情已外。又有一弱點焉。彼之係廣東種。而又布哇產是已。彼已產於布哇。幼受美國的教育。不修祖國學術。巧操英語。不能漢文。又少關於祖國之系統的知識。彼之共和說法。雖見歡迎於一部廣東人。及海外之同省人。而在他省人間之聲名威望。迥不及黃興者。以此章炳麟一派之追彼之後塵。主張共和。動輒却有反噬之勢者。亦

以此。且廣東人在廿一省中。稱爲具有特別性格。蓋廣東之地。自古爲西南諸國之互市場。開港以來。最與外人善。土人之僑居南洋諸島。布哇。北美者頗多。以故聞見自廣。風氣開發。獨在他省先。而且性情氣質。活潑自喜。不似他省人之因循姑息。就現在知名人士而言。有岑春煊。有康有爲。有梁啓超。有唐紹儀。有溫宗堯。有陳錦濤。莫不各具一種氣格。此外人之所以稱廣東人爲富於文明的氣風者也。然廣東人長處。卽其短處。知識之開發。爲尙理窟。喜攻訐之風。獨立之氣象。又成爭勝諱過之性癖。成排他主我之態。粵漢鐵路之五六年來。每爲爭論攻擊之種子。而七十二行商民之恒爲鬪諍之先鋒。自始至今。費盡幾百萬之資本。而實際竣工則僅止數十英里者爲此。實由廣東人之性癖致之。彼其在本省內。尙且相爭不已。如此。況於外省人乎。上海土人。每罵人云。彼廣東人耳。問其故云。廣東人雖中國人。實則非中國人。其性情迥異於外省人。狡獪而剽悍。又富於執着心。設有同鄉一人。爲外省人。

所打。羣相率而來。必報仇而後止。以故又爲外省人所厭忌。往々不相容。如視異族之人然。逸仙之在祖國之事業。無論過去現在。有遍地荆棘之象。蓋亦其係廣東種一事。實爲之原因矣。

往時洪秀全率長髮之徒。據江南十三年。殆占中原之大半。竟爲曾國藩兄弟所殲滅。實則長髮之亂。非洪秀全與愛親覺羅氏之角逐。乃廣東人與湖南人之爭。而又天主教徒與儒教徒之爭也。初秀全方興。曾國藩丁親憂在鄉里。振袂而起。檄四方曰。秀全天主教徒也。今欲借其教以推倒中國政府。乃以異端邪說賊我聖人之道者。不獨政府之亂民也。我輩犧牲身心而討斯賊。乃所以衛吾道。不獨爲政府也。於是湖南志士。應聲而起者幾千人矣。終賴其力斃秀全。當時設使秀全不爲天主教徒。其興也。雖不必如彼之烈。然其終也。又未必如彼之急。今也逸仙已爲廣東種矣。又爲布哇產矣。又爲基督教徒矣。彼之主張共和也。雖不必如秀全之借天主教。然祖國人之視彼爲一外教徒則同。此

亦有心人之所以遲疑而不前。而不得無疑於彼之方來焉者也。不但此也。觀逸仙近日所爲荒謬狂妄。頗似不免唐突。如彼之鼓吹社會平權論。是認女子參政之權。最足窺其不諳祖國之實情矣。至於欲架鐵橋於長江以爲共和之紀念。真是兒童之見。不值一談。共和政體之果否核定。非過去之問題。願將來之努力如何耳。何暇說紀念之事哉。方今民國財政。乏絀日甚。凡百施設。無由下手。又何處借來幾百萬巨款。起此不急之大工事乎。且男子參政之權。未全實現。乃欲先容半瘋半痴的支那婦人之狂叫怒號。不知事體之輕重本末。亦已甚矣。

頃聞逸仙已解總統印綬。將歸臥廣東故山。不知逸仙又欲學夫義國葛栗婆耳慈之方革命中道。解兵權而賦歸去來乎。當時有若王耶麻努愛耳焉。有若宰相喀波耳焉。善後之事。無一足憂者。故彼亦一擲功名富貴。歸臥故山耳。今自逸仙見之。爲王耶麻努愛耳者何人。爲宰相喀波耳者又何人。而逸仙以此時。置身于閑雲野鶴之地。愛國者心情。

固宜如是耶。或傳逸仙之倦於國事。由行囊太重。亦由袁氏私購。余非敢謂此一事必信。然逸仙今日出處進退。斷不免識者指彈。夫葛粟婆耳。慈一代快男兒。雖其行爲過於奇矯。然精神之高潔。意氣之壯烈。足使懦夫起。頑夫廉。今逸仙無其精神。而徒學其皮毛。所謂畫虎不成。却類猫者。非耶。其浮薄輕佻。使人欲擗不能。欲笑又不能。大抵支那人。勇於空論。怯於實行。巧於優孟衣冠。乏於實際。真心。共。和。口。舌。而。已。革。命。亦。口。舌。而。已。此。豈。真。足。成。大。事。者。哉。

然而我朝野論者皆云。四百州中。志士雖多。政客雖多。其政見操守。終始徹底者。僅逸仙一人而已。彼所謂主義之人。人格之人者矣。主義乎。人格乎。我不知其果爲何物。惟見泛々飄飄。恰如風船。毳之逸仙其人耳。余故斷言曰。我朝野人士。不獨買被袁世凱。而又買被孫逸仙矣。

共和政體之將來

夫孫逸仙也。袁世凱也。過渡時代之一傀儡耳。革命渦中之一浮漚耳。假使廿一省之大。四萬萬人之衆。眞實知革命之不可以已。而共和制之不可不建設。則雖無逸仙。雖無世凱。而革命共和之業。着着進行。無些障礙矣。買被可。不買被亦可。何有於大局輕重哉。

但余竊疑今之論者。不獨買被世凱逸仙。抑亦并支那人全體買被之者非耶。試思廿一省四萬萬人。果知革命之不可得已乎。革命之不可得已也。或知之矣。果知專制積弊之不可不改乎。專制積弊之不可不改也。或知之矣。果知自由平等之眞理乎。果知共和政體之不可不建設乎。果有實現共和政治之能力資格乎。余素不吝爲支那人傾倒滿肚之同情者。然至此而不得不曰否否也。或曰。今中華民國旣已建設矣。南北妥協旣已成立矣。袁世凱旣已舉爲大總統矣。乃爲此迂濶之

言何也。余曰不然。南北妥協之早已成立。乃余之所以疑乎支那人之果否知革命之不可得已也。大總統之公選。世凱獨占大多數。無一人反對焉者。乃余之所以最疑乎支那人之果否悟專制積弊之不可不改也。若夫共和政體之果否建設問題。假使舉四萬萬人。均口共和。唱自由。余敢斷曰。今之支那人。究意無爲共和國民之資格者也。請一論之。

夫所謂革命云者何。僅止排斥愛親覺羅氏。驅逐八旗軍人之謂乎。誠使革命二字止排滿主義。則清皇已退位矣。旗人已屏息不動矣。謂之革命之大事畢亦可。然今之革命黨主張回藏滿蒙一視同仁。則革命之意義。不可不更廣汎焉。更高尙焉。申言之。革命者。不止顛覆一朝廷。一皇家。舉一切舊物。破壞蕩滅。而無有噍類之謂也。如章太災一派。專以排滿爲革命第一義。然新時代之革命。不宜如是之狹隘。又不宜如是之沒意義。且就事實而言。漢族之文明。四千年前之舊物也。其政治

已腐敗矣。其法制已腐敗矣。其道德已腐敗矣。其學術已腐敗矣。其宗教風俗慣習亦已腐敗矣。山河國土莫不現腐敗之象者矣。今之時。適當一大革命之運也。然而支那之口革命者。果知其道德宗教之腐敗乎。知其文學藝術之腐敗乎。知其人情風俗慣習之腐敗乎。雖則知其腐敗者。果有自其根本上。舉皆洗刷斷割而不少悔之大勇猛心乎。盡見纏足一事乎。纏足之害於天然發育。莫不知者。其不便於行步運動。莫不知者。其蹣跚躑躅之陋態。與夫拳曲盤屈之少美觀。有目者莫不皆知。然而支那人獨以此爲無双之美容。爲千年不變之風俗。爲以人工助天然之美。爲蓮步裊裊羅綺不勝。父母強之於兒女焉。鄉黨強之於鄉人焉。方其始也。六七歲幼女。緊束彎曲指爪。不耐苦痛。宛轉之狀。呼號之聲。令人不忍正視。而慈母則恬然不怪。以爲不纏足者。非女子也。成人之後。不可得良緣。近十年來。有二三識者。創設天足會。提唱一新宗旨。欲以救兒女纏足之弊。而世人多視爲怪物。爲婢妾風習。不

與齒也。至於法令嚴禁之。西太后末年。頗纏足之禁。尙無有真心遵奉者。不特閭巷間小民爲然。所謂讀書人士大夫家庭。亦莫不皆然。

夫纏足形骸上一小事。三令五申。以禁止之。其遵奉與否。固不待言矣。苟政府而有意於此。識者而有見於此。宜一朝禁絕。無復餘蘖矣。而不能然者。何歟。彼等竟不知其爲陋俗也。或知之矣。竟不忍斷割也。支那人之墨守陋習。汚俗。千百年來。概多此類。

又盍見不潔一事乎。憶余十年前。明治卅五年。載筆游支那。時正四月中旬。櫻花落盡之候也。船過五島洋。翌日下午。已見海水淺綠色。漸西則稍稍成灰白色。成淡墨色。黃海水濁。見入明僧游記。又嘗聞諸人矣。然余輩看慣日本海。水或紺青色。或碧瑠璃色者。頗不禁詫異。夜半遙望燈臺。船行漸遲。云已近揚子江口矣。及天明。立舷頭四顧。渺茫不見岸。洵東亞大陸之長江也。但所怪者。五分赭色。五分褐色。混混滔滔。濁浪不盡。是已。已而至吳淞口。左折入黃浦江。江狹於利根川。濶於隅田川。

兩岸風物。一一入目來。會春雨霏霏撲客衣。如烟如霧岸上揚柳。千絲萬絲。成鶯黃色。隨風裊裊搖曳。菜畦麥隴。點綴其間。時見蓑笠牧童。驅牛羊而往來。恰似一幅烟雨歸耕圖。使人不覺微吟。正是江南好風景也。未至上海數里。遙見紅氈樓屋幾層層。鱗次櫛比。不知盡處。江上帆檣林立。大小船舶。幾百千隻。不問知爲東洋最繁盛之互市場也。比至埠頭。只見岸上幾簇人。潮湧蟻聚。蠢蠢蠕蠕。忽覺一種臭氣撲鼻來。當時不識其爲何臭氣。至于今又未能言狀。其爲何臭氣。惟覺汗臭。垢臭。陰濕臭。微臭。令人欲嘔吐耳。抑此何臭。卽上海的臭氣。卽支那大陸的臭氣也。至於苦力輩。最極腌臢。殆日本人之所夢想。不料及。無論顏面手足。胷腹。墨墨煤氣。亦蒼亦赭亦黑。似終年未曾湯沐者。臭不可耐。其所穿衣服。千縷百縷。且膩且汗。黑而有光。一言而盡。其惡臭之惡。如鮑魚已腐。沁人鼻目矣。然彼等不自知其臭。欲卸船客行李。且擠且排。且喚且罵。旅館茶房。船上雜役。叱咤使去。如耳不聞。咄咄迫人身邊來。余

輩平日自誇意氣。謂白刃臨頭上。亦不肯退一步。然至此不覺辟易二三尺矣。因嘆曰。嗚呼。支那人之臭氣。支那人之不潔。此乃余之東亞大陸上岸之第一印象也。

已到上海後月餘。訪中外日報主筆某氏。該報係上海第一流報章。某氏又爲南方第一流人士。夙以開明黨著名。多與邦人相識。纔入門。陰昏之際。不辨物色。可怪一陣臭風。襲人來。始不知何物。及辭去。諦視之。咄是何事。門口正面。設有一大竇。不潔最甚。出入館中者。均便旋焉。余於是不覺噁呀一叫。方悟支那新知識之程度。有如是者矣。然某氏究竟不失爲江南第一流士人。而又支那有數之政客也。後四五年該報遷移他處。稍々一新面目云。

余之始遊杭州也。偶在大東。即今日清輪船公司支店樓上。望見拱宸橋畔早市。人山人海。雜々沓々。心頗奇之。有一挑糞夫。至樓前滌便器。余睨而避之。忽不知何故。黃金的一塊物。塗彼手。余謂彼果何爲。注目而視。

彼乃揮手小便桶中洗之。洗耶。曰否。浸之耳。余且駭且怪。更注視焉。彼則徐昇糞桶。悠揚去。余於是乎始知世間又有此等人種焉。如其心理如何。至今竟未能測也。

余嘗蓄一僕。每糞於道上。余責以其無狀太甚。彼則夷然答曰。很方便。余不覺呆然。夫青天白日之下。晒尻街上。一絲不自遮。毫無羞耻之色。而人亦不怪不咎。廉耻惡之念如是。而被壞者。矣。便乎。不便乎。非我所問。獨奈其類於豚犬何。而以很方便三字。了此等公案。可謂很方便者矣。其後雇僕役亦每每如此。

上海租界。係外人管理之地。大小街上。不見此等醜態固宜。然一歩出界外。則三五。箕踞道上。放出黃金汁者。到處皆是。余輩掩鼻而過。彼則以鼻笑之。悠然口吹烟管。弄家常茶飯的閑話。似毫無倦色者。真是葛天氏之民也。

余又住在上海郊外。五六樓居。圍成一郭。瓦牆外草地。作崖狀。每早賣

菜上海市場者。或十人。或廿人。羣憩於墻外。憩必大小便於崖下。住郭中者。皆日人。甚厭之。屢叱屢逐。去而復來。如盤上蠅。一日彼等又來。大小便如例。余東隣細君自樓上望見。厲聲叱之使去。然冷笑不顧。面孔最可憎。細君乃走入內。手拳銃擬之。欲輒射。彼等始狼狽倉皇。抱尻而逃。是後崖下臭氣稍減。然久而未全絕。

余始以爲此民間一隅之事。後客於北京。北京所謂首善之區。卽風教道德之本源也。警察制度。一是採範於日本。十年來。一洗舊習。頗以文明的著稱。何料胡同內外。糞穢堆積。如山如河。其踞於路上者。前臀後臀相望也。甚至巡警面前。揚々呈出股間偉器。以春風春水一時來的態度。迸散臭風臭水。無忌憚之色。巡警亦熟視諦察。不敢詰。又不敢叱。然違警罪牌示。儼然在上。曰禁道上翻不潔污穢之物。似將大小便一律置在不潔物範圍外。不亦滑稽已甚乎。

然此係閭巷小民之事。余又嘗住在蘇州。遇一隊兵勇自門前過。云係

德國式新練軍。偶有二三兵勇。故意失伍者。余竊怪而見之。彼卽立於路傍小便焉。然士官不敢呵止。衆見之。忽又三五人。有七八人。或走匿於小地物陰。足見彼亦德式練勇。避士官面前。避佗人展望而大便者矣。已而又三五人。又七八人。或露尻而大便。或起而小便。士官自有士官襟度。見其不可已也。忽吹號笛曰。休矣。於是一隊兵卒。或東或西。或大便焉。或小便焉。其不隨意進退者。殆無一人。余不覺嘆曰。有是哉。練軍之紀律也。同心一體。至于大小便亦然。一隊如是。十隊亦如是。千百隊亦復如是。蓋天上天下。除支那兵勇外。欲求舉一隊糞於道上者。恐不可得矣。

然此猶匹夫之事。余又嘗見一官立學堂長安置虎子於其房中矣。行住坐臥。莫不與俱。讀書作字在此。品評文詞在此。與賓客談笑在此。時有一團芬芳。藹然掠人鼻頭來。宛是立梅花風裡之想。余輩屢爲其所窘。然其人則以爲當然。初不知東人潔癖成性。又初不知自家居止。非

禮太甚。見有心人。舉蹙也。每大小便。未嘗以水淨手。蓋本來視爲人生日常行事。與吃飯吃茶一般。何問淨不淨。又何須費一勺水乎。其大悟徹底。有如是者。

余又嘗見一讀書人。踞於房中。虎子出恭者矣。意鄙之。佯爲不知。側面自其旁過。彼則目余。且揖。操極拙之日語。曰。太早哉。早乎。晚乎。余不遑出一語。掩鼻趨去。且不禁失笑。其風流脫俗。有如是者。

然此猶一個人之事。蘇杭二府。江南佳麗之地。以山水明媚。人物靚潔名。且試上午七八時。乃至九時十時之間。觀於其城市中乎。大小街巷左右。有一物焉。以木製之。大二三尺。如筒。如箱。圓者方者。高者低者。或丹漆焉。或赭黃焉。或暗黑焉。叢然簇立。不知幾十幾百。始到其地者。怪而詰之。云。此人家虎子也。每早。俟挑糞夫。浚去不潔。大婢小婢。以藤子磨擦。其聲如雷轟。如潮動。洗畢。沃水。撒之道上。蓋千百年來。積習如是。故街巷石甃。不雨常濕。卽大暑之候。亦未曾乾燥。其色似蒼。似黑。似黃。

土乎非土。泥乎非泥。一種陰濕不潔之氣。有不可言狀者。此不特蘇杭二府爲然。江南各省市都府皆然。

余又嘗泝長江。將赴漢口。途過蕪江。蕪江本以不潔著名。余亦不禁好奇心勃發。與同船某々俱上岸。至則合市糞穢狼藉。腥氳臊臭之氣。青黃黝黑之色。撲鼻穿目。不耐久停。倉皇逃歸上船。擦靴底。有物盈寸。異臭襲人。問是何物。乃元明氏以來。半泥半糞半土半尿之遺物也。余亦不覺渾身肌粟。後果罹瘟疫。不痊者數日。嘗語某友以此事。某乃哂曰。此所謂少見多怪者。如廈門不潔。則又甚焉。

已到漢口。會天濛明。駐船未上岸。只見岸上無數蝸廬。以葦席葺屋。纍纍相望。云貧民窟也。傍有人焉。或糞或溺。四面糞穢雜然。不知幾堆。又有猪仔求食。蹣跚而行。去岸不甚遠。糞尿不潔滲漏。流入江水。亦意料中事。偶有兩三人。擔桶下岸汲水者。問其所用。云供飲料水也。居民糞尿猪仔糞尿飲料水。余又益驚支那人之孟浪太甚。而漢口乃支那第

一之文明的政治家張之洞其人之門口也。

南清人恒言。北人不潔。令人辟易。問其故。云此金元氏以來。北狄野蠻之習氣。浸漸至今。未改耳。何料自家亦同一零團氣中人。使余儕東人。辟易數里矣。可知支那廿一省之不潔。無官無民。無貴無賤。千年以前。已如是。千年以後。亦如是。而有人焉。指摘其不潔太甚。恃文明風習。如不聞也者。如不知也者。夫糞穢不潔。入目入鼻。誰不之知。又何難見之。有而支那人風習如此。假使有一人先覺者。一旦出嚴令禁之。余恐四萬々人中。解得不潔云者。維何之疑問者。無有一人也。況望一洗滌去其醜陋乎。夫然。支那人究竟自大自尊之人種耳。豈悟其風俗習氣之腐敗者哉。

余又嘗告某支那報主筆。曰。貴國四千年來文明之國。以中華神州自許。黃帝子孫自誇者。然看來廿一行省。乃一大溷廁耳。四萬々人千百年來。生長起居於糞穢不潔之中焉。蠢々乎。蠕蠕然而不悟其醜。又何

文明開化之足言哉。必欲行維新之政。須先自此一着下手。苟此一事而不可實行。則千言萬語。究竟不過口頭禪而已。其人色然。然不能難余也。夫纏足也。不潔也。外形上之事。至易見也。且在禁之者。不甚難禁。卽在見禁者。亦無甚利害苦痛。苟悟其非。朝出令而夕禁之可也。然而千百年來。幾億萬人。明天子賢宰相英雄豪傑偉人碩儒智者勇者才子佳人皆不悟其醜陋。或有悟之者矣。又不講所以救之之方。匹夫匹婦如此。士大夫如此。王公大人亦如此。此乃支那人之本色也。蓋其積習。入骨髓。入膏肓。沁肺腑矣。此豈可洗滌斷割於一朝夕之頃。談笑之間乎哉。

至於政治上之事。更又甚焉。有權力之關係。有利害之關係。有種族之關係。有階級之關係。有省分鄉土之關係。有學術門流之關係。有感情意見之關係。有慣習風俗之關係。其繁曠錯雜。不止千萬而已。而秦漢以來。幾百千年。臭穢污垢。陳々相因不改。今也欲自其根本上。下一大

斷割其勢，不得不舉社會一切投之流血漂杵之中。犧牲幾萬生靈，幾億財產，固屬意料中事。非此不足與談革命之事也。然而支那之革命黨人，其議論則正堂堂。如眼中無敵，其口吻則熱烈如火如焰。然舉事以來，僅數閱月，武漢之接仗，南京之攻圍，幾千之苦力，幾百之老軍，且走且逐，雖互有勝敗，而自外人見之，不過一兒戲耳。非有生死相爭之一大鏖戰也。其費資財，又不過幾十百萬，乃兩兩交綏，相對於咫尺間。勝者不乘新勝之勢，敗者亦不雪前敗之辱。未幾又講南北妥協之計。不知彼等所謂革命者，果何等事。豈口革命者，未曾知革命之意義耶。

余嘗見支那人之爭鬪道上者矣。怒號狂叫，聲震行路，口角飛沫，戟手跳躍，直將撞敵人之臂，咄咄危機一髮。忽而兩兩相離，未輒相接，聲調益高，語氣益激，態度益烈。將相搏而猶未相接，如是而一進一退，歪口瞪目，搖肩揮拳，不屈不撓，互伺敵機，未先下手，迫切益急，使人握汗者。

不知凡幾。然終不相搏。其間自始至終。揣敵人強弱。測勝負利害。五十分又廿分。彼此各見其不易與也。則更壯烈其顏色。急激其語氣。獐猛其態度。忽又危機一轉。逡巡却步。互分背去。方去時。猶五步間却行三步。十步中却行五步。互相罵詈怒號。至五十步百步。猶不止聲。兩々意氣揚長而去。如大勝而歸也者。其濡滯。其無斷決。而且執拗如此。余謂此豈非官革兩軍爭戰。南北妥協之一小照相耶。

夫革命。天下一大至難之事。其不可行乎平和之間。固也。流血之慘。不可不忍。生民之塗炭。不可不忍。經濟上之痛苦。不可不忍。如曰不能忍。不如初不口革命之爲愈也。何則。姑息彌縫之革命。不足以達眞革命之目的也。否。不特不足以達眞革命之目的。徒止破壞眞革命之主義耳。而今之革命黨。則云。不忍見生民之塗炭也。官軍亦云。不忍見生民之塗炭也。妥協又妥協。遷延又遷延。無有一刀兩斷之勇。無有一氣猛前之槩。如是之革命。謂之支那一流之革命。謂之無精神之革命。謂之

不徹底之革命。要亦不過糊塗一時耳。不知根本上之解決耳。如是而清皇退位矣。如是而臨時政府成立矣。如是而大總統見公選矣。自其外面見之。似着着進行。無絲毫障礙也者。然根本之情弊痼疾。則如故也。一清皇去而一清皇來。一專制政府亡而一專制政府興。所謂公選總統。亦由兵馬之力。黃金之力而得焉者。何有乎公選。一轉瞬間。爲中央集權之制。而十年總統。而終身執政。一蹴而僭僞帝王。如翻手指掌耳。革命之實在。抑革命黨人未思到此乎。將革命黨究竟目的如是而已乎。假使曰支那之革命如是而已可乎。余欲問革命之意義果何等事。余故曰。今之支那人。果不知革命之不可得已也。

夫袁世凱何等人。彼非佞奸無比之榮祿之牙保耶。彼非貪婪鄙吝之慶王之門下生耶。彼非淫虐鷲悍之西太后之寵臣耶。彼非滿清專制政府之鷹犬耶。彼已賣其君矣。何有乎國民。彼已賣三世承恩之孤兒寡婦矣。何有乎南人。今也彼借召集勤王軍之名。括取內帑之財。以養

其爪牙矣。彼又借維持京師治安之名。以張自家之威福矣。彼又買取報館。買收一部軍民。買收僞志士。僞論客。隱然雄視北方。倚猛虎負嵎之勢。恫喝南方革軍矣。又借各國公使異議。阻止遷都之說矣。彼之未遽露馬脚者。以中外人心未服。而東西列國之監視不懈也。設使一朝得志。彼豈長傾耳於民論。注意於公議者哉。然而革黨不少悟。見清皇退位也。謂大局已定。見姑息妥協纔成也。謂南北一統之業已畢。以共和民國大總統印綬。而付與此等陰險狡獪。刻薄殘忍。貪權如色。愛利如命之專制權化的老奸。而曰應早南來。曰否。不可去北京。往來應酬之際。已爲其所瞞着牢絡。而參議院亦且爲其藥籠中物矣。各部首領亦然。各軍統領亦然。終之袁不南下。國都竟不南遷。不但此也。專制之勢已成。不可復拔。專制之弊益出。不可復除。至是而始悔。噫。亦晚矣。夫專制。東洋政治家之病根也。否。古今來政治家之通弊也。曷嘗歷數秦漢以來二千餘年。廿一代帝王乎。其間有真實愛民之意者。果何人。

非僅止漢文帝。宋仁宗二人耶。外此雖有秦皇漢武之雄材大略。唐太宗之聰明英武。然均是專制之主人翁耳。况三國之爭奪。六朝之篡弒。五代之僭竊。宋元明清之傾覆殲滅。其所爲惟一目的者。帝冠之與奪是已。國土之攫取是已。如民心之向背。公議之是非。固不以措意。且自秦始皇立君權獨尊之制。以至於漢。臣民之卑屈萎靡益甚。王莽藉外戚之親而僭帝位。中外畏服。無問其罪者。十有五年矣。自漢已後。此弊益長。歷代帝王之稍注重民心。特止創業之初期。一二世後。則視其臣民爲納租捐稅之機關。如其安危休戚。固非所問。以故人心日益浮薄。風俗日益壞亂。倫理道德。蕩然盡矣。君主已視人民如草芥。人民亦視君主如仇讎。國破而不救。主殺而不疑。甚至七年之間。三易帝統。國人上下。皆恬然不怪。蓋亦專制政治之弊。不與民共國之所致耳。

今也滿清政綱。既已弛廢者。幾千百年矣。其失民心亦已久矣。及其末路。懸立憲之虛名。欲以收專制之實權。上下憎怨乖離之極。終遇此次

顛覆。然尙美其名曰。朝廷以堯舜之心爲心。舉天下政權。公諸國民。而承其後者亦曰。欣戴君上退讓之恩。以破格優禮酬之。上下相欺相愚。以粧得意。譬如有盜賊。以白刃擬己咽喉。不得已而付與其財囊。纔脫虎口。曰我愛汝廉潔。舉我產賞汝。而盜賊亦拜受曰。君無上恩人也。謹奉護尊體。豈非一大滑稽耶。支那人之喜虛飾。好糊塗。如是。可爲抱腹絕倒者矣。

於是袁世凱乃得々然出來。意氣堂皇。已有帝王態度。而革命黨人亦自東自西。自南自北。歡迎謳歌。如爭先恐後也者。曰君當代偉人也。曰君合那翁華盛頓。而爲一人者也。嗚呼。此輩真心吐如是之言乎。將爲黃白所魅。爲槍劍所脅。學此奴顏婢膝之醜乎。蓋此輩非自欺。則暗愚蒙昧焉耳。瘋癲喪心焉耳。夫自革命事起。僅不過三四月方。民氣激昂最甚。民心潮勢最熾之時。內之軍界。商界。學界。外之革黨人民。一似以袁世凱爲救世主。爲彌勒佛。出世不惜舉廿一行者。四萬々人。爲袁氏

私產焉。今日如此。他日可知已。嗚呼。此亦支那人之本色也。豈可與談專制更張之事乎哉。余故曰。今之革命黨人。果不知專制之不可不改也。

支那人無共和國民之資格——無共和之歷史—— 無共和之思想

夫支那人已不知共和之不可得已。而又不知專制之不可不改。而革命之事既已告成。專制政府既已顛覆。今也袁世凱選爲大總統。臨時政府亦經組織。而共和國之基礎益牢固。益確實矣。此後新政推行。更益顯著。是則智愚之所同不容疑焉。然余重敢斷曰。萬々無是理。假使一時粧共和之面目。不久亦終顛覆而已。蓋支那民族絕無爲共和國民之資格也。何以言之。

支那人無共和國民之資格無共和之歷史無共和之思想

夫支那民族無共和之歷史也。無共和之思想也。夫政治云者。非空論之問題。乃係實際之經營。無歷史之政治。如無根抵之樹木。望其永久安固。不可得矣。况發達乎。故無論古今東西。未有健全之國家國民。而實行無歷史之政治者也。又未有無歷史之政治。而能致國家富強。人文發達者也。原夫支那民族沿革之迹。自黃帝以至于今。四千餘年矣。未嘗有自由平等之思想。又未嘗有共和政體之歷史也。共和字面見周厲王末年。然與後之所謂共和政體迥異。或謂堯之讓舜。舜之傳禹。非父子世襲之制。似爲後世共和政體總統公選之濫觴。然堯舜禹均出自黃帝之裔。同是王族。又禪讓之事。雖由四岳贊成。而實出乎堯舜之獨斷。非由公選。自行政制度上見之。純乎君爲天子之主義矣。天之生民。爲之君。爲之師。絕非有自由平等之思想也。特以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俱不肖。不足承帝王大業。而舜禹均爲聖賢之偉材。爲帝者之後裔。且朝野心服。願戴以爲君。故禪讓出乎一時權宜焉耳。非以此爲後世相

傳之制也。至禹之代。復父子世襲之制者爲此。所謂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者。不過謂專視民心之向背。而卜天心之所在耳。非一切萬事。以民爲主之謂也。厥後商侯履伐桀。代夏。周侯發滅紂。代殷。俱起自當時大國諸侯。藉討君吊民之名。創一代之王業。非由侯伯勸進。非由國民公選。撫我者后。虐我者仇。雖湯誓有斯語。而君臣之大義名分。則儼然不紊矣。但上有大無道之君。如桀紂其人。下有大有道之諸侯。如商發周發其人。然後始得行放伐焉。洵係千百年間希有之變例。決非尋常之定制。安有所謂自由平等之說耶。至于周季。孔子之徒。最重五倫之教。獨孟子所謂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云者。頗似主權在民之說。實則憤嫉當時大國諸王。喜戰爭。尙武力。苛斂誅求。輕視民命。如艸芥。濫用民財。如湯水。痛切道破民命之不可不愛。民財之不可不重。藉以警醒一時焉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教。孔子以來。儒家之所奉爲金科玉條。萬古不磨者。非有一毫自由民權之意義也。

秦始皇本以武力一統六國者。持絕對之帝權主義。其極也。盡銷天下之兵。盡燒天下之書。坑殺儒生異議者。以君主獨裁斷行一切。且重斂賦稅。嚴刑酷罰。抑壓人民。而不顧其疾苦。以故一傳之後。壯麗雄大之咸陽宮殿。亦爲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矣。方此之時。如陳涉之以雇奴之身。云王公將相寧有種也。如項羽之見始皇巡幸千乘萬騎。儀衛之盛。云彼可取而代之也。如劉李之望秦宮觀。云壯哉大丈夫當如是矣也。似人人皆有勃然自立之志。有自由平等之思想。然而劉項二人。龍驤虎嘯。大小七十餘戰之後。自垓下一敗。終於重瞳英雄兒自刎死。高祖嘗置酒宮中。云我今日乃知爲天子之貴。是後。同時起身艸間之豪傑。以至億兆人民。以彼爲天授。以爲天命所歸。以爲豁達大度之英雄天子。以爲赤帝神子。莫復欲起而爭者。奉戴其子孫四百餘年。稱爲三代以來。無與比倫。其間豈有自由民權之思想。又豈有共和主義之朕兆耶。自是厥後。通三國六朝。唐宋元明清。革命之踵起則有矣。政變之頻繁。

則有矣。外戚而奪帝位者有之。武臣而弑君主者有之。外國異種人而割據君臨於中原者有之。起自平民。乘風雲之會而爲帝王者有之。形式制度。種種非一。而未嘗行民主共和之政也。其主義。其思想。又未嘗一步出乎專制政治之域外也。

迨至近年。愛親覺羅氏之運已衰。威權不振。有人人思亂之象。然而未有主張共和之說者。有之自孫逸仙始。卽此一事而言。逸仙亦一先覺者也。又一偉男兒也。但奉其主義者至少。其勢力至微。此彼之所以幾舉大事。幾蹈蹉跌。東奔西走。曾無尺寸立腳之地。徒止流傳晝伏夜行之名者也。而今一旦突如。共和民國既已建設矣。南北既已一統矣。豈非目前之一大奇蹟耶。

雖然由此一事。遽謂支那民族已抱共和思想。恐失於太早計。又不免爲皮相之見矣。試問共和二字。何等意義。自由云。平等云。民權云。亦何等意義。遇此一問。十分理會解答得者。四萬萬人中。果有幾人。問之王

公大臣。不知也。問之丞參侍郎。不知也。問之讀書人。不知也。問之鄉紳。不知也。問之家塾先生。不知也。問之僧道。不知也。問之平民。不知也。如痛切言之。雖所謂革命黨中人。亦恐不知其真意義也。雖其中錚錚人物。亦不知也。雖各部首領。亦不知也。夫人人無有共和之思想。不知共和之意義。而共和政府忽而建。共和政治忽而實行。余之所稱爲一大奇蹟者。以此。

更進一步而言。共和政府之一日建設也。共和政治之一日實行也。豈非支那民族之不知共和之真意義。而又不知自由民權之真主義之一大鐵案者耶。如謂不然。蓋試聞孫黃二人近日所言乎。彼等非曰俟卸職後。應遊說國中。鼓吹共和思想耶。夫共和政府既已建設。共和政治既已實行。然後乃始鼓吹共和思想。本末顛倒。亦云甚矣。滑稽突梯。亦云甚矣。然支那民族本來面目實如是。亦豈非他人種之所夢想不及耶。

蓋徵之法國革命史乎。前有路易十四世之專制暴橫。後有路易十五世之淫亂放佚。外之干戈不戢。內之政刑不修。國力全竭。王室稍々不振。當是之時。有如孟哲斯鳩之史論法理。有如婆耳提之文學詞曲。有如盧騷之民約論說。是三太文豪。前後相踵出世。透徹燃犀之識見。快刀斷絲之文辭。熱烈吐焰之至情。相倚相須。不期自合。開拓民心。涵養民意。鼓舞民氣。共和主義自由平等之說。翕然大起。風行雷動。無貴賤無老幼。崇拜渴仰。奉爲金科玉律。大革命之端。實發乎此云。

蓋法人先有共和之思想。法國之王政實則濫觴於共和自治之制。斯有自由之主義矣。積數十年之日月。費數百千人之辛苦經營。然後始實行共和政體。此豈非所以根抵基礎。牢固不拔。山岳不移。方大有爲之時。發揮大有爲之力量。凌轢前古。震驚後世者耶。然而孫黃之徒。非有孟哲斯鳩之識見學殖也。非有婆耳提之絕妙好辭也。非有盧騷之氣魄熱情也。前此未嘗開拓支那民族之心智。又未嘗支配其感情。乃今共和

政府建設之後。始上鼓吹遊說之途。而支那民族亦前此四千餘年。未嘗知共和之歷史。又未嘗聞共和之說。至一旦共和政治實行之後。始見鼓吹共和思想。噫亦泱泱乎大國之風哉。此猶可謂有實現共和政體之資格乎。則西印度之土蕃。南非之野蠻。皆可以爲共和國民矣。天下寧有此奇奇怪怪之理耶。

支那人無共和國民之素養

夫支那民族。不特無共和之歷史。共和之思想。又絕無共和之素養也。蓋共和政體。係各種政體中之至難者。自非人文程度最高之國民。不易實行。何則。專制政體以一智勇之人。駕馭指縱衆愚衆弱者也。君主之權力最強。莫事不行。威勢最熾。莫志不成。自文化未開之世見之。可謂至簡易。而且便利矣。共和則不然。已以民主爲名。舉凡立法行政。不

可不決諸衆議公論。大之軍國重事。小之鄉村自治。莫一不出乎民衆意見焉。有如人人而蒙昧不通事理。則欲不日夕重蹈敗失。不可得矣。不但此也。自由平等之說。徒不過助長彼我之雌雄軋轢而已。爭權爭利。爭勢力。爭名譽。社會凡百事物。莫一不爲爭奪之資者矣。又何望人文之發達。國運之皇張也哉。要而言之。共和國民。最不可無教育之素類。非此不足以運用至難之政體也。

今也支那民族已稱共和國。然以其人文程度。較之往古之希臘羅馬。現時之美法瑞西。孰高孰低。雖自尊自大。著稱之中國民。反省自顧。能不赧然。盡試見現在情狀乎。支那古來以讀書識字爲人生第一要件之國也。然無論車夫馬丁。以至厨奴家僕。目無一丁字者。比比皆是。余嘗遊西湖。欲訪岳王廟。不知其處。遙望前路。有一丈夫。鮮衣騎馬而行者。趨而及之。其風丰。宛然一士夫矣。因問岳王廟去路。其人瞠目久之。不出一語。乃出筆紙。書岳王廟在那處六字示之。其人忸怩。面色潮

紅。不敢正視。低聲曰。不曉得。一語纔畢。即匆匆走去。蓋亦眼裡無一丁字者。即沒字碑也。余亦杲然少時。頗怪之。其後往來南北。殆且十年。試之衆人。大抵多明盲。眼無一丁字之謂也。或僅知記自己姓名。至于能作日常應酬尺牘。或略成文辭體者。百人中無一二人焉。如北京城中巡警。及綠營兵勇。識字者少。不識字者多。真可謂咄咄怪事者矣。北軍第一猛將姜桂題亦眼無丁字 惟商界中人。大半識字。否則不便日常買賣也。至於近時。政府亦悟普通教育之不可漠視也。以此爲憲政預備之第一着。自京師省會。以至州縣鄉鎮。各設有小學堂。稱爲銳意鼓勵教育。然具文虛飾。支那人之本色。在上已以此導群下。羣下亦以此逢迎上旨。盡見夫憲政預備之表乎。云宣統元年。國民中識字者若干分。二年則若干分。三年則若干分。逐年進其率如法。然非有何等實際確據。惟就案上。妄意杜撰記注耳。其與教育上效果。無何等關係。可見已。

余又嘗見學部所製小學堂一覽表矣。廿一行省中。小學堂若干所。生

員若干名。然子細檢點。每所僅不過十數人。此豈真新設學堂者耶。蓋將從來家塾。換其名目。作爲某某小學堂耳。且端方一時稱有爲政治家。名望不亞於袁岑。方其署理兩江總督也。三兩月中。急設南京城內小學堂卅五所。然至教員之配置。經費之豫籌。初置之不問。謂之敏腕。則敏腕矣。謂之孟浪。則孟浪亦甚矣。彼之巡撫江蘇也。始建江蘇師範學堂。一年經費六萬餘元。然實非有一定之財源。故及其將去江蘇。苦於善後措置。頗覺棘手。最後賴有銅元餘利一項。因而纔得彌縫。大抵用如是之挪移手段。如是之姑息方法。以糊塗一時。不問實際效果如何。是則中國官場之通例也。一省如此。他省亦如此。一人如此。他人亦如此。則如小學堂若干。識字人數若干。不過具文虛飾。亦可知已。

余嘗言支那人恒云。中國生口四萬萬。十倍於日本。然實不過日本十分之一耳。何則。切實計之。四萬萬人中。能讀書作字者。不上四五百萬人。夫讀書作字。非所以爲共和國民之惟一資格。然讀書作字之爲

共和國國民資格中最容易而又最緊要之一科目。不俟言而後知矣。今以日常書牘且不能讀。一丁字且不能寫之大多數支那人。而一旦遽云云人權自由云云共和政權其不免滑稽突梯固也。豈非真所謂奇想天外者耶。且支那人之少教育素養。不特下等社會爲然。雖讀書士人亦然。蓋彼等未全脫却舊時科舉之遺習。徒弄無用之閑文字。事不稽之空談。十三經廿四史梗槩。尙且略解涉獵者。殆不多見其人。纔賴一種括帖之便。以爲帳中秘冊。比比皆是。況新知識乎。新學問乎。下之州府長吏各司道上之各省總督巡撫。諳練本國法政制度者。無幾人耳。況新法政乎。新制度乎。乃至中央政府之各部尙書。及王公大臣。曰慶王。曰醇王。曰肅。曰恭。曰朗。曰洵。曰濤。其佗如那桐。世續。徐世昌輩。果能總核中央政體。窺刑法制度之一斑者。誰歟。孟子有言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又曰。上無禮。下無學。財民興。喪無日矣。洵謂此也。

往年有五大臣出洋查察憲法之事。載澤、端方、戴鴻慈等諸人，各各奉差。查察日、美、英、德、法諸國憲法。然五大臣乃真個出洋大臣耳。周遊世界大臣耳。匆忙訪問帝王總統矣。匆忙遊覽倫敦、巴里矣。長者不過一年。短者僅止半歲。不曾勞心目。不曾費思量。然及回本國，各自齎復奏文書。曰某國憲政通覽。曰某國立憲史。曰某國法制沿革。龐然巨冊大篇。條章縷析。亦整齊。亦詳密。足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矣。何料行囊中所秘藏。多半東京書肆店前物。底稿概係留學生代譯。其汲汲於糊塗粉飾。具文虛名如此。尙何實際素類。實際效果之足問哉。痛切言之。今之支那人。無論朝野。專制政治之至易。尙且少完全實行之力量者。何況立憲乎。何況共和之政體。自由之主義乎。摸仿口吻。或能之矣。如其中心融然理會。未曾夢想料及。夫其人文程度如此。謂之有共和之素類。可乎。不可。

惟近時有所謂留學生者。稱爲新知識之淵叢。支那民族將來之運命。

實繫乎此輩双肩焉。就其在日本者見之。自初至今。計幾萬人。其中實篤學者有之。聰明伶俐者有之。氣力熾盛者有之。品行優良者有之。然其大多數。則輕佻浮薄。無骨頭。無氣槩。無根蒂。好色愛錢。鄙吝而淫佚。佞媚而狡獪。留學生。||下宿屋。||下女。三者連環一體。卽本國報章亦傳爲笑柄。甚至有污玷誘惑良家子女。以鳴得意焉。其氣力較強者。喜附和雷同。囂張虛憍。遇事輒騷。飄搖不定。其最弱者。卑屈怯懦。如無骨無筋之海鼠。如無目無口之海母。大抵此輩研究新學。除發財昇官外。非別有一大目的也。如夫祖國之安危。民族之休戚。雖有時乎上其口吻。而名實表裏。多不相副。求其遠在海外。崎嶇艱關。不圖一身之利達。始終以貢獻國家爲念。如我維新當時之壯年書生。殆乎無有一人矣。蓋試見曹汝霖。金邦平。汪榮寶一輩在北京乎。除官爵利祿外。似無復何物矣。其附於王大臣。附於大總統。附於強有力者。趁水浮萍。昨東今西。不知其醜陋者。滔滔皆是。此乃留日學生之面目也。若夫游歐美諸

國者。品質較優。種類較佳。其學業成績。似亦較良好。蓋留學生之東來者。取其水陸往還甚便。取其文字相類。肄業甚易。取其費用甚廉。故愚物來焉。粗笨漢來焉。輕躁者來焉。盲者來焉。聾啞者來焉。此其所以種類雜然。最苦難教難養。而又其成立效果。無足觀者也。留學歐美諸國者。則反是。故視之留日學生。品質學藝。在數籌上。亦自然之理勢也。然出洋留學生。自曾國藩時代。早已有之。馬建忠。嚴復。伍廷芳。伍光建。唐紹儀。梁敦彥。亦皆當時留學生中之錚錚者。而其所樹立如彼。則今之留學生亦可知矣。究竟脫發財昇官之輩。白者。其人不甚多。自四萬萬人見之。僅九牛之一毛耳。安足左右指導大局耶。或左右指導之矣。日久勢窮。力屈氣索。亦終茫茫然歸來而已。要之支那人之無教育。文化程度至低。實在人意料外矣。蓋歷代帝王講愚民之策。至精至密。如滿清之康熙。乾隆二主。最用力於此。然自非本來國民之氣質。游惰因循。不知躬自振作。未必如是之甚也。由是言之。今之支那人之缺共和之

素養。亦可謂自作孽。不可道者矣。

支那人無共和之信念

支那人已無共和之歷史。又無其思想。又無其素養。況有共和之信念乎。其所以一時雷同共和者。誠以愛親覺羅氏之失民心久矣。無一大英雄。事業功績。拔羣絕倫者。出而代之。故暫缺君主之位。以杜紛爭之源。藉名公衆輿論。彌縫一時而已。此不特通常士人爲然。卽政治家中。佼佼人物。亦非據確乎不動之見地。謂主義必不可不自由。政體必不可不共和也。至其佗人民。固不知自由爲何物。又何知共和爲何事。惟厭滿清秕政。日夕祈望免塗炭之苦。一旦猝聞更張新政。蠲免租稅之聲。爭先附和雷同耳。甚者好事喜亂之徒。欲乘變故之際。小則恣劫掠。大則攫取功名富貴而已。如夫武昌兵變一傳。南北各省皆動。山東山

西亦響應。不特不足爲支那人之熱心於自由。而共和政體易行之證左。適見其思想信念。泛泛搖搖。無一定根蒂也。

蓋試見山東巡撫孫寶琦乎。以地方督撫之大吏。而不肯綏撫反側。夙入叛徒之列。藉言北望魏闕。不禁涕淚滂沱。一面則粧滿廷忠臣聲色。一面則佯爲迫於衆心。萬不得已。標榜山東省獨立。昌言民氣喧騰。然遇世凱一睨。賈協統反曠。忽而悄然沮喪。倉皇取消獨立。抑亦何等醜陋。蓋孫係慶王姻戚。而慶王又爲袁之私黨矣。方彼之初宣言獨立也。袁未見起用。彼其意謂今江南各省。已宣言獨立矣。北京政府不得不出軍討之。則山東一省。南連江蘇。且居津浦鐵路之走集。其勢不得不調兵贈餉。不如先宣言獨立。借不附於南。不黨於北之名。以免兵餉之累。作自全之地。伺南北之勝敗。徐決去就。此孫之所以倉皇宣言山東獨立也。及世凱已起用。初未聲明贊共和之意。陽以擁護滿廷爲名。如欲出大兵。南下討革軍。不得不一路由京漢鐵路。一路由津浦鐵路。而

山東已宣言獨立。則其勢不得不拒北軍南下。自寶琦一身見之。是亦一大不便甚者。故急急取消獨立。欲以糊塗前日之失態。要之山東一省之獨立與否。由世凱一人用捨如何耳。非初有定見。又何有乎信念哉。且以寶琦之碌碌愚物。而初斷行宣言獨立者。別有故焉。滿廷之不視革黨爲叛黨。而爲政黨。不別加制裁之上諭是已。夫愛親覺羅氏一日未滅。立君之制。一日未顛覆。則廿一省州府。皆其版圖也。四萬萬人。皆其臣民也。宜奉命於其主權之下。勿論矣。如一旦唱獨立乎。是叛州府耳。叛民耳。嚴罰勦誅。必至臣服而後止。主權發動之理。固宜如是矣。然而滿廷之姑息無遠見。徒欲借寬大之名。以籠絡乖離之人心。認叛民爲政黨。則是主權者自拋棄其主權者矣。臣民又何所憚。且今日宣言獨立。無何責也。明日取消獨立。又無何咎也。則雖日日呼號獨立。日日取消獨立。可矣。寶琦之以一味怯懦之愚物。而敢冒如是胆大無顧忌之行事者爲此。

上海之宣言獨立也亦然。上海獨立黨中領袖。有張謇、沈仲禮、李雲書、平書、虞洽卿、周金箴等諸人。是諸人者。位地人物。各不相同。然其從來爲平和黨則一也。露骨言之。均之怯死愛錢之臆病。怯懦太甚也。黨人耳。自平生主張見之。非孫文一派之共和主義。又非章炳麟一派。從來未說革命。又未說排滿。一則由不喜過激之政變。一則由怕刑罰落來頭上故耳。今政府已認各省革黨爲政黨矣。雖吾黨宣言獨立。小之刑法。大之兵馬。決不問吾黨之罪也。則何苦而不獨立。又何憚而不叛於政府。此上海黨之所以宣言獨立而不敢落他省人後也。安有所謂共和之信念者哉。

且夫南北革黨。開口輒說外國干涉來。說中國瓜分。互假鬼面而脅敵人。以冀一日早行姑息的解決。余謂此亦革黨之信念。意氣最不足之徵。夫以堂堂中華民國。問其土地。則廿一省之廣。問其人民。則四萬萬之衆。既已提唱共和之大義。顛覆滿清。光復舊物。名聲事業。震耀中外。

矣。苟內顧而不疚。何外國干涉之足怕哉。設使萬一有干涉之事乎。一喝斥之可。又何中國瓜分之足恐哉。然而南北兩黨。均口外國干涉。說列強瓜分。戰戰慄慄。似謂一旦干涉來矣。萬事皆休也者。何其胆之小如豆也。

盡試見法國大革命當時民氣如何乎。初法國民幽王路易十六世也。與皇普王會于比耳尼圖。議決兵力干涉。因聲明云。如法國民不復路。易王位。不還與政權。與普二國將出兵強要。於是法國民大怒曰。歐洲列國果有何等權利。敢命令我大國民。又果有何等威力。敢干涉我內政乎。乃先召募民軍十萬。俟敵軍至。誓曰。我儕法人。爲革命故。爲祖國故。斷不容外人蹂躪矣。已而與普大軍壓境入寇。當時普軍稱歐洲精兵。宿將伯拉溫須矮必爲元帥。皆謂法國民軍無訓練。無節制。易與耳。此役也。不過遊戲的行軍而已。長驅直入巴里矣。何料法國民軍意氣如山。勇往無前。敗而不屈。勝而益振。與普大軍終不能支。乃提媾和之。

議曰：復王路易位，則二國引兵去矣。法國人不肯曰：二國軍一日不全引去，我共和國民決不借耳於媾和之言矣。二國軍乃逡巡去。慈母之赴其子之急也，觸虎狼爪牙，不驚不怯，有中心惻怛之情也。法人之承內亂之後，以新造之餘，而能挫強敵之鋒者，蓋亦有一共和之信念故也。當時民黨議員巴禮諭於議會曰：凡我國人，莫不皆負債於自由矣。有力者竭其力，有財者致其財，均須注其血液於祖國。夫然，苟爲我國人者，無論貴賤，無論老幼，不可不防衛祖國自由。一切形體物質上精神上力量，一切政治上社會上手段，皆集中於此焉。所有銀錢，所有物質，皆傾倒於此焉。國人無論在內爲民，與在外爲軍，皆同心從事焉。壯丁力戰鬪，有妻者造兵仗，搬運行李大砲，準備糧餉，婦女縫兵衣，養視傷者，製帳幕，小兒解棉絲，老者演說路上，鼓舞戰士勇氣，獎勵國民一。致。公共廨舍，則充兵營，廣場則充工廠，地窖以蓄軍火，乘馬以供騎兵，馱馬以給砲兵，獵銃刀槊以充國內防備。舉我共和民國，如重圍中之

一。大。都。府。焉。如。一。大。兵。營。焉。蓋。巴。禮。此。議。非。巴。禮。一。人。之。聲。也。當。時。法。國。民。之。意。氣。精。神。實。如。是。之。熱。烈。也。於。是。乎。國。人。十。八。以。上。廿。五。以。下。皆。執。兵。立。戰。陣。間。計。十。四。軍。一。百。二。十。萬。人。云。段。敦。亦。嘗。公。言。於。議。會。曰。今。日。國。民。之。於。敵。黨。一。大。胆。二。大。胆。三。亦。大。胆。而。已。夫。法。國。民。有。此。信。念。斯。有。此。胆。氣。矣。斯。有。此。力。量。矣。此。其。所。以。雖。內。有。反。側。之。州。縣。外。有。列。強。之。干。涉。而。未。少。挫。折。終。一。統。域。內。驅。逐。強。敵。於。境。外。也。而。今。支。那。之。革。命。黨。反。是。南。北。妥。協。稍。後。則。曰。中。國。將。瓜。分。矣。列。國。少。作。色。則。曰。外。國。干。涉。且。至。矣。其。怯。恆。無。氣。力。如。此。而。曰。我。中。華。民。國。也。東。亞。共。和。國。民。之。先。鞭。也。不。亦。可。笑。之。甚。乎。

法國史家又叙當時執政之事曰。執政官之始入第也。無有何等什器。惟見一小房中。僅有隻腳半折之古卓子一座。其上載書箋小冊及二三文房具。亦他人自治安委員處携來者。執政四人各倚粗朴椅子。圍爐而坐。爐中柴薪。且燃且燠。不甚便取暖。孰知新政府執政。常起臥此。

小屋中一切辛苦。一切艱難。無所不耐。日夕盡瘁。一以置共和國家百年不動之地爲念。而今之支那革黨首領則如何。孫文之長江水之觀艦式也。黃興之駕汽車。驅馳街上也。獨不愧於當時法國執政乎。

且如支那之革軍。或云八十萬。或云五十萬。其人不爲不多矣。然問內容。非召募之無賴苦力。卽退伍之老兵廢勇也。非長江沿岸之鹽。卽廣東哥老會之敗類也。不知共和爲何物。不知自由爲何事。惟以奴傭僕之心。應募而至。其心竊冀。一旦有機會。姦淫掠奪。以償平生願焉耳。

盍嘗見所謂決死隊者乎。神戶也。橫濱也。長崎也。支那僑民之赴募數十百人。其中有苦力。有屠者。有賣剝者。有雜役。皆意氣揚々。不者或云。偉哉支那之力食者。亦有赴國難者矣。實則非苦力屠者賣雜役中。有革命志士也。苦力屠者賣者。雜役輩之冒革命黨人名耳。

且事變始作。在留東京之支那學生大騷。方其迫公使。而要請川資也。意氣激昂。如狂犬咆哮。已而前後回國去。不知幾百千人中。眞投筆事戎軒者果幾人。其實此輩出乎一時狼狽之餘。且怕一日後時。不能得川資耳。此其所以當有川資折扣之議。意氣激昂最甚。言論喧騰最甚也。某漢字報傳言。當日橫濱僑民中。冒留學生名。驅去川資者頗多云。倉卒間。有此等情事可知矣。而日本人則以日本人之心。忖彼輩之心。稱爲壯快。謂支那民氣未死。迂濶亦已甚矣。

假令支那人而眞有法國人之信念。意氣乎。兩江兩湖。廣東西之五六省。人口約二萬々。一鼓作氣。壯士之應聲而起。嗚嗚而至者。得一二百萬人不難矣。尙何借流寓海外之苦力。屠者賣麪。雜役之力哉。然而革軍必不得不借此輩之力。懸重賞。投多金。以召募之。則南方各省之人。心可知矣。其兵勇之性質。亦可知矣。誰謂支那民氣未死乎。

夫然。八十萬云。五十萬云。其人數雖夥。實則芻人耳。土木偶耳。況其人

數之多少。未可得詳。大半係八公山上草木乎。至其戰鬪力之強弱。軍界中識者。早已有定論。不俟余輩喁々。大抵南人不如北人。其體格膂力不如也。其血氣胆力不如也。其忍耐持久不如也。往年湖北新軍與保定新軍。有對抗演習之役。當時授之方略者。均係日本教官。問其優劣。湖北軍適不及保定軍云。其後湖北新軍又與南京新軍。有對抗運動之行。南京軍又不如湖北軍。同是受新式訓練者。尙不免有此強弱優劣。況如革軍。一時烏合之衆。非有生死自矢之信念也。非有必勝而後己之意氣也。特視銀錢之多少。決進退向背之苦力的一輩乎。聞漢陽之役。日本豫備軍人之在革軍中者。計二十人。敵係遠來北人。我軍則土着南人也。占大別之地利。有武昌之後援。謂一戰敗敵。易々耳。人人有一箭下遼城之槩。然北人素以練軍著名。加以新式機關砲。士氣銳甚。咄哉我軍不揚。且叱且陀。連聲前々。聲下七離八遭。東奔西潰。爭先逃去者。項背相望。叱不耐叱。斬不耐斬。戰機在眼。捕捉不得。一敗塗

地不可復振矣。大將黃興以下。倉皇狼狽。脫身竄去。云。視法國。民軍之當與普強敵之衝。敗而復戰。又敗而復戰。每遇一敗。一倍銳氣來。終壓服內外之敵黨。稱霸於一時。何等醜。何等陋。以此輩之身分。而敢冒革軍之名。竊共和民國之號。豈非僭妄太甚者耶。大總統何者。大元帥何者。使孫文黃興輩。真有人心乎。宜一日早愧死矣。而恬然靦然。嗚呼。支之革命軍。嗚呼。支那之共和民國。南人之革命呼號之聲。徒如雷霆霹靂。而不免彌縫姑息之妥協。至今見北人侮蔑。而又黃留守之據南京之重地。擁十五萬之大軍。倚猛虎負嵎之勢。實則不過羣羊守牢者。以此不亦糊塗顛預太甚乎。如曰不然。何不振袂而起。

且余之所最不嫌於革命黨人者。財力一事。是已。支那人之短於戰鬥。古今中外所同知。惟勤勉節儉之慣習。與夫力役者甚夥。而天產物力豐富。稱爲五州無雙。如章炳麟一派。動輒罵日本。瘡然革命軍興以來。未數月。夙告資用不給。軍火不足。至謂南北兩軍勝敗。不在接戰如何。在兵

餉不繼與否。抑不知江南各省之富庶。何時何處散盡乎。山西之錢莊一幫。福建之林氏一家。上海之李虞沈周諸氏。果安在乎。彼等已主唱獨立。呼號革命矣。其爲軍國出資財者幾何。不知其中有逐愛妾賣珍玩者乎。有謀破其產以紓國難者乎。果有之乎。中外耳目。豈不聞不見耶。如無之乎。則今之共和國。惟有愛錢的革黨。而無愛國的革黨也。有利己的革軍。而無犧牲的革軍也。余之不得不抱一大不平於革命黨者。爲此。抑不知彼等將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或謂我當局所爲嫌於杜邦人供給軍資於革黨。革黨之不慊於我日本者。此一事爲最甚。異日南人之排日熱。其或自此起乎。余曰。此人也。蓋有所爲而作是言者耳。不然。顛倒事理本末。一何至此。試思古來謀革命大事。誰有賴他人援助。以爲惟一命脉者乎。法國革命黨之事。前已說之矣。美人之唱獨立也。大小戰鬪。亘七年之久。其間艱難辛楚。不知凡幾。財政之竭乏。軍械之不足。又果爲何如乎。彼亦雖借援於法國。

然在盡已之兵力。已之財力之後。非以此爲惟一司命也。往年杜蘭斯 坡耳之謀。獨立也。其所敵乃英人也。以三十萬之大軍。以世界第一之富力。而血戰二三年。刀折彈竭。乃始束手。今也支那之革黨。已擁共和之大旗。自負着東亞之先鞭。而其兵力如彼。其財力亦如彼。有財者未嘗出財。有力者未嘗盡力。從事當衝者。僅數十人幹部而已。焦灼盡瘁者。亦僅數十人幹部而已。未嘗竭廿一省之財力。盡四萬人之兵力。以任此大事。乃恨平日日以臺灣三島。噉其貧弱之日本。不給若干軍資。雖天下至愚小人。決不如是之荒謬。無論孫黃南方士人。痴愚者雖多。然未必至此也。或有之矣。此輩自家分內事。尙且不能竭力。又何遑說他人之是非得失哉。排日熱乎。排日貨乎。我信其去來可也。向天而唾者。自唾其面者。他日食其報。非他人卽彼本身耳。以此詬病我當局。不慊於我國人。妄庸人之言。不足取也。

要之革黨之兵力不足。實事也。財力不足。亦實事也。然財力不足。非由

彼等愛錢。故耶。兵力不足。非由彼等怕死。故耶。實則坐無一信念耳。無信念。斯無胆氣矣。無胆氣。斯無力量矣。試問上下五千年。縱橫三萬里。何時何處有愛錢。又愛身。以最鄙吝。最怯懦之心。而能成共和革命之大事者耶。蓋見法人。蓋見美人。蓋見杜蘭斯坡耳人。而更瞑目一番。反省自己身中焉。支那革黨之無能無力者。此一事爲最大病根矣。不此之察。而區々瑣々指摘枝葉末節。是非得失。豈足與語東亞之將來者哉。

支那人之虛勢的元氣

昔者五代李嗣源嘗嘲僂輩曰。諸君以口擊賊。余以手擊賊。嗣源沙陀種。蓋罵漢人多口舌也。大抵張虛勢而乏實力。喜虛飾而不務實際。此漢人先天以來之遺傳性。而又數百千年來之性癖也。邦人或不審此

等消息。每爲其聲勢所眩惑。小之日常應酬。大之軍國形勢。往往不免謬惑爲此。要亦由平生研究孟浪過甚耳。今請一々舉事例證之。

初自京漢鐵路已開之後。粵漢鐵路公司亦同時創立。然由官民股東間。互相反目。糾葛不絕。故土木竣工。無足觀者。而百千萬之資本。早已烟散霧消。而支那中腹橫斷之最大幹線。猶未全成。於是政府始有蘇杭甬借款築路之議。蓋亦悟民設公司之不足恃也。該款係英國出資。計三百萬磅。鐵路起自滬甯鐵路之蘇州府。以至浙江省之杭州府。更折至甯波。當時代表支那政府。與英國資本案交涉者。爲盛宣懷。草合同已成。未至受授正合同。江蘇浙江兩省人士聞之而起。皆云。蘇杭甬鐵路。兩省命脉所繫。不可謂非緊要矣。然已借英款。則材料不可不買之於英。工程師不可不聘英人。管理經營者亦不可不用英人。舉一切權利。莫不皆操於英人之手焉。且供借款之擔保者。亦係該鐵路。是鐵路之利。常歸於英人。而萬一蹉跌。受其弊者。乃該公司也。更一轉則該

鐵路一切權利。皆爲英人物矣。夫鐵路一爲英人物。沿路一帶之利權。終爲英人所攬。可知已。蓋路割卽國割也。路亡卽國亡也。中國瓜分之禍。自是始矣。吾儕爲兩省人者。安得不殊死力爭耶。乃一面詰責於盛。一面陳情於北京政府。請停借款之議。政府大官。由借款享巨利者。素藐視兩省人士勢力。不肯聽其說。盛亦老獍奴。夙知資本案交涉。不可赤手結局。又不肯傾耳於兩省人士之言。於是兩省人心。激昂益甚。無論報章演說。駁斥政府之暴橫。宣懷之專擅。殆無虛日。或云宣懷何物。以江蘇之士人。而私賣本省利權於外人矣。宜發掘盛氏之墳墓。以示天譴所在。并削其本籍。因而集矢於宣懷一身焉。宣懷亦不能耐。乃設一條遁路云。草合同訂定以後。以六個月爲限。交換正合同。如有意作廢者。須在三個月以前。預先通告對手。接到通告之後。經三個月。不提出異議。則將該合同作廢等語。今宣懷通告作廢之意於英人。已經三個月。而英人終無何等異議。卽該合同已係作廢者。但該鐵路爲江浙

兩省最緊要之一線。築造之萬不容緩。盡人皆知。現在兩省財力不足。以辦其費用。不得不借外款以濟一時之急。是則不屬合同之義務。而出乎實際之必要者耳。於是兩省人士以爲借款之議。理論上應作廢。而實際未見作廢者。外務當局之罪也。苟當局而不恐外人壓迫。借款拒斥。一言卽決耳。然以兩省之財力。而不能築兩省之鐵路。則外務當局者不爲無藉口。而吾儕亦不免推諉之責矣。爲今之計。宜一面鞭撻外務當局。使拒斥外款。一面集兩省之財。趕急從事築路。於是攻擊之鋒。轉自盛宣懷一身。更向外務當局。日日報章。所論所傳。無一非外務之職責。屢次電稟。屢次上書。駁詰借款合同。同應作廢而未見作廢之故。而政府則不與何等解答。惟云借款一事。似官民俱不免誤會。須使兩省代表晉京。面行商議。因而頻促代表晉京。然兩省人士未輒應。而一面任募財之事者。自蘇杭甬三府紳界。商界。學界。以至鄉村士民。設會派人。日夕呼號。路割卽國割。路亡卽國亡之說。訴之愛省之心。訴之愛

鄉之心。殆乎無餘力矣。

時余在上海。上海東洋最繁華之開港場也。嘗聞諸支那通之言云。市中富豪。千萬元以上之產若干人。五百萬元以上若干人。至于一百萬以下。不可僂指數。至是余竊謂。今江浙兩省人士。以借款築路一事爲亡國之前提。而兩省人心動搖如此。市中富商。甬人爲最多。信如或者所說。嚴信厚一家財力。獨辦一二百萬元不難矣。其餘某某。或五十萬。或三十萬。三千百萬磅之譜。僅上海一市。綽有餘裕。况加兩省之通邑大都州縣鄉鎮乎。三五倍於募財之數。無論矣。然而事實究不如預想。以嚴之上海第一流富豪。而應募之譜。僅五萬元。至于第二流以下。多者二三萬。少者不滿一萬。舉上海合市。不上一百萬。上海如是。甯波可知已。况蘇杭二州乎。於是借款之期益迫。兩省人心。益不耐焦灼。更派人東西遊說地方紳董。分繳財爲第二第三期。又各攀緣義故。強令應募。如余所識某公司。以董事某係浙人。無論公司中甲乙。在浙江籍者。

不得不割薪金幾分以應募財。甚至雇奴之月薪不滿七八元者。亦買二十元之股份。如是者數月間。終不滿原定譜之一半云。或言江浙兩省之財力。實不如是之貧瘠。惟募財者與財主。兩兩未能相信。故應募之數。寥寥無幾耳。余謂是不然矣。當時募財發起人。皆係兩省著名人物。信用最厚。且見其運動。銳意勵精。著著投機。毫無遺漏。不似平日之優柔不斷。又見車夫馬丁。猶且不辭應募。決非兩兩未相信。是歲臘末。上海市場金融。最苦逼迫。書畫古玩。出自地方者極多。價值亦廉。問其故。蓋由兩省人窮於應募之資云。亦足見兩省財力之實際矣。

募財之事。已不如意。而又聞英國資本家。迫正合同交換益急。於是兩省人更迫外務部。力請作廢合同。時袁世凱爲外務部尙書。別無所答。頻促代表晉京。云一日早晉京。卽晉京。一切事情。自明白矣。於是兩省代表始有晉京之行。許鼎霖以蘇人。張元儕以浙人。代表兩省。雷奮楊廷棟均以蘇人。且由其諳新法理爲之副。臨行。兩省人士張宴送之。兩

代表慷慨誓衆曰。此行代表兩省四千萬人。問中央政府外交失策之責。議譖有重與諸君相見之時。萬一不諧。代表惟有一死而已。意氣如虹。衆皆喝采和之。余素識此等人士爲何物。因愛其言太壯。而又竊祈其心事必如是矣。當時兩省人心。激昂最極。殆有前此未曾見聞之象。上海之獨文東亞報云。此一事成敗。可以卜南北分背之兆矣。

代表已去之後。一月餘。杳無消息。人人延頸北望。以爲北京官場中。有一種秘藥。可以軟化幾多豪傑才子。不知代表亦得無爲其所籠絡乎。已而楊廷棟芒芒然歸來。意氣沮喪。不似前日颯爽。告兩省人士曰。大事去矣。借款之議已成。萬無挽救之法矣。質其本末云。初英國資本家之與宣懷訂定草合同。約有意作廢者。應在三個月以前。豫行通告。確是實事。宣懷之不耐反對論之喧騰。通告作廢。亦確是實事。然英國公使爲本國資本團。屢詣外務部。提出異議。要請履行合同。不止一再。彼此往復之後。外務部已允英人請矣。六個月之期已去矣。至今爭借款

之得失。徒不過外務部與兩省人之內訌而已。合同斷無作廢之理。英款終不得不借。如欲斷行作廢。則不得不負莫大之賠償矣。果如是。外交上已不免一大失體。而財政上更不得不吃一大損害。此亦非策之得者。不如自今之後。專力於募財一事。急圖實行築路也。外款由外務而借。由外務而還。江浙兩省築路。全不用外款。不須憂路權之移於外人之手可。於是兩省人士始得詳借款合同之真相焉。蓋前此熱中取消借款。究竟不免一空想。而代表之不期生還之壯語。亦究竟不免爲一空想也。

時兩省人心。尙動搖未定。然已悟借款之不可已也。久之稍稍鎮靜。惟募財一事。荏苒不決如故。因而議定外款部借部還。由且築且募之方針。先着手於蘇杭間築路。然兩省財力。仍告窮乏。而築路一事。不得快速如意。二三年後。蘇杭間某區。先行開通。未幾或由管理失宜。或由工程誤方。出入連不相償。而一部股東中。早已有不平於利息不給者。或

至建宜賣路政府之議。乃使委員楊廷棟詣北京。力請當局。和買該路。然郵傳部素精於打算得失。未輒允。云七折卽行和賣可。楊云應照股票原銀。再四交涉。然郵傳部已諳悉公司內情。固執不肯。楊終不得志。怏怏南歸去。夫一兩年前。大聲疾呼。路亡卽國亡之說者。爲誰。非江浙人士耶。今日以得失不相償。欲和賣政府者。爲誰。又非江浙人士耶。前之路亡卽國亡。是乎。今之欲和賣路者。何歟。後之賣路。是乎。前之謂路亡卽國亡者。何歟。且得失不相償者。亦不過一年半年之事。此後出入多少。未可知。得。知。僅。不。忍。一。期。半。期。之。利。息。不。給。直。將。前。日。之。爛。唇。嘎。聲。呼。號。叫。喚。之。論。據。一。拋。而。不。悔。然。則。亡。國。云。愛。國。云。借。款。云。拒。款。云。盡。是。一。時。之。客。氣。耳。妄。言。耳。非。有。甚。深。之。根。蒂。也。且。揚。廷。棟。何。物。前。爲。江浙代表。主張拒款。主張借部還。主張江蘇之鐵路。不可不由江蘇人躬自經營之說。今乃爲無識股東所驅使。更爲鐵道出賣委員。有靦面目。往來於當局股東之間。抑無羞耻乎。無定見乎。廷棟一愚物。不足道。

也。亦是江浙人士之一標本。彼等本來性情如是。豈特江浙人士之標本。江南人本來性情如是。支那廿一省人本來性情亦大抵如是。如曰不然。請更舉一例證之。

江浙兩省人已主張拒斥外款。英款作爲部借部還。暫保管於郵傳部。不供蘇杭甬築路之用。未幾川漢鐵路之案又起。川漢鐵路自湖北省漢口起。以至四川省成都。亦爲支那中腹縱斷之一大幹線。而又連絡長江上下流之最緊要孔道也。當時郵傳部尙書徐世昌意謂。已借英款。別無所用。不如以此築川漢鐵路。湖南北人士聞之。怒以爲是移江浙之禍。而嫁於我兩湖者也。路亡卽國亡之說。果眞理耶。外省與本省何擇焉。江浙人已拒斥英款矣。我楚人夙以意氣鳴天下。拒款一事。豈獨可在吳人下哉。於是紳董起。學者起。軍人起。商民起。或報章焉。或電報焉。或演說焉。或意見書焉。聲明其主張。于本省大吏。于中央政府。警告論爭。不知幾千百回。然徐世昌方銳意持築路之議。不肯納兩湖人

之說。兩湖人本以剽悍聞。且髮賊之亂。建戡定大功者。湖南人爲最多。平日以此誇外省。今乃見郵傳部欲極力壓已。能不奮勇一番。其言論其舉動。逐日逐月。益現激烈之象。郵傳部仍固持不改。且湖南人楊度素持自款自築之說。至此幡然一變。更聲明云。兩湖財力。實不足以築本省鐵路。不如壓伏本省人意見。斷行郵部之議。以故郵傳部益不納兩湖人之說。於是兩湖人物論益熾。民氣益激。官民相持益急。未決。北望燕京。風雲蓬勃未開。南眺洞庭。波濤鞞鞞。殺氣磅礴於衡湘間矣。而出現於此時者。實爲張伯烈。伯烈湖南人。夙負笈東京。肄業有年。平居頗致意國事。聞兩湖事急也。蹶然歸來。不詢於朋友。不謀於戚族。單身匹馬。直入北京。至則先詣郵傳部通刺。請見徐大臣。徐亦略聞張爲人。知議不諧。謝不相見。已而張屢詣郵部。欲見徐大臣。未得一見。乃決意。遂堅坐郵部前庭不動。曰。我今以國事方急。欲見大臣。卽大臣一見我。事立決矣。必欲避不見我。我亦死不去矣。警吏來諭。不肯。部員來諭。不

肯同鄉京官來諭。不肯。時天氣將寒。日夕墜坐。帥席不飲不食。曰。不能必遂吾願。惟有一死而已。聞者見者。莫不動容。同時又有粟時黻者。亦湖南人。與張前後入京。請見徐大臣陳說。徐不允。乃執刀斷一指。示人曰。我之欲見大臣。爲國事故耳。而大臣托事不見我。吾意決矣。有如此指。京中報章。傳而壯之。嘖嘖不措。稱張粟二人爲兩湖雙璧。此事始傳。或竊爲徐危之。徐亦狡獪老漢。知終不利於己。卽停借款築路之議。且云。兩湖人欲自任川漢鐵路之役。本部暫允其請。但異日有如該省財力不足自辦。應由部款代築。於是乎兩湖人士公議始得伸。而張粟二人義聲。聞於南北各省矣。二人在同鄉京官之稱。贊感嘆聲中去北京。赴武昌。至則歡迎謳歌之聲。如海翻潮涌焉。

兩湖人已拒斥借款。惟至于川漢鐵路築路一事。不容須臾緩。然兩湖財力之困絀。猶江浙兩省也。募股之難。亦猶江浙兩省也。如楊度一輩所說。自款自築之萬不可得行。日益明白。而兩湖人士。面目名聲。一掃

盡矣。最可咲者，豫約出資一百萬元，推荊州駐防將軍某爲公司總理。及已上任，不果出資，因而復斥去。其失體亦云甚矣。然張粟一派之義人壯士，杳無消息，更最可詫異者，前斷一指之粟時戡，双手十指，仍如故也。於是乎始悟前日張粟之大言壯語，實則不過一闕散場而已。斷指云，昨指云，亦一種吐火香劍之手段耳。然而川漢鐵路之糾葛，轉而爲四川騷亂之導火線，再轉而爲武昌兵變之第一齣。而實際築路之業，至今未成。此後變故百出，不知何時竣工。而前之拒斥借款之本意，與夫自款自築之公議，兩付諸東流之水，無復人過問者矣。大抵支那人尙雷同，少自立之念。喜目前之虛聲，不謀終局之長計。以故每每不免此等失體，是爲川漢鐵路借款取消之顛末。兩湖人在江南各省中，稱最剛健，最摯實，非江蘇浙江比。然而志士壯士有識者所爲如此。嗚呼，是亦支那人本來之性情也歟。

至第三次國會卽開之運動，更有令人不禁駭異者。先是各省志士，主

張國會之不可不速開者。其人漸多。氣勢益盛。政府亦悟其終不可拒斥。縮短原定宣統七年。作爲五年。至是東三省各地方人士。前後競起。皆云前之所請。止國會速開。吾儕所請。乃國會卽開是已。東三省介居於日俄兩強之間。形勢危險。朝不保夕。必非卽開國會。將不可救矣。時錫良爲東三省總督。遇奉天人士頻來迫。怒曰。國會之速開。與東省之割裂。有何直接關係。如謂今日開國會。明日東省士民。可高枕而眠。萬無是理。理說情諭。再三再四。東省人士終不肯。於是乎有代表晉京伏奏之議。至則叩慶王門請謁。不允。皆云非見王爺。吾儕死且不還矣。守門不去。門衛兵丁。慰諭使去。皆不肯。因報民政部請處分。侍郎烏珍馳至。百方慰諭。猶不肯去。已而大臣肅王亦來會。立於門前。引見代表。且告曰。此事重大。不可且夕決。宜退俟後命。代表等猶不肯。皆大聲痛哭。請必謁慶王。否則死且不退矣。辭色甚厲。若一死自矢也者。於是肅王亦見其志不可奪也。入說慶王。親加慰諭。慶王亦不得已允之。乃引見

代表已至中庭。代表諸人且拜且跪。未及發一語。先同聲慟哭。淚下滂沱。慶王見之亦哭。肅王亦哭。門內惟聞歔歔涕泣之聲而已。既而代表進說東省危急之情勢。且云。今國事方亟。非即開國會。東省將爲日俄所併吞矣。吾儕措身無地。願王爺爲東省生靈緩一日之命。言終。又痛哭不已。二王亦相見而哭不止。少時。慶王收淚告代表曰。諸子憂國之忱。余亦不禁同情。但廟廊大事。非余一人所能專決。日後將詢諸同僚。謹請上裁。雖事之成否。不可預期。然余誓不負諸子熱心矣。肅王亦自旁慰諭。頗至。代表等曰。二王爺言如此。吾儕亦不爲無卸肩之地。請自是去矣。乃拜謝而出。去到那桐邸。那桐素機警自命者。夙已諜知慶王邸中曲折。聞代表至。乃快允引見。未入中門。躬出迎之。延之客廳。款接備至。頗有古大臣吐哺握髮之風。代表乃陳來意。并告慶肅二王所言。那桐欣然頷曰。好々。諸君精誠。僕亦夙耳之矣。惟事關廊廟。不宜草率。二三日後。應有成議。如有好消息。僕請先馳專使報諸君。諸君亦安意。

可代表等大喜。謝其厚意而去。皆謂不出一二日。必有好消息。乃回寓解裝。已就寢。曉夢未覺。忽有啄啄叩門者。起而誰何。卽內城廳警吏銜命至也。且示一片諭。云朝廷已納民意。縮短國會開期二年。國家大事。不容朝令暮改。而今無良之徒。又設辭藉名。騷擾人心。急宜勒還鄉里。不可使須臾留京下。代表等相視。愕眙失色。以與昨日慶肅二王及那相國所言大異。爭辨頗力。警吏掉首不肯曰。我等惟知奉行上官命而已。如諸君高論。余所不須聽。諸君且急回去。因強結束行李。擁至城外車站。卽搭京奉火車。遣人護送還鄉。代表亦不知所出。悄悄地向奉天去。於是乎乃知昨日慶王之哭。僞也。肅王之哭。亦僞也。那桐之甘言美辭。亦僞也。蓋廟廊之議。早已決定。放逐代表。而未發表耳。最奇怪者。如那桐云。有好消息。先私報諸君。口吻未乾。早使警吏一網打盡。謂之辣手。則辣手矣。謂之滑稽。滑稽亦已甚矣。支那王公之技倆。概多此類。余竊謂三省代表前日意氣。如彼壯烈。非由一頓挫而止者。必也有捲

土重來之一日，則北京騷擾之端，自是滋矣。然代表已還鄉後數日，十數日，一月二月，終無何等消息。又無何等風潮。尋前之代表蹤迹，杳如黃鶴，不可復覓矣。於是乎，又知前日代表之大聲疾呼，東省之險象，僞也。痛哭流涕，國步之艱難，亦僞也。吾儕局外者，誤信之，猶未能看破支那人之真相耳。余亦不覺爽然自失者久之。支那政界之演劇的行動，有如是者。

當時又有一輩志士，血書伏奏闕下，亦係請國會即開者。四方有志，翕然稱贊不措。余友人某氏，竊調其實情，云其人風丰舉止，不類讀書人。昨指出血，題數字於白布上，拙惡不成體。又有人自劓補筆，修正。意係賺乞丐無賴之徒，爲如是惡作劇者。非真有南霽雲之勇決也。即此一事，自日人見之，雖似最不可信。然支那人中，其例匪少。大抵與二三十元乃至四五十元，欣然喜斷一指者，在々多有。又如乞丐，刃額割胸，鮮血淋漓，以示人乞哀者，倒處有之。或由乞一文半錢，

叩頭石磬上。鏗然有聲。自吾人見之。蓋不耐其痛。然其人則夷然恬然。其氣習如此。由是言之。某氏之說似信。

至資政院之彈劾內閣案。更有令人呆然者。資政院始開也。中外屬望頗重。而院中議員亦自任不甚輕。歲計豫算案也。國會速開請願也。議員之肉薄於政府。氣勢最銳。恰有我帝國議會初年之觀。最後至彈劾內閣案而極矣。彈劾內閣案始於雷奮。孟昭常羅傑于邦華等諸人首唱。殆由全院一致。議決通過。大要謂慶王。朗貝勒。那桐。徐世昌等諸大臣。顛預糊塗。誑誤國事。致時局多難。宜速致職去。該案雖陽指斥軍機全體。然其本意初欲革去慶王一人。其勢非盡逐諸大臣不已。亦開院以來之最大議案也。方是時。資政院之直聲震中外矣。院議已決。乃使議長倫貝子。入伏奏闕下。倫素有八方美人之目。稜稜太甚之義。不願掙慶王之虎鬚。因而托事不伏奏五六日。議員或詰之。云應候近日入奏。然院中人不甚迫窮。時慶王聞彈劾內閣案已經議決。稱病不出。聲言

云。將致職去。監國王挽留不允。倫亦趨起逡巡。以俟內閣議決。於此時慶王一面佯粧引退。一面使院中欽選議員汪榮寶許鼎霖等。啖民黨議員以發財昇官之利。已而待孟雷以下諸人盡軟化。始藉上諭繳還院議。云朝廷任用大臣。自有權衡。不許資政院容喙。於是院中硬派議員大騷。然雷孟等初爲彈劾內閣之急先鋒者。或出在外。或噤不敢言。或云政府已不納上奏案。議院宜自行停會。或云吾輩不忍在糊塗內閣之下議政事。宜立時解散去。正討論未決間。停會之上諭果出。政府在停會中。運動最力。及再開會。院中議員莫復固執前議者。皆云前日之彈劾軍機大臣。非彈劾今之軍機大臣其人。乃彈劾軍機大臣之職官耳。由如是窮辭遁辭。而前日來震動中外之彈劾內閣案。終埋沒於如有如亡之中矣。而院中議員欲自欺并欺人。究不能自欺。又不能欺人。演出一敗塗地之醜態於中外人士之前焉。然資政院則依然資政院也。議員則依然議員也。廿一省之選良則依然廿一省之選良也。可

笑乎。可鄙乎。將可憎乎。蓋余亦苦無辭可名狀也。支那人之尙虛飾而不願實際。求虛名而不計實効。每每如此。一事卽萬事。今之共和黨之腐心於共和之虛名。而不研究共和之實際如何。其終也。不但不能收共和之實効。并共和之虛名喪之。何必俟智者而後知哉。

支那人有各省分之觀念而無國家的觀念

今之所謂支那通者。開口輒說支那人團體鞏固。余謂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大抵支那人各省分之觀念頗強。然至統一的國家觀念。最爲微弱。蓋試見彼等同鄉之團體乎。京中官吏則有各省之團體。都會商賈則有每省之團體。所謂某某會館。某某公所類是。會館勢力。無論官界商界。統一裁制同鄉人。頗有足壓倒官府者。苟會友而不容於會館公議者。人亦不與齒。每遇甲乙有爭議。由會館仲裁焉。有文件訴

案由會館判決焉。至於商界中銀錢貸借交涉。必由會館排解調停。無須官府公斷者。而會館之於會友。保護袒助。亦頗周到。在個人觀念。獨熾。法律思想不甚發達之社會。此亦緊要不可缺之一機關云。如前年上海罷市。卽其實例也。

上海罷市。係明治卅九年春間之事。問其來歷云。初寧波人黎某官於四川病故。未亡人某氏護柩將回故里。下長江到鎮江。鎮江稅關吏某見其行李甚富。且知故官未亡人。意其奇貨可居。私索銀錢若干。該氏拒而不與。某銜之。密電上海稅關。報該氏帶他人子女。確係誘拐證左。會清廷甫頒買賣奴婢之禁。上海稅關吏等。皆謂狡兔獲矣。長材疾足。博上峯知遇。在此時矣。唾手而待。該氏初不之覺也。比至上海埠頭。則警吏蜂擁。自該氏以下至幼孺。涕哭號泣。不聽。辨疏百方。亦不納。將一行廿餘名。詣會審衙門。未遑審訊。先勒在未決牢中。自誘拐良家子女言之。此等措施。未爲過當。然自尋常仕宦未亡人見之。不免殘虐太甚。

已而英清法官會審數次。該氏所帶。乃係舊來奴婢。非誘拐四川良民子女。亦略明白矣。

先是上海四明公所董事。聞黎氏未亡人勒在監牢中。急飛檄召集會友。議定接應之策。或由新報。或由傳單。鳴該氏罪名不實。詰會審衙門不法。百方奔走。於是上海市中甯波人。無論貧富貴賤。萬口一聲。皆云該氏如不見釋放。我儕斷不一日執業矣。及會審衙門再開廷審訊。英法官仍爲主裁。被告供稱如例。清法官關某亦力陳其係鎮江稅關吏。誣告確無絲毫事實。請卽放釋。然英法官固執不可。云應更行審訊。仍勒置牢中。關某大怒。鳴英法官不當。云不肯讓一步。英法官乃停商議。因令印捕引該氏去。印捕平日僅知畏英官。眼中素無清官。將引該氏去。關某益怒。下廷。以身遮印捕面前。印捕亦怒。大聲叱曰。爾何物。擠關某使退。關某呵止之。不省。遂引衆出廷去。於是乎該氏復爲籠中禽矣。是日蟬集於法廷內外之甯波人。及其它支那人。且見且聞。終始顛末。

未幾時。英法官侮辱清法官。印捕毆打清官之聲。震上海市中矣。於是人走車奔馬奔。忽見一陣殺氣漲春申浦上。不知雨耶。風耶。正在左右思慮間。一夕幾萬傳單。不知出自何人手。舉七十萬人家。每戶每人。一齊攤配。比天明。中外人夢魂未覺。早聞上海罷市風潮撼枕來。正是與漁陽鼙鼓撼地來一般。合市商行均閉門。合市支那人均罷業。又瞥見白人。則千百作隊。蜂擁蟻聚。拳打脚踢。最極狼藉。白人傷頭目者。英印巡捕打死者。其人頗多。各國領事團乃急召集義勇隊。又電停泊吳淞各國軍艦。馳赴上海。又急報上海道。使帶來兵勇。力助彈壓。白人倉皇周章之狀。可想見矣。

時余在上海虹口左近客館。是早盥漱方畢。門外人聲車聲馬聲喧譁異常。又時時聞喝采之聲震地。意頗怪之。偶小婢趨來告余曰。今早支那人猝罷市。菜場中印捕死者三人。無論何人。赴者皆見殺矣。余聞而未遽信。然知有變。質諸主人。云今早罷市之事起。現正騷擾未已。惟日

人絕無懼厄者。然白人死傷頗多云。言時幾千百人罵詈聲叫喚聲聚成一大聲團。轟轟沓沓。衆皆有戒心。因而閉門不出。已過九時。人聲稍靜。余將出訪某氏於大馬路。皆云危險未定。請少待。余夙略知此次罷市原由。且以日人無懼厄者。更悉其真相。因云。余平日不着洋裝。不須患人視做白人可。何有乎危險。乃出門去。只見虹口至大馬路一帶。大街小巷。店門皆閉。道無行人。絕不聞車馬聲。惟有白人。三三兩兩。衣袴塗泥。頭髮蓬蓬。或不着帽。或隻腳穿靴。踉踉跄跄。求途逃去。不似平日鷹揚之風。爲可笑耳。至大馬路。街上寂無人聲。恰似深夜人定。纔聞不知何聲。時作嘖嘖嚙嚙之響而已。道傍有人仰臥者。近視之。即苦力尸也。似銃彈穿心窠過。微見血滲々漏。蓋見白人射死云。乃回至黃浦外灘。見德艦陸戰隊方上岸。列於英領事署前庭。或荷槍者。或舁行李者。或搭砲者。喧喧嘈嘈之聲載途。若大敵臨前也者。是日自晨至晚。人心洶洶。入夜未已。皆虞其有大變。久之稍定。翌早黎未亡人始見釋放。上

海合市罷業始已。傳單所出。亦始明白矣。要之上海居民幾萬人家罷市一事。實由四明公所之力。乃同鄉團結效力之實現者云。余亦於是乎始悟會館勢力之最爲偉大也。

又有一例。北京同鄉官人之追放。賀昌運一案是已。昌運係南京在藉候補道某之子。始欲爲其父運動官場。挾重資入北京。北京本饒消金窟。今之燕趙。非古之燕趙。不特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明眸皓齒。淺酌低唱。不乏其人。昌運年少富宦之子。此間人人皆拜跪迎之。已亦意得心驕。不知早晚。夙已爲溫柔鄉裏人矣。於是夕枕燕姬膝。朝臥趙女袖。日又一日。夕又一夕。腸斷魂消。意氣如狂矣。京中有孫家蘿氏者。係安徽人。爲前相國。又爲監國王業師。最極隆貴。以故門第高大。不減生時。承其後者長子某。仲子某。早歿。寡婦某氏。年尙少。有姿色。守節不嫁。昌運間窺見之。不禁神往。以平日荒聲色之人。而始覺世有戀愛者。切膚鑄心矣。已而鑽營百方。私賂該氏侍婢多金。賺令暗中助己。一夕竊入該

氏臥房。令婢進藥酒。伺其昏睡也。生憎狂風盲雨。遍地狼藉。一朵紅杏。早委泥土去矣。該氏正在半醉半醒。睡夢昏昏中。夙自悟事非。然此間情緒。不忍明白。白白向他人語。纔有吞恨飲泣。捫心懊惱而已。又怕門外人洩聽。真是光天化日。措身無處的光景。昌運知事已遂。意驕甚。因而侮弄該氏。且賺且脅。云此後如有不惟命是聽。應將這裡。願未流布世間。該氏恨也不耐。悔也不耐。惟事至今日。無計可施。只得下心抑情。號泣承命。不知所爲。已而昌運又嫌久在孫氏。終上人指目。復賂婢。拐該氏出門去。匿於友人某家。昌運始逢迎頗至。久之謂婦人一身惟我心所之。意益驕。竟背氏去。或入狹斜。終夕不回。又羞竊寡婦。間與人語。云此姬係我千金買來者。該氏以已失身於無賴。亦由己之守節不固。一旦零落至此。且恨且羞。千萬無量。朝哭夕泣。誰訴誰告。先是孫氏第中知該氏竊出門去。又誦魔鬼。昌運在其身邊。願家門名聲。不容與無賴爭訟。不敢稟諸公。又不敢語私人。居數月。有該氏乳母某。竊諜知其

本末悲愁兼至。身世俱忘。一夕私導氏去。送還孫氏第。至後昌運知之。且恨且怒。如表掌中珠。焦燥不耐。或迫孫氏焉。或脅該氏焉。無所不至。然孫氏則忍羞含垢。不敢聲矣。

安徽京官初聞知情事曲折。惟怕玷故相國名聲。未輒動。至是公憤之情。炎炎始熾矣。昌運可誅。昌運虜不可不殺之聲。自十百人京官口中出來。不期自合矣。在世間未知未聞之前。或容默止。今則忍不可忍。於是玷污名門之訴稟。始呈上大理廳前。雖非被害本人公稟。而此等時處。此等情事。卽法官亦不敢拒斥。是則支那之通例。而又會館固有之權力也。已而再四審訊。昌運父某輦金來京。運動最力。終無効。照誘拐良家子女之例。將昌運追放京外。因流謫新疆地方。除名爲民。至是該案乃決。世人見之。不謂之會館之勢力。而謂之會館之權利。同鄉團結之力。有如此者。余故曰。支那人之同鄉之觀念。極強且盛。不其信乎。至若同省同鄉以外之團結。脆薄微弱。洵有使外人駭異不禁者。前年

余之在上海也。嘗與汪康年往來談及時局多難。新政障礙。康年因慨然嘆曰。方今說新政者。某派云。某會云。有濟濟多士之觀。然徐察其內容。真披瀝肝胆。足共死生禍福者。無幾人焉。蓋我之視人如此。人之視我亦如此。人人互相猜忌。互相嫉妬。終不能相信相賴。不獨反對黨人爲然。卽同黨同派中人亦如此。近人諺云。無三人政黨。信然。汪康年係溫和改革派。領袖上海地方人士牛耳者。其人雖乏剛果明決之氣。有老成摯實之風。平日言行。不愧爲士君子。彼以一時與唐才常之徒不相容。又見知張之洞。故方之洞殺才常有康年賣才常之說。實則才常欲賣康年云。且康年不甚心服之洞。云張聰明漢。恨利害二字很明白。質彼與康梁一派不相合之故。似亦由一種急漸之爭。與鄉土異同之觀念。初汪爲上海中外日報主筆。頗見重於江南。方康有爲之主張維新之說。受知遇於光緒帝。民間志士識者翕然應之。梁啓超爲康之高足弟子。且以年少氣銳。妙文筆。推重於同人間。汪亦愛其才。延之主中外論壇。方是時。康有爲以新進之身。挾英主寵眷。意氣蓋南北。

各省矣。及其過上海。上海人士歡喜迎之。彼則傲然睥睨儕輩。有眼中無人之槩。或窃不嫌於其爲人。而啓超亦恃其才。倨傲自高。言語舉止。頗嫌於專擅。久之稍稍與汪不相善。已而心醉康梁之徒。在館中別成一派。樞機事務。多不相謀。遂欲盡逐汪腹心而代之。然館中股東。多不心服者。終逐啓超。自是之後。康梁一派。長與汪一派相背。急進漸進之間。畫成一大鴻溝。無復相合之期矣。其始也。由意氣不相下。一變而爲感情衝突。再變而宗旨乖離。而政見反撥。而人物排擠。原其所自。實則鄉土風俗不同。言語慣習太異者。爲之禍耳。如北宋蘇程二子之徒。立洛蜀二黨。如明季東稱之爭。軋漢人古來風氣。自有如此者。非獨始於近時也。余又識陳範。號夢坡。陳湖北人。爲蘇報主人。頗能文章。意氣自喜。言語快活。不甚設城府。惟以政治上主義尙急進。亦與汪一派不相合。當時汪陳二人。往往詣余寓。一日二人相遇。汪先來而陳後至。汪恭讓上座。陳則傲然上座。余心不禁窃笑。窺二人態度。似均不能自安。汪素小心之人。陳之傲然

不讓。實非不憚汪。憚而故意示不屈下也。故汪與余談。陳意其說何事。余與陳語。汪亦側目視之。余私思時局正似樊船渡海。胡越同舟。古有是語矣。雖急漸各異。何必相忌至此。然亦無由調停。三人相對。三樣意思。二人亦匆匆歸去。是後余與汪往來稍親。陳則自然遠迹。聞陳屢與余應酬。汪足不向余門前。余於是乎又得窺支那說新政者之消息焉。江蘇浙江同居大江之南。土壤相連。沼澤相交。山水風物最相近。民氣亦頗相類。士人風采文章。在伯仲間。然一則爲古吳之地。一則爲古越之民。兩者截然爲二。不相混同。千年以前仇敵之國。至今猶未成一家。平日無事。則同是溫和之民。遇有小利害。輒相疾視。不少假借。余友人羅某。後爲北京農科大學監督。夙熱心於教育。受張之洞端方二人知遇。及端爲江蘇巡撫。舉羅爲蘇州師範學堂監督。羅本民間一學究。無閱歷。無功名。但爲人老成着實。頗通事理。又其持論以教育普及爲新政第一着。其一躍爲師範學堂。實係破格任用。自是羅深德端。學堂內外事

知無不言。言無不行。無論中外教習。均稱其精明強幹。育英之經營。庶務之煩瑣。着着皆舉。然當事自用。支那人之通弊。其間蓋不能無一二謬誤。此亦常人所不免。然端之信任最厚。舉一省教育上事權。一聽羅約束。毫不掣肘。雖有旁觀不平之徒。亦無奈之何也。已而端遷湖南巡撫。羅亦入北京學部。仍帶江蘇前任如故。於此之時。羅之根本稍搖。而未至外現也。其後端爲考查憲法大臣。出洋游歷。而羅背後無復有一人推挽者。江蘇士人將伺隙而起。會羅有一小過失。爲人所訐。宜默默引罪。然陳疏頗力。稍涉於修飾。於是江蘇官界學界。同時競起。肉薄急攻。殆令其措身無地矣。平心見之。羅之銳意開拓江蘇之教育。不爲無功。卽有微失。細過。亦不至舉一省士人相敵。然必欲剝其皮而舐其肉。至其骨髓焉。江蘇士人舉動。似稍欠妥當。於是羅亦恚江蘇士人。一夕匆匆拋職。將其門生舊故。爲教習。爲助教。爲帳房雜役者。去蘇州。以故師範學堂內外。一時頗難措手云。方其將去上海赴北京。余送之船上。

且問其猝去蘇州故。門生某擊磬答曰。無他故。以僕等係浙人而非蘇人耳。蓋江蘇之事。非江蘇人自辦不可。非僕等外省人所能與。語雖似太激。然這裡消息。外省人尙不能知。况外國人乎。其後江蘇人追窮益急。如躡敗軍餘卒後。將不逸匹馬隻騎焉。日夕不稍鬆懈。一二月乃止。通州張謇南方通儒。又稱有大政治家風格。然如本省人攻羅時。出其指使者居多云。蓋江蘇人視浙江人如此。浙江人視江蘇人亦如此。要排他主義。支那各省人之通病。不特江蘇人爲然也。

統一黨與同盟會。係現在支那之二大政黨。就其主義政見而言。同盟會排滿也。統一黨亦排滿也。無論以五族一家各自標榜。同盟會急進共和也。統一黨亦急進共和也。非本有二致。惟以同盟會則廣東湖南二省人爲之主腦。統一黨則江蘇浙江二省人爲之中心。故兩々對峙不相下耳。更痛切言之。同盟會之與統一會。不能相容。乃孫逸仙之與章炳麟。不能相容者。是其一大原因也。試把來孫章二人。對照其性格人物。

似兩々全然相反。孫操英語。解英文。如其本國人。泰西事情。略約在其指掌中矣。章不解英文。不曉英語。於歐美形勢。不甚了了。孫不能漢文。於祖國學術。無所理會。章精通祖國文學。孫信基督教。章奉佛教。孫大言壯語自喜。章長於冷嘲熱罵。孫以熱血男兒自居。章乃冷眼看他世上人者。孫瀟灑自好之高襟的歐美的紳士也。章執拗偏狹。半笑半顰之六朝的白面書生也。但兩人所共有者。輕佻好亂。無遠慮。少老實。無確乎不拔之信念。易熱易冷。得意可以上九天。失意可以沒九淵之極端。神經質是已。均係口舌之雄。而非經綸之才。一時過渡之人。而非創業垂統之器。且猜疑心深。自負心強。嫉妬心熾。功名心急。是支那人之通病。置此二人於一處。如盛永炭於一器。欲不相尅。不可得矣。此其所以同持排滿主義。同唱共和急進之說。同乘風雲之會。而大鳴得意。同據南方。與北人爭雄。猶且每相反目者也。近日同盟會中人。或不嫌於章之議論。視爲共和黨之獅子身中蟲。有一刀斫頭之說。由黃興慰諭

纔寢云。章聞之。直裁書罵黃云。此等恫喝。行爲施之南洋。產人士。或有微効。在長江流域。萬不可行。今白刃臨。克強頸。何暇爲他人勞心哉。因數其擁十萬大兵。月費八百萬巨款。此雖似止章黃二人私事。然領袖相忌而不相下如此。其餘黨人不能相容可知。且日人多以同盟會爲孫逸仙一派。以統一會爲章炳麟一派。其實同盟會中。又有廣東湖南二派。不必盡崇拜逸仙一人。至於統一會。別有張謇湯壽潛二人。隱然執其牛耳。非全屬章之部下。蓋是二人者。素不心服於滿清。惟從未至公然翻叛旗。甘爲戎首耳。由此次革命之變驟起。江南各省急進論者。正乘風潮之便。故其勢不得不推章置於第一位焉。猶南北各省豪傑。雖素不服於逸仙者。而已採用共和政體。則不得不假推孫爲盟主也。然自其人物經歷。識見材幹言之。章非張湯二人敵。張湯二人亦非長立章之下風者。蓋章畢竟一學究之材耳。雖略善文章。弄口舌。至於時務上。識見則粗雜。而無系統。浮疎而少透徹。且器宇褊狹。胆氣薄弱。

易盈易驕。又易挫折。決非負重致遠之材。余嘗相見於吳保初家兩三次。陳夢坡問余以章之品藻。余笑曰。俊才。恨輕。奇才。恨小。其殆小爾衡乎。陳亦笑而頷之。日人與章交者。多不能測其底蘊。無他。由漢文學力薄故耳。徒聞其誇張之聲。故謬信爲一偉材耳。彼之主張共和也。遂在逸仙之後。彼之成純共和黨。始於蘇報紙上與鄒氏小兒公言排滿軍。此外非別有所發明樹立。惟由文字口舌之力。纔作留日青年學生之領袖而已。如張謇。學術文章。且置而不論。久據通州一角。教育云。實業云。拮据經營。不吝財。不惜力。十年一日。彼之聲名蔚然。歷海上者。非偶然也。特恨其器度不宏遠。聰察自喜。不能容衆。又甚明利害。少出乾坤一擲之壯舉之胆力耳。至於湯壽潛。較有識度。夙負東南重望。爲實業界所最倚賴。與張相踵爲上海商務總會。董。又爲蘇杭甬鐵路董事。稱爲外款拒斥運動謀主。如其上書監國王。痛論時政得失。並彈劾盛宣懷賣國之罪不。觸憚其逆鱗。較之張之左顧右盼。每持兩端之見。迨至滿

清土崩瓦解之日。始公言排滿之意。在數籌上焉。要之是二人者。本來不必共和黨人。惟自今日趨勢上言之。自不得不爲共和黨人。故又不得不與章一派相合。然名望實力。久爲江南人所推。湯則代表浙江。張則代表江蘇。俱不愧爲一方重鎮。不似章之纔以留學青年團爲羽翼。客氣自雄。無牢固不拔之根據。其勢不耐久居章下矣。彼不如章之輕躁急激。故雖不爲統一會表面首領。而其實權之操縱。則緊握在雙手中。至於平和之施設。視章之粗率雜駁。無一定見。不可同日而論。對於孫黃一輩。近日行爲。似恒以冷眼冷笑迎之。方革軍之陷南京也。掠奪良民財產。又佔據兩江學堂。盜器械圖書。張則冷嘲熱罵。且云南京之教育事業。不見破壞於滿清之專政府。而破壞於革命黨之自由政治。足以窺其意思所向矣。大抵張湯二人。同功一體之人。雖其間非無徑庭。而公私關係。絕無有可離之事情。又不容互相分離。卽章亦知自己弱點。知二人長處。且敵黨近在目前。未至遽破三角同盟。三人相合爲

一。雖江蘇二省不必盡心服。然未遽仿同室操戈之愚也。統一黨已以江蘇浙江爲根據。同盟黨與此相對峙。孫文代表廣東。黃興代表湖南。雖其中廣東人未必盡孫一派。湖南人亦未必盡黃一派。然二人地位名望。不難一時控馭矣。廣東湖南氣氣自許者多。功名自期者多。頗有由實力決勝負之槩。江蘇浙江多口舌文筆之人。多伶俐輕俊之人。長於張虛勢而脅敵手之才。而自餘各省亦從其性情所近。因利害之異同。就彼而去。此鼓其聲勢。助其氣力。則二黨之範圍益廣。而二黨之軋轢益急。種種事情。愈出愈多。紛糾不可復解矣。蓋方其始也。省分之見界。爲第一。哇。嗔。性行關歷之異同。又爲第二。之。哇。嗔。得。失。利害。又爲第三。之。哇。嗔。恩。怨。勝。負。之。念。又爲第四。之。哇。嗔。權。利。勢。力。與。奪。妬。忌。之。念。又爲第五。之。哇。嗔。其。終。也。非。相。屠。相。食。不。足。以。飽。其。意。焉。今。日。二。黨。相。對。未。數。月。每。有。一。細。故。猜。互。相。吠。不。已。如。狂。狗。之。爭。餌。異。日。議。會。已。開。政。治。上。活。動。之。舞。臺。益。大。問。題。案。件。亦。益。繁。多。利。害。得。失。之。關。係。

亦益痛切。則統一同盟、二黨之相忌相猜、相昨相搏、益極毒辣、不俟識者而後知矣。或云、同盟會如法國大革命當日之山岳黨、統一會如第倫第斯特黨、但孫黃二人無麥拉段敦之猛烈胆大、又無呂伯斯皮耳之深刻陰險、張湯等無羅蘭德伯栗騷之熱情魄力、是爲異耳。雖其言不必中鵠、然二會異日之趨向、其或不免二黨爭奪之續乎。据近日所傳、云章與孫黃不相容、其勢稍稍爲袁所籠蓋矣。要之統一同盟、二會之始終不能相下、又不能相容、洵爲二會前途之最大不幸。抑亦英雄之所心竊祈、而不禁暗吐舌者也。然而孫黃章等皆不之悟、方且相訐相攻、而不顧共和將來之基礎、日就動搖、嗚呼、此輩眼中、僅知黨同伐異而已。豈知有所謂統一的國家者哉。

同盟統一、二會之事、然矣。而支那人、之省分割據之思想、隨處皆現、不二會而已。如夫前日蘇杭甬鐵路案、江浙兩省人士、方且鳩面喪首、日夕呼號、路亡卽路亡之說、然外省人則冷然視如不見、聽如不聞、及其

招募服本也。兩省財力殆竭，兩省人士聲嘆氣餒，而江浙之運命亦將窮極矣。然外省人猶且如不痛痒相知也者，不肯割半文錢助之。卽兩省人亦不敢乞援於外省人。然則兩省人所謂路亡卽國亡之說，乃兩省之私言。外省人果不之信耶？曰：否。然則傍觀而不救，何歟？曰：非我本省事也。兩省之事，兩省人辦之可。福建自福建，安徽自安徽，與江浙兩省不相涉。日後本省有事，本省不可不自辦。今日是他人身上事，明日是自家身上事，何暇爲外省出力哉？然則兩省人之割地亡國，僅止兩省內事，不與外省相關乎？外省人所謂國家中，不會包括兩省乎？江浙兩省獨不屬國家之土地乎？問而至此，則顧左右而言他，無一人明言是否者。江浙之事然矣。川漢鐵路之事亦然矣。而本省人、外省人皆視爲當然，莫敢一人訾議者。又莫敢詫異者。余之所以謂支那人有省分的觀念，而無國家的觀念者，爲此。

然而東三省有變云云，蒙古有事云云，則無論江南人、嶺南人、眉昂色

飛。狂叫怒號曰。中國瓜分之禍。今至矣。領土保全之約。且破矣。洵如自己頭髮。見炎火燒也者。果然。真實犧牲己之財力心力。而赴國家之急乎。則又逡巡趨而不進。至是平日馬脚畢露。亦無絲毫漸愧之色。豈非咄咄怪事耶。支那人之心。理究竟非外人所能窺者。亦在于此矣。實則其心中。非有一大根柢也。由其附和雷同。致之耳。

且支那人省界之見。不特政界爲然。通學界商界。莫不皆然。大抵起於言語習俗之不同。爲感情之離乖。爲利害之反撥。終爲胡越之不相關者。廿一省中。雖各有厚薄深淺親疎之別。亦皆不免。至于南北各省人士。則更甚焉。由其風俗習慣。最不相同也。南人乘舟。北人騎馬。南人喫稻飯。飲紹酒。北人喫麪餅。飲梁酒。南人着綢緞。北人着氈裘。南人操南音。北人操北音。南人怯風沙。北人怕雨濕。北人粗豪。南人輕俊。北人有貧窶之色。南人有富裕之象。其大不相同如此。北人所喜。南人不必喜。南人所憂。北人不必以爲憂。雖在同一國家之下。然利害禍福。安危休

戚不必相關。每有一大變故。一大交涉。曰南自南。北自北。北人得意。非南人所分喜。北人失計。亦豈須南人同情哉。或言甲午日清之役。係北京政府之失策。而任二萬萬賠償之責者。江南各省。居十之七焉。拳匪之亂。屠戮魚肉外人者。乃北方之無賴也。而負四億兩之賠款。亦江南各省爲最重。大抵北人所爲。每不稱南人意。而受其弊。善其後者。必南人也。往年鐵良承旨南下。查察外省財政。時上海各報所說。實用此筆法。南人財產。豈可盡爲北人利用乎。自今之後。凡北人之新計畫。新事業。有涉於財務者。一律拒絕。可分劃南北而爲二。如不知其屬同一國家也者。或又言北省地瘠人貧。南省物富財多。置之同一國家之下。每利於北人。而不利於南人。自非兩分南北財政。竟無由厭足南人。如此等議論。不特沒曉漢之私言。往往出於志士識者之口。言者以此爲當然。聞者亦不少怪。自吾人見之。假使有人云。九州折而入於某國矣。此九州人之責耳。非關東人所與知。山陽人已與外國構隙矣。山陽人自處分可。不須

九州人過問。誰不笑其爲沒常識。然而支那之志士識者所言如此。一般士人所見亦如此。此豈有統一的國家之觀念者哉。

蓋支那人之愛國心。不如愛省心之厚。愛省心。又不如愛鄉心之厚。愛鄉心。又不如愛家心之厚。而愛家心。又不如愛己心之深。而且痛切。非謂全無一分愛國心。無一分國家的觀念也。雖有愛國心。雖有國家的觀念。亦僅不過一分耳。不能勝愛己愛家之心耳。此特就士人以上而言。自此以下。已無愛鄉心矣。何有乎愛省心。又何有乎愛國心。余聞之上海經蓮珊氏之言矣。云甲午之役。經檄南方各省人士。招募義勇兵。兼醜集銀錢。欲以供軍國之用。詢諸翰林故老某某。僉云。古來讀書人報國。無如是事例。夫國事危急。朝不俟夕。又何暇問事例有無哉。父兄將爲人所爆死。走而救之乎。曰。古來無此例也。袖手不敢走救。迂濶至此。可笑。又可憎。令人欲唾其面。拽其辮髮。一踢去。支那人。錮蔽。有如是者。愛國心厚乎。薄乎。有乎。無乎。不問可知矣。讀書人已如此。四萬萬人。

大多數之心理，亦可知矣。然有人曰：今之支那人，非昔之支那人，四萬萬人之心，共和之一日，而全然變化盡矣。我亦何言。余惟憐其人之聰明過甚耳。

夫廿一省之地，四萬萬之人，每省之利害不同，每人之意向不同。雖其形體則生息於同一國家之下，然精神則已遊離於國家之外焉。雖無分裂之名，而已有分裂之實矣。時事至此，欲一旦勿分裂，豈可得乎。試把來三四十頁支那歷史讀之，支那各省之分裂，非始於今日也。三代封建之世，無論矣。戰國之時，有秦、楚、齊、燕、韓、魏、趙七國。至於始皇，合而爲一。僅卅八年而復分裂。劉氏据故秦之地，項氏据故楚之地，齊、燕、魏、趙各自獨立。然五六年後，終一統於劉氏矣。吳楚亡國七亂，將復分裂。而纔平定。及王莽篡漢，代立。荊州之兵起，鄆、瑯、東海之兵起，隗囂據隴西，公孫述據成都，光武起於南陽，王郎起於邯鄲，海內分爲五六。然終一統於東漢焉。迨其末葉，袁紹據冀州，公執瓚據燕，袁述據徐州，劉表

據荊州。劉璋據益州。孫堅父子據吳。曹操據鄴。董卓殘孽據長安。各爭
雄長。最後曹氏并今之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及江蘇安徽一半。號
曰魏。孫氏并今之江蘇安徽之大半及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號曰
吳。劉氏并今之四川及陝西雲南之一部。號曰蜀漢。是爲三國鼎立之
世。後至司馬晉而復一統者二十五年。已而又分裂。爲五胡十六國之
世。爲南北朝。北朝之元魏又分而爲東西魏。後合而爲宇文周。至隋而
復一統南北矣。一統之後廿八年。又分裂而爲七八國。山東有竇建德。
直隸有羅藝。河南有王世充及李密。陝甘有薛仁果父子及李軌。湖南
有蕭銑。湖北有杜伏威。而李淵父子起於太原。遂復一統而爲李唐之
世焉。自唐之中葉。有安史之亂。今之直隸山西之地。爲武人割據角逐
之場。至于五代。山西有王氏。直隸有王氏。河東有李氏。河南山東有朱
氏。淮南有楊氏。四川有孟氏。荆南有高氏。湖南有馬氏。江蘇江西有徐
氏。浙江有錢氏。福建有王氏。廣東西有劉氏。今之直隸山西山東陝西

之地。則朱、李、石、劉、郭五氏。代爲之主人矣。五代之後。至於趙宋。中原雖復一統。然石晉割與契丹之幽燕十六州。終無由恢復焉。經遼金而又爲南北對立者一百八十年。遂爲胡元一統之世。元之末葉。徐壽輝。方國珍。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等。割據長江一帶之地。終復一統而爲朱明氏矣。明季流賊之亂起。海內復四分五裂。李自成。張獻誠之徒。橫行南北各省。遂陷燕京。於是滿人乃破山海關而入中原。始開二百七十年之基業焉。未幾又有三藩之亂。雲貴。福建。廣東。西皆叛。復合而爲一道。光咸豐之際。洪秀全率長髮之徒而起。東南各省望風而附之。南北分爭者十五年乃定。是爲周季以來歷代各省分裂之槩略。

大抵中原有事。嶺南先叛。四川次之。江南又次之。自餘各省又次之。及其定也。自江南而四川。而廣東。西。此其叛服之次第也。今也各省情勢。不知合乎離乎。此次革命之變。發端於四川之民變。激成武昌之兵變。波及江南各省。遂瀰漫於廿一省中矣。現四川士民稍定。然其意欲伺

中原動靜。徐決進退耳。非真歸於靜謐也。此外黎元洪據湖北。屢聲言北上。終未北上。黃興在南京。擁十五萬之大兵。仗留守之名。虎視一方。徐寶山在揚州。柏文蔚在清江浦。黎宗岳在安徽大通。張勳在徐州。益招募新軍。訓練磨厲。未嘗少懈。升允在陝甘。屢破革軍。意氣益振。今雖稍稍戢兵。然其志決不小也。且山西匪類。頻出沒州縣。初未鎮定。綏夏寧遠二將軍。亦按兵不動。窺觀形勢。庫倫活佛已宣言獨立。西藏達賴將入拉薩。而內外蒙古諸部王公。又有離叛之象。其餘廣東福建湖南雲貴等地方。文武軍民之軋轢私鬪。無處不有。無日不聞。加以宗社黨潛伏東三省。自京津以至長江南北。駐防所在。旗人所住。晝伏夜行。暗通氣息。伺機會至。一線忽動。雷火爆裂。千間高廈。瞬間焦土。此亦非民國當前之危機耶。

且也臨時政府已成。基礎未甚安固。組織未甚完善。雖有南北妥協之名。而統一之實。終不可得見矣。權力已無所歸着。政令亦出於多門。今

大總統公選已畢。各都督之選任。或由中央。或由地方。刑罰之寬嚴。租稅之多寡。皆隨本地之便。欲急布中央集權之制。則爲滿清專制政府之續。而南方各省集矢於袁一身焉。其極支離滅裂。不可收拾矣。緩而行地方分權之政乎。因循姑息。日又一日。舊來情弊益繁。腐蝕益甚。無由着手。而中央政府之命令。終不行於外省矣。此亦分裂之張本也。要之急則快快的分裂。緩則慢慢地分裂。又況有自內自外促之者乎。分裂乃早晚時日之問題。而非有無事實之問題。覺形影髣髴。現吾人面前。來欲及今而救之。譬猶萬噸之輪船。百輛之火車。徐徐方而動。欲驟起而止之。將見其身之千百粉碎。無所留血痕矣。此乃現在之情勢也。泝而徵之前代。明末然也。元末然也。唐宋之末亦然也。此亦天下自然之理勢。非人力所能爲也。

綜而論之。支那人之生息於二千年來專制政府之下。譬如以一大鐵箍約束朽腐之衆木焉。唐宋元明以來。外之鐵箍益牢。益緊。而中之朽

腐益深益脆。今也鐵箍則鏽蝕已盡。自然決裂。而中之朽腐者。迸裂潰散於外。無復收束者矣。所謂土崩瓦解之勢是已。且今各省已有分裂之象。而中央政府財力兵力俱竭。僅仰外款。苟延須臾之殘喘。而四國而六國。而白耳義虎視眈眈。外匿爪牙之毒。內蓄吞噬之慾。一旦有隙。則攖裂斷割。惟意所欲。然而舊新軍充斥於南方各省者。殆且五十萬。支那兵勇之無訓練也。無紀律也。僅知有銀錢而不知有廉耻。僅知有拳勇而不知有道義。古來已然。無事則橫暴桀驁。侮上蔑法。有事則姦淫劫掠。必滿獸慾而後已。近時新募練軍。稱最嚴約束。然千百年故態。隨在隨時發現。不可得掩矣。蘇浙軍之陷南京也。富豪金帛。良民子女。概不免劫掠侮辱。官軍之取漢陽也。先要請懸賞二十萬元。三鎮之賞不滿其意也。北京天津之放火殺人。亘三日而不息。幾千家財。幾萬銀錢。盡爲兵勇囊中物矣。西人動輒激賞支那人云。支那人服從心強。團結心強。忍耐持久之力強。苟訓練有方。爲世界第一強兵。不難矣。余則

云。支。那。人。之。掠。奪。性。先。天。以。前。有。之。後。天。以。後。亦。有。之。未。來。永。劫。洗。濯。而。不。可。洗。濯。矣。養。此。輩。爲。兵。勇。與。教。虎。狼。擊。刺。不。異。一。旦。接。良。民。見。婦。女。猛。烈。奮。迅。銳。不。可。當。如。猝。遇。大。敵。則。抱。首。而。逃。捲。尾。而。奔。如。黠。鼠。怯。猫。然。蓋。見。其。對。於。弱。者。天。下。最。強。之。兵。也。見。其。對。於。強。者。天。下。最。弱。之。兵。也。今。也。南。北。妥。協。已。成。立。姑。因。循。姑。息。曖。昧。模。稜。之。間。而。袁。孫。二。大。政。治。家。之。技。倆。亦。略。爲。中。外。人。所。窺。而。三。鎮。兵。士。劫。掠。姦。淫。之。後。無。復。裁。制。力。可。怕。者。矣。此。後。有。變。兵。勇。如。何。兇。暴。如。何。淫。虐。未。可。知。也。聚。而。不。散。則。不。耐。其。獎。散。而。不。善。爲。之。所。是。放。千。萬。虎。狼。於。山。林。者。異。日。橫。行。天。下。淫。掠。屠。戮。無。所。不。至。四。萬。萬。良。民。皆。受。其。禍。而。武。人。跋。扈。之。勢。已。成。久。之。共。和。政。府。之。命。脉。盡。矣。余。之。所。謂。共。和。政。之。一。百。日。間。者。此。也。昔。者。高。歡。見。禁。軍。橫。暴。熒。大。臣。家。殺。傷。張。仲。彝。父。子。盡。散。家。產。結。臺。傑。之。士。曰。朝。廷。紀。綱。不。振。如。此。時。事。可。知。已。三。鎮。非。大。總。統。之。麾下。耶。一。朝。以。恩。賞。不。滿。其。意。大。劫。掠。京。下。三。日。不。息。此。何。等。事。而。領。佐。不。敢。

嚴罰其渠魁。大總統不敢勦誅其徒黨。此何等紀綱。設使高歡其人見之。果爲何如乎。然而支那之文明的士人。高襟的青年。奮髯尖吻。侈然大言壯語曰。中華民國。東方共和之第一先鞭也。三五年後。國運隆隆。日上。將俯視五州。吞吐一切矣。叢爾三島侏儒。彼何爲者。嗚呼。此輩大言壯語。自覺其爲大言壯語。尙可。如果真心誇大若此乎。一百日之共和。亦恐不可得保矣。此余之所以竊爲隣邦四萬萬人不禁寒心者也。

往年載振爲農商部大臣。承旨查察東西諸國實業。及歸大言曰。今東西列國。各以富強自負。然中國物博土廣。此後急起力追。十年可與歐美列強爭雄。如日本不待五年也。至于今五六年矣。愛親覺羅氏之社稷果何狀。支那人大言壯語而不自量。往往如此。

支那之運命

夫支那人已無共和國民之資格。又無其能力也。而各省人心。支離滅裂。無所統一歸向。所謂中華民國之運命。亦不可保久。則支那之時局。究竟如何。余敢斷曰。各省之分裂而已。列強之分割而已。五胡十六國之再現而已。如是立論。或以余爲弄奇矯之言。主張獨斷。惟奈時勢之推移。事物之研究。終不得不歸着於此何。如不信余言乎。請徵諸二三年後。如謂不能待二三年乎。請更飛目長耳。觀察四圍情勢。支那非現正見分割耶。蒙古活佛之宣言獨立。非其證耶。西藏土番之動搖。非其兆耶。

夫蒙古活佛之無獨立之力。人人之所稔知。今乃傲然宣言獨立。毫不顧忌。其背後有一大黑影可知矣。然俄人則云。我惟欲與蒙古和親通商而已。非有分割之野心。我豈忘保全領土之約者哉。其言信僞。我不

得知。然古今來滅人之國。割人之地。孰有公然告人。言我將滅汝國。我將割汝地者乎。且就現在之勢而言。無論南北統一與否。回蒙外藩。必不永立於共和政府之下。久之必叛去矣。伊犁新疆天山兩路。外蒙古一帶。與西伯利亞鐵路並行數千里。別有撒馬耳罕德鐵路。由平日交通之便。見之。尙易附於俄國。況一旦有變。縱俄人不說分割。亦自不得不折而入於俄國矣。此出乎地理形勢自然者。豈非分割之勢已成也耶。然而我外務當局則云。俄人之於蒙古。未至認爲有分割之意。霞關一流之觀察法。每每如此。此輩心事。甚深無量。余輩所不能測知。而又所不能心服焉者也。

英國之於西藏亦然。彼往年入大兵於拉薩。遂致王達賴矣。非不知其土地人民之爲支那外藩也。知而不置之眼中也。及後有清廷之抗議。始訂不甚明白之約。一時退軍。已而達賴又叛清廷。爲四川軍所逐。逃入達吉林。至今未回。或云印度政廳將送還達賴。或云英國政府抑留

達賴不使還國。要之西藏教主之在英國羈絆之下。不容疑矣。今也西電傳言西藏民心大搖。將迎歸達賴。待春夏之交。冰雪稍解。英國亦應允其請。果然。英人用意可知已。此豈非分割之兆已現者耶。雖然英國我之同盟國也。謂彼有佔據西藏之野心。有分割支那之素意者。蓋我外務當局之所不願信。雖知亦所不喜明言。但事實語。事實者。奈二三刀筆俗吏之手。不足以掩天下之耳目何。

法人之於雲南亦然。彼由蒙自鐵路長驅直欲入大理府。彼其蓄謀藏心。十年一日。支那人亦固知之矣。故屢挑而屢不應。今也李經羲已去。無復督撫折其衝者。一旦機至。彼豈落英俄人後者耶。凡此三者。或已動矣。或將動而未動。躍躍機運。迫來人眉睫間。視而不見。非盲而何。聽而不聞。非聾而何。余故曰。支那現正見分割矣。不須待二三年後也。

論者或云。此杞憂之言。孟蛇弓影之類耳。夫保全中國之領土。列強之

所初無異議者。自日英同盟首先以此爲訂約骨子之後。日法。日美。日俄之協約。亦莫不皆以保全領土爲第一義者矣。縱有某某強國。欲伺機而試分割。列強亦自有耳目在。豈可付之默默乎。假令異日支那內亂。久而不平。南北分爭。經年不定乎。亦止國內事。保全領土一事。萬不至動搖矣。如分割之禍。百年後。我不得而知。十年二十年之間。決無是理。五胡十六國。乃歷史上舊蹟耳。非二十世紀中應有之事也。

然余竊疑保全領土一語。果有如是的确之効力乎。否。更申言之。保全領土一語。究竟非沒意義者耶。本來保全領土云者。係列國之所私定。自支那見之。似宜感謝。而實不免最可厭者矣。何則。支那堂堂一大國。所謂中華中國者。今國勢雖不振。未至失獨立體面。然而同盟中某某國。私擅訂約云。支那之領土。不可不保全。譬之某甲。有家宅田園。隣保私相議云。我不敢踐某甲田園也。我亦不敢壞某甲家宅也。見好則見好矣。獨不損其人面目乎。推此而言。保全領土一語。亦豈非傷堂堂大

國之體面太甚者耶。且列強之約保全領土者爲其敬愛支那人乎。將藉防衛自家利權乎。保全領土美名也。義舉也。然自一面見之似曰支那無獨立自主之力。我不可不代而保全矣。又自一面見之似曰我非無分割支那領土之意。又非無其力。惟在財產分配之率未定之前。卽何人亦不得先下手矣。剖析得如是。則保全領土之約決非出乎列強善隣之好意。又非由尊重支那之主權。特止列國間之私約。非對於支那而訂定。其効力薄弱可知已。假令俄國一旦猝分割蒙古伊犁乎。除我日本外。何國果能首先抗議者。卽抗議而不聽。果能不辭訴於兵力耶。縱欲訴於兵力。果有何等方法。此一事。英也。獨也。美也。皆所不能爲。法本爲俄之同盟。卽一片抗議亦不敢爲。俄國之事然也。假令英人據西藏而不退。法人入雲南而不去乎。何國抗議。又何國由實力解決者。可知保全領土之約實非有的確之効力。纔由有此約而列強暫務避糾葛不敢先出於分割之計。徐俟機會至焉。不過獵狗之少待少待。

之一喝而已。且試思保全領土之約果有效力。不知此後繼續至幾年乎。果爲支那計。則無論十年廿年。雖五十年百年之後。必至支那之自富自強。乃始作廢。此約乎。抑現訂協約期盡之後。列強無復保全領土之責乎。此亦一問題也。要之支那之分割與否。乃實際形勢上事。如有謂一片死文空約之力。可藉免分割之大厄者。非愚則狂耳。設一旦機至乎英也。俄也。德也。法也。豈甘落人後者哉。一塊美肉爲列強所攫裂。不俟智者而後知矣。至此時也。日本獨守舊日之空約。欲以保全廿一省。豈可得乎。余故曰。保全領土之約。不過一片死文。支那分割之問題。願實力形勢如何耳。區區文字口舌。豈足以束縛列強之手足也哉。

近日我民間志士論客。或有標榜保全領土以爲解決支那問題之方針者。試問卿等所謂保全領土者。特止表明同人善隣之意思而已乎。將無論成敗利鈍。徹頭徹尾。必以此四字爲對支那政策之指針乎。夫保全之志。非不善矣。其名非不美矣。雖然時局潰爛。已至於此。一旦有

某某國據廿一省中某某地方。卿等果迫我政府。驅我國民。必借兵馬之力以處分之乎。卿等果爲支那。再流我同胞三十萬之血。重費二十萬萬之財乎。曰然則不知輕重本末者。如曰否者。保全領土一語空言而已。死文而已。死文空言。豈足以杜虎狼強國之野心哉。五年十年之後。不陷自繩自縛之愚幸矣。余故重斷曰。支那分割乃實力上問題。國際間問題。必不可不由實力而決。區區空言死文。豈足恃以托國家之安危存亡乎哉。

夫然今之所問。支那之實力形勢。是已。果有獨立自主之力乎。雖無保全領土之約。何恐何怕。不然。雖有十百協約。而分割潰裂之禍。轉瞬且至矣。蓋以余見之。二十一省分割之機。念念刻刻。已近在眉睫間。決不可免矣。五胡十六國之勢。其殆再現乎。

且所謂分割者。亦不僅一形式而已。有表面的分割焉。有裏面的分割焉。或由外交上之術數焉。或由兵馬砲彈之力焉。如俄人之取黑龍江

外地。據旅順、大連也。德人之取青島也。英人之取香港也。我日人之取臺灣也。乃表面的分割者矣。至于裏面的分割。前此列國或有試之者。或有現正試之者。或有異日將試者。如其方法手段。或借實業合辦之名。或借出款築路之說。或借採煤掘鑛之名。往年清廷有借英款築江浙鐵路之議也。二省士民力爭曰。借外款而築鐵路。是鐵路之權入外人之手也。二省鐵路入於外人之手。是二省土地分割於外人也。其言雖不必妥當。亦道破一面趨勢者矣。蓋強國而負債於弱國。苟方法得宜。有利用之効。無見利用之憂。弱國而負債於強國。每爲他人所乘。其終也。必不免亡國破產之禍矣。俄人之負債於法國。強者利用弱者之實例也。埃及之負債於英法二國。弱者利用於強者之實例也。美國之債務四十萬萬。債權十五萬萬。而富力益旺盛者。別有理由。不可與支那現在情勢同日而論也。蓋江浙二省士民之說。亦有見於此也。實恐受裏面分割之禍耳。美國政府之提滿洲鐵路中立之議也。名曰使支那主權脫外國掣肘。然實謀放下美國資

本於滿洲。安置利權之礎石。亦不外暗圖一種裏面分割矣。今也南北政府。均訴財政窮乏。一切施設。無由着手。而斯得黎得四國借款復活之機。至旬月之間。必有成議。此後築路云。養兵云。振作實業云。採掘煤鑛云。賠款換借云。英美德法比諸國資本家。必爭先齶至。務欲買新政府之驩。而新政府亦迫於必至之勢。慣偷目前之安。不能遠慮將來之利害。或且汲汲於謀一身之私利。不遑顧國家民生百年之休戚。一借款去而一借款又來。三五年後。母金益鉅。息錢益多。今日藉保一時小康者。異日負擔積累重疊。終至不可得耐矣。是謂國家破產之兆。鐵路四通八達矣。然非支那人之所管理也。實業稍稍振興矣。然享其利者非支那人也。地下寶藏。取次發掘。金銀鐵煤。隨在堆積矣。然享其利者非支那人也。舉凡一切實業。實利盡入外國資本家囊中。而裏面分割之勢成焉。方是時。滿蒙回藏之外蕃。前後皆折而入於列強。十八省本部亦各有獨立割據之形。各私授其素所親善之外國。以爲己後盾。足

以相敵而不足以相服。人與人爭。州與州爭。省與省爭。漢奸滿賊所在皆是。四萬萬人各爲一身計。無爲國家計者。人人爲家族謀。不爲民族謀。所謂億萬人億萬心者。其極也。七離八遺四分五裂。不可收拾。而土崩瓦解之禍至矣。乃所謂表面分割之秋也。天時人心已至於此。雖有大聖賢。雖有大偉人。而無復挽救之策矣。況今之老朽腐敗之支那民族乎。輕佻浮薄。怠惰怯懦。無胆無氣之支那人乎。余故曰。察過去之迹。徵現在之事。推將來之勢。支那之歸着於分割斷斷乎無可疑者矣。

下篇

東亞之孟祿主義

美。人。之。持。孟。祿。主。義。者。以。爲。美。洲。之。事。惟。美。洲。人。可。得。處。理。不。許。他。洲。人。容。喙。矣。今。余。輩。亦。將。曰。亞。細。亞。之。事。惟。亞。細。亞。人。可。得。處。置。何。須。歐。美。人。干。涉。乎。更。小。而。言。之。支。那。二。十。一。省。之。事。支。那。人。獨。自。處。分。可。不。容。他。國。人。掣。肘。矣。假。令。立。憲。君。主。制。而。合。四。萬。萬。人。之。心。則。立。憲。君。主。制。可。共。和。民。主。制。而。足。享。四。萬。萬。人。之。利。福。則。共。和。民。主。制。亦。可。余。輩。非。敢。挾。是。非。之。見。於。其。間。謂。此。可。取。彼。不。可。取。也。要。在。支。那。國。民。之。永。保。治。安。無。事。躋。自。強。自。富。之。域。不。忘。彼。我。兩。國。唇。齒。輔。車。之。誼。終。始。相。賴。相。扶。以。開。拓。東。亞。之。進。運。以。當。白。人。東。漸。之。勢。焉。耳。

夫。然。故。余。輩。中。心。祈。支。那。之。覺。醒。奮。起。不。誤。自。主。獨。立。之。途。而。又。祈。勿。失。保。全。領。土。之。義。然。竊。推。過。去。現。在。之。形。迹。而。測。將。來。之。運。愛。親。覺。羅。

氏已無中興之機。共和民國亦有土崩瓦解之象。則分割一事。似終不可得免矣。自根本義言之。支那分裂之事。固不須歐美人容喙。惟自實際見之。分割之機。已在歐美人掌中矣。余輩至此。不得不銜爲支那人悲。而又爲東亞全體悲。并爲我帝國將來惜焉。何則。支那之分割。不特止支那一國之存亡問題。洵爲東亞厄運之所伏。而又我帝國安危之所繫也。

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今支那分割之勢已成。而不可復救矣。天之果勝人乎。人之果勝天乎。日後之所定。未可逆睹也。雖然。窮則變。變則通。此乃事物必然之理。自然之勢也。安知今日分割之勢。他日不更變爲統一之運耶。又安知今日之分割。不更分割而又分割。終至不可收拾耶。又安知支那分割之勢。延爲五洲紛擾騷亂之原。不至幾百年之後。不已耶。昔六國相爭。兵馬干戈之事。恒常不絕。齊襄王問孟子曰。天下安乎定。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蓋謂天

時之運亦由人事如何也。後一百餘年。至秦始皇。果一統天下矣。然肆行暴政。專制自逞。衆民復叛。終不得歸於漢高之大度焉。今論支那分割者。僅爲目前計。不須多勞心思。但爲百年計。不可不最精密。最切實。最深固。最遠大。何則。方氣運未定。中人庸才。猶足以有爲。及大勢已成。雖聖賢英雄。無由善其後也。蓋我帝國千百年之安危禍福。實決於此。三五年有志經世者。豈可悠悠評論是非得失哉。

余輩前已說蒙古一帶伊犁新疆天山南北路早晚應折而入於俄國矣。蓋此方面係支那外藩中最僻遠之地。交通最不便。物產最貧瘠。實力最劣弱。而其北邊則與西伯利亞鐵路並行。現自北京赴此地方者。多由西伯利亞鐵路。又其西邊則與撒馬耳罕德相近。撒馬耳罕德乃裏海鐵路之終點。而又俄人南下之一孔道也。且民氣文化最蒙昧。風俗習慣最粗野。喜不羈。不似漢族之繁文縟禮。頗與俄屬遊牧人種相類。自理論上言之。又自事實上見之。此兩地方人種之隸屬於支那。不

如併合於俄人之便利也。假令俄人集大兵於庫倫及伊犁。其勢極便。不出十日可辦矣。支那人反是。或出張家口渡大漠。或出嘉峪關赴安西。少亦不得不費數月。此就兩國兵力財力相埒者而言。俄人已出十萬之軍。而支那人尙不能送一萬。況現在兩國之強弱貧富。不可同日語乎。又況本部內已有決裂潰散之勢。人人目前有必爭之仇。何暇赴千萬里外不測之敵哉。俄人之今日不一舉略此地方。所謂非不能也。不爲也者。如一旦決意出此乎。英也。美也。法德無論矣。口舌上抗議。或有曉曉者。誰敢由實力爭之者。縱雖必欲力爭。誰能使俄人覺些痛苦者。日本不在此限。克里米亞之役。以英法伊三國連衡之力。而猶且不能搖晃城之寸土尺壤者。非其好證左耶。然俄人之不驟出此。乃其所以爲計畫雄大。手段靈妙。不爭功於一朝而欲收利於終局也。蓋自俄人見之。蒙古新疆一帶之折而入其手中。僅止時日遲速之問題。非果否事實之問題。力爭可。不力爭亦可。緩急疾徐。無不如意。打青果而撥之。不如待熟。

果自落今日之勢。豈須急於目前之小成。徒冒負保全領土之約。不
遑而招他人物議耶。是故食指頻動。不敢先發。從容紆餘。如卽如離。徐
俟時機。來到此俄人之侵略上。慣用手段耳。如俄國半官報之聲明云。
我政府決無意并吞蒙古者。所謂掩耳而竊鈴之類。豈足信哉。不然。活
佛之宣言。獨立爲之謀。主者誰歟。蒙人之新式軍械。供給之者誰歟。少
注意這裡消息。固不待言而後知矣。然而或謂俄國未至并吞蒙古。不
知未一字。卽智愚所由判。旣已云者。則機會早已逸去矣。聞我外交當
局多智者才子。然必不至如是之程度。究不能悟俄國之意向乎。

且俄人豈以蒙古新疆北滿一帶。饜足其意者哉。自康熙中。愛璉城一
敗。彼之不窺支那北邊者二百年矣。及咸豐中。髮賊未平。英法聯軍入
北京。伊格那赤夫將軍之辣手。乘滿廷中外多難。藉名調停。一擢去黑
龍江外幾千里之地。以充數十尊巨砲之報酬焉。自是之後。海參威以
其爲太平洋不凍港故。爲其東面之重鎮。而又爲策源地。自東亞諸國

言之。洵爲一種絕大危險之爆發貯藏場矣。彼之前年估據東三省。乃其野心之隻鱗片甲。無端閃爍雲間。誤觸人指目者。彼之再四強要滿廷。圖得庫張鐵路築造之利權。亦豈非預作異日雄飛之地。以爲南下擣北京之前提耶。假令彼已據滿蒙新疆乎。左翼自海參威起。包興安。亞耳泰。右翼自哈密耳高原起。蔽天山兩路。東南面而下。如大鵬之張垂天之翼。搏羊角風而冲九萬里中空焉。支那二十一省。已在其指爪下。而統一之勢成矣。豈特區區二三省之分割云乎哉。卽元太祖成吉思汗兩道南下之壯圖。又卽大彼得以來相傳之遺策也。規模之大。計畫之壯。有令人不覺呼快者矣。勿道今之俄人。係十年戰敗之餘燼。客年歲計之剩餘。上六千萬盧布之譜。近日又有海軍之五年計畫。彼其國力隆隆日興。不出三五年。必有駭東西列國耳目者矣。彼之捲土重來之日。正是支那分割之機。方熟之秋也。彼之活動之舞臺。縱橫無碍。一則爲夜叉。一則爲菩薩。惟意所趨。彼之得意之狀。可知矣。彼之雄飛。

之狀亦可知矣。抑不知彼得堡參謀本部之輿圖。果畫何等圈線。點何等色彩乎。余輩竊不禁中夜聞雞之想也。

余輩前又說英人之終可入於西藏矣。西藏卽唐代吐蕃。北控和闐。西負哈密耳高原。南接納婆耳印度。東則打箭爐一路。與四川毘連。其土高寒。五穀不登。物產不饒。故面積雖大。人口不甚蕃。英人一入此地。至今不忘必爭之念。豈爲其有利於通商貿易哉。誠以其爲天然要害之地。而早據此足以扼俄人南下之路。且爲印度北門之鎖鑰也。假令俄人一朝入伊犁。略天山西路。南併和闐。一鼓而擣西藏乎。雖有崑崙一派之山系。而喇嘛教徒之孱弱。不足以當哈薩克槍隊之一吶喊。英人欲自印度赴救。道路險隘。形勢不便。正在顧盼間。拉薩已落於俄人手矣。西藏已陷。納婆耳哈密耳東西呼應。印度不爲難矣。則印度欲不搖。豈可得乎。而英人之竄藏。夜夜爲盜賊所窺。英人豈得高枕而眠耶。此英人之所以圖據西藏之形勝。而不逸制先之機者也。彼之夙知

西藏之爲支那外藩也。而尙且不由與北京政府交涉之迂策。單刀直入。急襲拉薩。扼達賴之吭。欲使其訂將來爲半屬國之約。亦爲此。即往
年與俄人方爭阿布喀尼斯坦之意。

今也支那本部已有分裂之勢。恆常抱內顧之憂。何暇乎說崑崙山南
外蕃哉。而達賴久銜怨於滿廷。藏人亦疾視支那人無狀。似脫二百年
來之羈絆。在此時矣。何料獅子旗早已翻於拉薩城外。而諧格魯撒遜
人之鐵鎖緊縛五百萬藏人。使其一手一足。尙不能動。而英人人并吞
西藏之宿志始成焉。

英人已入西藏。更東面而望。一路孔道。起自打箭爐。遙遙如線入四川。
四川人口六千萬。壤地肥沃。境域廣濶。自古稱爲陸海。言物產夥多。無
所不有也。且地占長江上游。自是東南下三峽。山川平衍。千里沃野之
土。自荊州宜昌沙市。可以達武昌漢口。更西則青海隴右。卽吐蕃侵唐
之故道。可以拊陝甘之背。而扼河洛之咽喉矣。本來長江流域。英人之

所夙垂涎焉。所謂其勢力圈內者。用兵的侵略。雖素非其所長。而其陸軍實力亦不足角。遂於大陸。然由通商之手段。在和平無事之際。受授銀錢之下。暗奪人土地。征人臣民。浚人膏血。其術至巧。較之俄人之直接侵略。更又甚焉。彼已以西藏爲囊中物矣。更伸隻手入四川。轉而入兩湖。又派自江蘇浙江。而安徽。而江西。則長江上下游聯絡之勢。於是乎始成。而北嶺以南。南嶺以北。中原最饒沃之地。盡立於聯合王國旗下風矣。若夫香港。乃彼極東根據之地。九龍租界。隨時隨便。不妨擴大。進而入廣東。轉而向廣西。亦非至難之事。蓋自現時形勢實際言之。此等揣摩。似不過一夢想之言而已。然以英人最得意之心計。縝密。以其隱忍持久。以其無限富力。打算一番。得失利害之數。全然明白。則引伸川漢鐵路幾百千里。上自四川。下至漢口。進而入南京。更折而接於安徽河南。內河四通之便。支綫八達之利。南北上下。接應呼號。千里一瞬。不啻仙人縮地之術也。果然。割中原。建立一大帝國。亦非萬不可能之

事縱不得驟建立一大帝國。使某省獨立。某省爲半屬國。某省爲緩衝地帶。已則居其中心。握其紐樞。操縱焉。駕馭焉。猶統治印度。老大國也。以博愛人道爲後盾。以殖產興業爲招牌。由表面商戰之政畧。弄裏面侵略之手段。無帝國之虛名。而收帝國之實効。現在英人雖初無此等遠略。然得隴而望蜀。舐糠而及米。是古今人情之常態也。東印度公司創辦之日。豈有并吞印度之雄心。然時勢之變遷。事情之推移。非成爲今日之英印帝國耶。且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步又一步。着又一步。打算錙銖之利害。預測最後之成敗。足則恆不忘緊着大地。目則常不忘注最高頂。徐々而進。稍々而前。未嘗須臾中止。如水之浸地中焉。乃英人進取之本色也。彼之取印度。卽此術。彼之略埃及亦卽此術。彼不肯斷行得失不償之侵略。又不肯固執得失不償之保全領土。彼已拋無利益之孤立矣。亦豈忠實於無利益之同盟者耶。彼之對外行動。顧算盤上數字如何耳。豈有一分俠氣與名譽心哉。以好辭令言之。乃英人兼

有紳士之風采。與商賈之技倆者也。以惡聲出之。乃英人具有馴僮之心術。與劇賊之膽力者也。謂彼之算盤裏面。必裝填彈丸者。不免爲誣爲冤矣。信彼之算盤之傍。不藏刀劍者。愚耳迂耳。夫然。彼之方且腐心於借款之成敗。從事於裏面分割者。安知三五年後。不一變爲表面分割耶。有如謬信彼之倚賴極東惟一之同盟國。必不敢出此等舉動。吾恐異日。或有手中油餅。見鳶鷗攫去之時也。至此而瞠目呀然。智者耶。愚者耶。余不忍預言其人爲誰也。余輩非謂今之英人。確有如是之計畫。又確有如是之野心。惟利權之所在。形勢之所趨。事情之所驅迫。時日之所積累。望得如是。易望如是。成得如是。做得如是而已。設世有明眼者。其人必領余輩之言也。

余輩又前已說法人之覬覦雲南矣。自法人之據安南也。殆且三十年。彼之伺雲貴邊境。非一日矣。今也一綫鐵路自蒙自起。駸駸乎長驅入大理府。沿道山河草木。爲三色旗所風靡矣。其翕若無人之態度。早已

駭雲南人耳目。其侵畧之野心。觸事觸時。在在發露。而不可得掩焉。前總督李經羲夙憂之。每遇一交涉。力請北京政府。將屯重兵於雲貴。預備防禦。然中央政府以兵力財力。俱屬困絀。未輒允。此次革命之亂。經羲爲軍民所逐。貴州巡撫沈亦見機而逃。承其後者。土匪首領之類耳。人心離散。無由統一。所謂漢奸之徒。賣其同胞土地。以便私圖者。所在皆是。且雲貴二省。本爲貧瘠之地方。向來中央政府恒割外省兵餉。以充補助。今中央政府既已土崩瓦解矣。各省計獨立自全。猶恐其力不給。尙何暇乎赴外省之急哉。如是而累日經月。雲貴二省之不能獨立。而終爲法人所籠蓋。一翻手之頃耳。假令雲南已折而入法人之手乎。自此東北下金沙江。可以達四川。乃三國時諸葛武侯南侵之故道。自此東南而下。可以擣湖南江西之背後。清初吳三桂自雲南東下者。卽此路也。更南面而下珠江。則一路直入廣西。可以窺廣東之背矣。此特就用兵一端而言。然今之法人。不僅踏襲那翁之故智而已。除兵力侵

略外。別有商戰經營之術。彼之着目於雲貴。不僅止雲貴二省。亦欲占長江上游之形勝。而據中原最膏腴最殷富之地者矣。如引伸雲貴鐵路。入四川。入湖南。入湖北。一轉折而聯絡京漢粵漢兩路。以爲橫斷廿一省之一大幹綫。至易易耳。果如是。則法人之排英德。壓日美。而爲支那市場之一大勢力。亦可期而待矣。

且也天主教神父僑居支那者。概多法人。其中穿支那服。操支那語。以綠眼紅毛之人。垂髮辮。戴暖涼帽。粧中國人者。亦皆法人爲多。深入內地。經理事業。或病院焉。或學堂焉。陽蒙弘通宗教之假面。暗作拓地殖民之地者。通南北中央。不止數十百人。長江一帶及開港場。無論矣。至于山西陝西之僻陬。無所不印其足迹。無地不留其巢穴。蓋試見夫建立教堂之地。面乎。而某處畫線某處圈點。尋其脈絡。索其徑路。則彼等計圖之迹。歷歷映來人眼中矣。余知友某久從事於上海法文報。嘗語余曰。每見刷印法國教師自內地送來地圖。製作樣式精巧緻密。不愧專門家技倆。檢其着日點確具

軍用地圖體裁。法人用意頗有可怕者云。蓋亦非揣摩影響之說。又見其布教方法。多雜用政治上手段。不專主宗教上信條。不問信仰是非如何。而先藉治外法權之名。不問人物品類高下如何。而最冀黨夥伴侶之多。以故冒稱教徒者。大半係一種無賴之賤民。藉口某堂教徒。恃外國教師庇護。私行不法不義之事。或侵侮良民。或誘惑愚民。毫無忌憚。地方官吏疾其暴橫。每逮捕審訊焉。教堂教師必出而干涉。云不使我聖教徒受他人抑制。至紛糾葛藤之後。怒號咆哮不已。動輒借上峯神父之旨。更為督撫領事之交涉。如誤一步。則賠償之要請。斥革之責罰。不旋踵而至。故地方官概多視如不見。聽如不聞。務避其累。良民亦忍而不聲。敢怒而不敢言。及其痛不耐痛。痒不耐痒也。有教師之放逐焉。有教民之屠殺焉。間又聞排外仇洋之聲矣。此乃所謂開教案之原因也。西人恒常駁斥耶士益得派之借博愛之名。侵略人國土。引為宗教家大辱。然現在支那內地之天主教教師中。不幸類此派行動者所在多有。不可

指、僕、數。此不特支那人慷慨憤惋之私言。余輩亦屢耳目之矣。歐美傳道會中人又往往不禁痛嘆。攻詰頗力云。然而天主教教師神父。無一人肯反省者。卽教徒亦無絲毫改悔之色。此輩已置身於法律道德裁判之外矣。苟利於己。何苦而不賣同胞。又何憚而不賣國家乎。往年法人之取安南也。由此輩之力者居多。不獨爲宗教上罪人。實爲政治上無前之罪人矣。不獨爲一國之首惡。亦卽爲天下人類之蠹賊矣。曩時甘伯達嘗言。天主教僧在國內者。宜痛束縛之。勿得容喙政治。然其在東洋者。宜極力庇護。以爲國家後盾焉。蓋法國政治家之眞意。有如此者。其對支那政策。雖不僅止利用宗教。而宗教亦供一種武器之用可知矣。今法國之於歐洲也。權威勢力。非復往昔比。僅不遇占第二流首座而已。然其在東洋。頗居優勝之地。彼已久據安南而窺支那南境矣。如新獲雲貴二省。意氣益銳。希望益大。則異日機鋒所向。四川耶。廣西耶。兩湖耶。究意非偏安一隅者。余輩之所致明言。而信其必然也。要之

俄人之畧蒙古伊犁新疆。取北滿也。英人之入西藏也。法人之入雲貴也。三五年來。中外人之所嘖嘖論評者。假令今日驟現。亦不足怪也。且此等地方。去海口甚遠。不妨他人通商貿易。與列國全無直接上關係。惟自保全領土之本旨言之。不無容異議之餘地。又自機會均等主義見之。最嫌於壟斷。然此三國而或由利益交換。或由暗默心契。一決斷行。則雖德美諸國。徒袖手傍觀而已。必不能力爭矣。故此一事。所最難者。在三國斷決如何。至於實行。則無甚難者。若夫俄國進而入張家口。擣北京根本。如入嘉峪關。伺陝甘背後。搖河洛中央乎。又英人進而并四川。入兩湖。下漢口。與江蘇浙江。遙相呼應。席捲揚子江流域乎。又法人進而侵江西。窺兩湖。入廣西乎。此等地方。乃支那帝國之大動脈也。而又神經中樞也。膏腴富實之地也。死生安危之所決。實繫在此。且各國利害影響。極大且深。彼此關係。亦犬牙錯綜。一指所觸。毛髮皆動。不特支那人抵抗激烈。又不特各外國人反對猛厲。而三國間利害得失。

亦各不同。必也互相反撥。互相摩盪。互相衝突。互相牽制。互相交讓。鼎沸糜爛。非十起伏百頓挫之後。不可得決。其勢非三五年中所能定也。余故曰。支那之將來。五胡十六國之再現而已。

然則有志於支那中原者。除俄英法三國外。別無一國乎。曰。否。否。竊祈支那之分割。更有甚焉者。誰歟。德國是已。自德人之據青島。已十餘年矣。彼以天主教。二牧師之血。購山東一角之地者。彼其當日行動。洵爲弱肉強食之例矣。雖彼豈不知己之藐視國際公法哉。蓋彼夙忖有支那分割之一日。方且銳意求自家立脚之地。而機會偶至。驅之出此不法之行動耳。然而青島一掌大之地。駐屯軍隊。僅一萬人。且僻在山東一隅。不便爭雄於中原。以爲根據地乎。則狹隘過甚。以爲策源地乎。則嫌於局束。彼之抱十年雄飛之志。抑髀肉之嘆。隱忍俟時。爲此。彼之圖攫去鐵路沿線之利權。非一再矣。彼之謀據濟南。又非一再矣。及近時津浦鐵路已通。一路北上。可以窺天津北京。一路南下。可以扼江蘇

之孔道。更橫斷而西行。據河洛一帶。帝王之故都。不爲難也。今也革命之氣運。瀰漫於廿一省。而更波及於山東矣。然山東吏民。一宣言獨立。旋又取消。風潮欲動復定。德人之持滿不動。猶之鷺鳥之歛翼欲搏焉。此後民心動搖不定。或一旦聞機會均等之聲。則彼猛烈而起。攫去此一美鬻。不必俟一二年後。雖然彼之根據地則迫狹矣。其兵力則單弱矣。進而向天津北京乎。別有勁敵在。不容動其一指。更南而窺江淮乎。將據河洛中央以扼芦漢鐵路之腹心乎。威海衛之英人。脅彼之側面。而不得無後顧之憂。縱欲出青島而據濟南。非有勁旅以承其後。又奈呼應不甚靈何。

自德人之虎踞中歐。已四十餘年矣。今法人氣力雖餒。其志何嘗一日忘報巴里城下之盟哉。彼之忍耻含垢。而不敢北向出軍者。誠知其實力不及也。假令德人有事。出十萬陸軍。廿萬噸海軍。留於蘇士峽以東半年。則巴里共和政府豈默默傍觀者哉。萊因萊因之聲。不出於德人

之口。而必先出於法人之口矣。亞耳撒士樓連二州。旬日間而復爲法人有矣。其實際情勢如此。故德人夙已夢寐支那之分割。且預備立脚之地。而終不能試一大飛躍。其出師之力。最多亦不過陸之三、四師團。海之十餘萬噸。欲一旦躡起。馳逐於極東之地。亦不得如己意。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者。此虎鬚德皇之所以居恒不禁技痒之憾也。如使其爲蘇士以東之帝王。團匪之亂。不如彼之早定也。日俄之役。亦不如彼之平和結局也。而支那分割之局面。不待今日而夙已現出矣。假令此後俄人略蒙古一帶。英人入西藏。法人入雲南。警報一傳。最先不禁懊惱嫉妬之念者。非它人。卽德皇其人。也。彼往年以來。幾擬老拳於法人頭上矣。然由俄人暗中掣肘而不果行。彼近時屢欲下痛棒於英人眉間矣。然由海軍實力未足而不果行。彼悟其國之不得不跟隨於先進諸國之後。而動輒有反噬之氣。彼悟平時之勢。不得不由商戰爭雌雄。而憾其稽緩遲久。今也日夕夢寐之間。望支那分割於眼前。坐擁百

萬之勁兵。而以其身在太西洋外幾千里之遠。不能逞平日之雄圖。徒嗅厨裡醇酒肥牛之香。耳堂上絃歌舞蹈之聲。已則獨呻吟向隅。而不得不爨足於冷羹殘膾焉。此豈以野心的肉團鳴於一世之德皇其人所能堪哉。如使我在極東也。如使我在日本之地位也。恍覺切齒痛恨之聲。在人耳邊矣。於是乎糾合羣不逞之徒。弄縱橫擺圍之詭辨。離間中傷。使其紛爭軋轢焉。反目疾視焉。兵火格鬪焉。已則獨奔走其間。竊欲占一大利益。見彼之往年提倡黃禍之說。傳播日本可畏之流言於歐陸諸國間。則其異日活動之狀態。思過半矣。然而聞德人之聲。雷同附和。望風趨附者。爲誰。卽美國是已。

美國本來純乎共和之國民也。一意信奉利用厚生之實利主義之國民也。決非欲奪人土地。略人臣民者矣。然徵近廿年來實際。如并吞布哇。併合玫瑰瑪呂宋之暴橫技倆。雖專制武斷之政府。侵略力征之國民。猶且瞠若于後矣。至若驅亞吉那耳德 呂宋人等志士。約方來應允自

治。借土人之力。以逐西人。遂斷行併合。而不顧食前日之言。可謂博愛人道。高自標榜之民族。千百年後一大瑕瑾者矣。彼本爲怯戰之平和國民。而今則爲挑戰他人之狂暴國民矣。偶爾一紙人血之良狗。今則一變而爲渴人血之狂狗矣。彼已掌握北美大陸之全權。更欲爭霸於東亞大陸。然彼之根據地。僅止呂宋群島。進取退守。兩不甚便。又就實際商戰見之。在中部以南。不如英人之基礎牢固。在北方一帶。不如日人之行動活潑。惟其所恃以爲最強力者。其無盡藏之生產力。與豐富無限之資本而已。於是彼欲求立脚之地於東亞大陸。首建放下資本之策。藉杜絕日俄將來爭端之美名。始提滿州鐵路中立之議。然日俄兩國以下。英德法諸國。均不贊成。終蹉跌於中道矣。彼又欲買支那人驩心。以作它日結托之地。還付團匪事變之賠款。并以養成學生爲條件。於是北京政府喜救目前財政之急。而青年學生亦竊感激美人之厚誼矣。是後彼每逢迎支那官民之心。經營慘淡。用意良苦。然其效果。

無足觀者。

自此次革命亂起。廿一省之方來。將益多事。未知何時終局。而英俄德法諸國。各有策源地。各有根據地。策戰計壽。畧有端緒。然東望太平洋。外風濤渺茫七千里。巴奈馬峽之開通。猶在三年之後。七年之艾。不足以救目前之疾矣。火焰炎炎方騰。刻刻迫人眉睫。而井泉未及三尺之水焉。假令異日。或有大陸分割之說。或有列強會議之事。美國果何所據。而有至大之發言權乎。將果何主張。而樹深固之礎石乎。方且左右顧盼。物色與己共事者。忽有獨人呼曰。來來。於是乎以爲英。俄。法。日。皆與我利害相反矣。非我之握手之友也。足恃以爲援者。惟此而已。已而第一出現者。乃前日北京外交團之聲明也。云自今之後。各國應共同從事。不容某國獨自運動。其言似最爲公允。然前日英美德法比五國公使之訪袁世凱。果經外交團商議乎。近日華盛頓政府有首先承認新政府之說。又果待各國協同之後乎。外此如某某借款。初未出於

全體共同。果然。美國之提議。究非所謂沒意義者耶。然其意之所指。別有一段曲折。要亦係虎鬚德皇。其人之傀儡耳。不過忌某國之獨占利權。而預先張鐵絲網耳。

支那民族之倚賴的奴性。淵源於先天以前。發達於後天以後。且用夷狄而制夷狄。使其陷蚌鷸之爭。而已則獨占漁父之利者。乃其外交上傳來政策也。一誤再誤。至今未悟。彼之與法國爭安南也。專倚賴於英國矣。然終不効。彼之與我爭朝鮮也。又暗倚賴於英國矣。然終不効。彼之爭遼東半島也。倚賴於俄法德三國矣。而始似有効。終則不耐。其弊矣。德之入膠州灣。俄人之據旅順大連。實胚胎於此焉。及俄人之佔據東三省而不去也。彼則倚賴於我日本矣。東三省既已恢復之後。又竊倚賴於美國而圖納我日本於陷筭之中矣。今也內亂未全定。而財政亦見困絀。則又倚賴於六國借款焉。議未諧。而又竊倚賴於比國借款。并倚賴於德國借款焉。彼之媚甲附乙。詔丙阿丁。苟計目前之小利。而

不悟其終有甲乙丙丁皆叛去之日。豈不似媚婦之一點朱唇萬人嘗者耶。美德二國寧獨不知此中消息。知而且納之。借一臂之力者。實欲大有所利用也。彼豈真親愛支那民族者哉。膠州灣之強奪。非語德人之對於支那之真情者耶。支那人入國之絕對拒斥。又非證美人之對於支那之素心者耶。萬一此後有如列強間意見支吾不相合。每陽公言支那之利權。支那之保全。而實則挑發彼我猜忌之念。助長其憎怨之情。蒔其紛擾之種。深其葛藤之根。表面似防支那分割之勢。而裏面早其分割之機者。必也德美二國乎。最後至分割之日。是二國者。究不爲支那之良友。而爲支那之仇敵矣。不特此也。至十年二十年之後。更開騷擾攪亂之端。終陷四萬萬人於阿鼻地獄之最下底。而使其千年萬年無復出頭之期者。非他國卽美德也。

夫支那宇內之一大舊國也。今也以其民族腐敗之故。以其人心離散之故。而一旦會亡國之運。舉四萬萬人陷於水火塗炭之中。而不能復

生矣。我安得不放聲大哭。爲千年以來友邦悲乎哉。我日本亦東方新興之一大雄邦也。今同種之民族隣國之政府在此慘毒痛苦之中而不能救。又不敢救。坐視四千年文明舊國之陷於滅亡之運而不謀所以善其後。新興國之實安在。東亞霸權之効安在。且自西歐文明之東漸。亞洲之國家爲其所排倒淘汰者不一而足。土耳其然也。印度然也。埃及然也。波斯然也。安南緬甸然也。今也支那亦不免於亡國之運。則此後在東亞之中。頂天立地。持自主之體面者。獨我日本帝國而已。自東亞人種全體見之。禍耶。福耶。祥耶。不祥耶。嗚呼。東亞之事。東亞之人。獨能辦之者。果何時。孟祿主義之實現。又何日。我安得不爲東亞全洲痛哭流涕。并爲我帝國悲且惜乎哉。

日本帝國與支那分割

夫支那分割之勢已成而分割之機已至。則我帝國獨能任撥亂反正之事。當回天倒瀾之業乎。此亦一大問題也。無己則有策焉。我帝國不食尺土寸地。儼然中立於局外。毫不與於分割。如南滿租借之期滿。則舉旅順大連盡還付支那。而不問後繼政府爲何物。徐察民心所向。任其自然歸着。無所干涉。一也。不然。乘分割之機。不爲人所制。機先扼守。其要害。控制其形勝。一面則不逆今之分割之運。一面則預作異日統一之地。使同種同文之四萬萬生靈。脫於塗炭之苦。痛兵火之慘毒。以撫循民心。以扶殖人道。徐俟天定之時。所謂盡人事而俟天命者。又一也。一言而盡之。全不與於分割乎。進而與於分割乎。是已。

泝根本而言之。支那土崩瓦解之勢。夙已現於拳匪亂之當時也。更泝而言之。實始於髮賊亂之時。然至于今未驟實現者。以我日本立其傍近也。方拳匪氣勢猖獗之時。六國使臣籠居交民巷數月。以英之西毛亞提督之勇。而率軍赴救。遂爲匪徒所圍。倉皇逃歸。不敢復出。於是西人之

在東洋者。皆謂六國使臣將爲賊所屠矣。因而哀訴於我政府。請爲人道出兵救之。我軍乃始渡海矣。太沽之役。先登陷砲臺者。我軍也。陷天津城者。亦我軍也。北京之合圍。破賊匪死守之朝陽門。而擣其巢穴者。亦我軍也。滿清帝后已遁之後。各國軍隊闖入宮城。大掠市中。姦淫屠戮。無所不至。而獨恪守軍紀。秋毫不犯。不失伐君吊民之態度者。我軍也。各國假置民政署。分管北京士民。斷獄訟。布政令。懲無賴之徒。恤無告之人。使幾十萬良民安其堵者。亦我軍也。就實際而言。是役也。我日本之勞力最多。戰功最著。以故中外稱贊之聲。集於我軍。而支那人之竊屬意於我者。亦不甚少也。然我日本上下。初無侵略土地之念。又無收得利權之野心。故及媾和賠款之議起。我政府之所要求。實屬至廉。殆乎使人詫異。其與列國比例失衡。太甚矣。

當時列國。或真無侵略分割之意。或雖暗有其意。而不敢率先提議。呈露野心。非別無原因。列國之未看破支那之真相。一也。未有分割之預備。二也。然

有所憚於我日本之勢威名望者居多云。假令當日有人提出分割之議。我日本之發言權。足以壓服列國而有餘。又可以占其大半矣。此亦列國之所不甚願也。德皇之不厭其遲。至後派遣瓦耳涅耳。茲元帥當日媾和。勿勿議妥。蓋亦彼之所不料及者。居各國將軍之首位。欲奪我之軍功。以使我失望者。實爲此耳。設當時微我帝國。則列國早已演出支那分割之第一齣矣。幸得無此事。我帝國之在支那。傍一面則鞭撻之。一面則庇護之。隱然居後盾之地位也。然而支那人不自覺。我政府亦不自覺。但俄人素以傲慢粗豪自許。眼中無復日本矣。故借彈壓亂民之名。趕急蕩平東三省。先現分割之旨。厥後我政府爲支那主權起見。并爲東亞平和起見。屢次交涉。然俄國終不肯於是有日俄之役焉。已而我日本乘百戰百勝之勢。俄人則承連戰連敗之局。至朴的茅斯媾和乃止。自是之後。我帝國始終一貫。標榜保全領土。莫敢或渝。列國亦固持機會均等主義。莫敢私圖侵略者。實非由尊重支那之主權。又非由

忠實於盟約。憚日本之武力耳。不特此也。當時支那之馬脚未露。東西人皆謂支那兵力雖弱。土地廣。人民多。其民族的團結與同化力。強大異常。不易征服。又不易統馭。一旦欲由外國威力而分割之。萬不可得矣。不知由平和方法。善導之。利用之。以爲各國生產之市場。以爲商工業之顧客也。此所以當時列國之中。或不無抱侵略分割之念。而猶不敢表見於外也。

今自革命亂作。爲武漢之接仗。爲南京之攻圍。而南北之妥協。而清皇之退位。而地方之軌轢。而軍民之衝突。而革黨之內訌。而最後爲北京天津軍人之掠奪焉。凡支那民族之姑息苟安也。怯懦而無胆氣。無鬪志也。亂雜而無體統也。喜空論而無實際也。團體之散漫而不鞏固也。無愛國心。無忠君心。無犧牲心也。一切醜態陋態。一切短處病處。一切腐處壞處。歷歷映出。乎東西人目前矣。縱雖非歐美人。而又素不抱侵略野心者。然身親在其境。目覩其事。則支那人易與之感。能不油然而勃。

然。至湧於胸中者。果幾人乎。顧我日本之實力。自有征俄之役。僅七八年。瘡痍未痊。元氣未復。二十餘億之內外債。在五千萬人之頭上矣。租稅之負擔。年年有加而無減。生計之窮迫。歲歲益急而不弛。於是乎國民始有厭戰之色。非如前之十年一日。臥薪嘗胆。思欲洩餘憤於大陸也。然而列國之對支那將來之形勢。揣摩計畫。預備經營。非不熟矣。惟彼此相顧。不敢提倡分割之議。仍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主義者。誠以眼前列國間。分肥多少。比例之率。未輒決定。與夫將來成敗之終局。有未易測者。憚已獨受分割禍首之惡名。而不敢先發焉耳。然列國之心目。注盡於廿一省之內。外。表。裏。無。復。所。匿。形。影。矣。四。萬。萬。人。之。運。命。日。又。一。日。趨。於。危。險。之。局。矣。支。那。分。割。之。禍。不。待。十。年。後。何。必。智。者。而後知乎。

或云。兵力的分割。往時強國之對於弱國之政策也。俄奧普之於波蘭。那翁之於奧普。皆是已。然迄於近時。文化益開。人道主義盛行。人人悟

兵力戰爭之不耐危險慘毒。而平和戰爭之功效最確實也。方今之時。說支那分割。豈非迂遠已甚者耶。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今之列強亦前之強國耳。其不公言侵畧。非悟侵畧之不可爲。而適足見侵畧手段之益趨巧妙也。其真實標榜平和戰爭。僅止兵力侵畧之利害不償之時而已。不然。法之取安南。非二十年前之事耶。美之併布哇。取玫瑰。非獵賓群島。非十餘年前之事耶。英俄二國。非方且分割波斯耶。可見今之列強。鼓吹人道主義。標榜平和商戰者。非悟侵畧之非義不法也。非覺鐵血戰爭之不可爲也。一問利害得失如何耳。且歐美列強之擴張軍備。年盛一年。武器之精銳。戰術之巧妙。日加一日。果何爲而然歟。英德二國之海軍競爭。果何爲而然歟。俄國之新支出五億萬巨款。製造軍艦。果爲何而然歟。美國之十年以來。盡人力。盡財力。以夜繼日。急行開鑿巴奈馬海峽。果爲何而然歟。蓋謂今日以後。兵力戰爭之較之往時。而稍不易行者當矣。戰爭期間之較之往時。而稍不長亦事

實也。然而戰爭之地域規模較之往時。而更廣濶。更雄大。亦爲當然之理數矣。謂此後商戰獨行於世界。而兵馬干戈之慘禍。永絕迹於人間者。所謂荒唐悠謬平和論者之空想焉耳。至廢各國軍備。無論矣。若夫制限軍備。安得實行於今之世耶。如有此事乎。必不可不駭五大洲中一霸國出現之日。必不可不期東大陸問題解決之後。支那分割之說。豈果夢想之言也哉。

或又云。支那有七十萬里之土地。有四億萬之人民。有四千年來之歷史。民族之團結。稱爲強固無比。而同化異種之力。亦絕大無量矣。自近時歐美新文明之浸漸也。後進青年之奮起覺醒者。不知幾千萬人。此次之革命。實此輩之力居多。假令列強中。或有覬覦分割者。今之支那人。豈唯唯諾諾。甘受外種異族之羈絆者哉。豆剖瓜分之聲。屢聞於中外。而竟未實現者。非爲此故耶。余曰。否否。漢族之生息於外種異族之下久矣。非始於愛觀覺羅氏也。秦漢以前。且置而不論。方司馬晉之失

政也。先起於北方者。匈奴。單于之後裔。劉淵也。始據今之山西直隸。更併陝西河南之地。承其後者爲石氏。次起於遼東。略今之直隸山東西河南等者。慕容氏也。踵此而起者。有苻氏。有姚氏。有赫連氏。俱據陝西甘肅之地。方苻氏全盛之時。奄有今之陝西甘肅山西直隸山東河南安徽江蘇二省一半屬晉。殆乎舉古中原之漢族。爲外種異族之臣民矣。是謂五胡十六國之世。及其後苻堅有淝水之敗績。慕容氏姚氏各據其故地。最後有拓跋氏。起於漠北。討滅諸豪。遂一統江北。於是漢族之皇帝則纔守江南半壁之地。今之四川湖南北浙江福建四川及江蘇安徽之一字。即古蜀楚吳越閩越之地。周代所謂南蠻也。時廣東西猶爲羈縻之民。而漢族始見魚肉。後爲奴隸。臣民無敢出一言隻句者。是爲南北朝。其間江南有晉宋齊梁陳。篡弒之禍相踵。雖亂臣賊子。不乏其人。而無敢北向彎弓。振復中原故土者。間又有若桓溫劉裕之徒。僅出遠征之師。立一小戰功。輒汲汲於圖帝王封侯之富貴。其能爲漢族吐氣者。無一人矣。至於江

北之中原。拓跋氏之後。分爲東西魏。已而東魏爲高齊。西魏爲宇文周。宇文周又併高齊。一傳而至隋文帝。取江南。遂滅陳。於是南北始一統。而四百餘州復爲漢族之天下焉。自東晉南渡。至是二百三十餘年。其間漢族之大半。實戴外種異族之君主也。後至唐之中葉。亂立宗之世者。安祿山。史思明。皆係外種。橫行於今之直隸。山東。河南。陝西之間矣。迄至五代。後唐之莊宗。明宗。共沙陀外種。後晉之高祖。石敬瑭。亦沙陀種。方敬瑭創業之始。稱臣於契丹主耶律德光。約割土地。借兵馬。滅後唐主從珂。因割燕雲十六州。而與於契丹。自是之後。契丹始有今之山西直隸之地矣。其後契丹與晉後主不和。遂率大軍。蹂躪中原。未至大得志。然幽燕之地。永入外種之版圖。以後周世宗之英武。而未得恢復。及宋太祖之統一南北。而尙不得舉關南之地。而燕雲一帶之漢族。則奉耶律氏爲君主。莫肯歸順於中原之朝廷者矣。北宋中葉以後。耶律氏衰。而金源氏起於混同江地方。遂略幽燕之地。滅遼。因而圍汴。宋之

都虜徽欽二帝以歸。於是徽宗子康王構渡江南。開都杭州。卽宋高宗也。是後中原之大半。雖爲金人奄有。而漢族則奉爲君主。甘爲之奴隸。如例也。無出勤王之軍。而圖恢復者。亦如例也。後一百五十餘年。至蒙古忽必烈滅金亡宋。南北復一統者。八十餘年矣。通南北宋見之。前有李綱趙鼎張浚岳飛韓世忠。後有文天祥張世傑之輩。然徒知殉趙氏一塊肉耳。未有爲種族大出其力者也。甚至史天澤張弘範呂文煥等。皆以漢人漢臣。而爲胡人爪牙腹心。擬刃於舊君之吭。爲外種致其心身之力。而無所悵惜焉。況有出死力抵抗異族。如誓義不俱戴天者乎。後朱元璋興。始恢復中原。又爲漢族之天下矣。然至其末葉。努耳哈赤起自長白山下。乘風雲之會。以僅僅十三甲士之一小酋長。而蕩滅五部。略定東三省。始號滿洲主。及流賊李自成陷北京。莊烈帝以身殉國。吳三桂將還關外之軍討自成。因請援於滿人。於是滿人二十萬大衆。遂入北京。亡明社稷。盡屠明宗室諸王。無復餘孽矣。當是時。三桂之輩。

又爲外種之鷹犬。名稱爲舊主報仇。實無忠於明室之心。屠戮其宗室諸王。毫無難色。獨史可法。瞿式耜之徒。固守南京而不降。遂死之。然揚州十日記。徒不過留當時慘毒之痕。令後人酸鼻而已。然而漢族大多數則負三百年來之朱氏。欣戴臣事。愛親覺羅氏二百七十年。雖其間時有不服之人。僅止千萬中之一二焉。今也方愛親覺羅氏之末造。乘寡婦孤兒。執執無所賴無所恃之時。始大聲疾呼。云滿虜可遂。辦髮奴可殺。嗚呼。外種全盛之日。仰爲天子神聖。奉其兒女。少子以爲天潢貴胄。以爲金枝玉葉。甘爲之奴隸。臣妾。高曾祖父。奕世相繼。食其厚祿。享其美官。三跪焉。九叩頭焉。誓無敢或貳者。且三百年矣。一旦見其衰弱也。擠排構陷焉。蹴踏蹂踐焉。拊其背而扼其吭。食其肉而飲其血。非殲其種類不已。何其甚也。此亦漢族之特色。侮弱而怕強者。古今來氣習然也。可見漢族未嘗不爲外種異族屈膝者矣。如夫五胡十六國之時。匈奴強則附於匈奴。匈奴弱則附於鮮卑。鮮卑又弱則附於胡羯。附於

氏附於羌。附於拓跋。至五代之後。遼金強則附於遼金。胡元強則附於胡元。滿清盛則又謳歌滿清。滿清衰則又叛去。呼號共和。不知此後有二三強者富者。彼將附於何人。何國乎。彼惟知媚強者侮弱者而已。知譎富者驕富者而已。知自家目前之利害而已。豈墨守內外種族之見。而吐剛強不屈之氣者哉。今之後生青年之覺醒奮起云者。亦可知矣。夫然。支那分割之行與否。在列國形勢關係如何耳。漢族由來。慣看分割之歷史者。如彼之呼號瓜分云云。外國干涉云云。銜獨立之意氣。如不惜爲國家國民犧牲其心身焉者。特不過一時之大言壯語而已。至于異日分割之時。且爲種族。且爲國家。一死自矢。不以利福而枉。不以威武而屈者。四萬萬人中。果有幾人。余故曰。支那分割之未卽實現者。爲列強之財產按分之率。未定。彼此成敗之終局。得失未易測耳。如支那人之歷史慣習。與夫民心之向背。毫不足以支分割之勢也。

日本與支那分割之方略

夫分割之勢已成。而不可復動。分割之機一發。而不可復收矣。則我日本之對於此。如何而可。全不與於分割乎。將進而與於分割乎。從前者說。此後支那之政體。爲共利可。爲專制亦可。或自內而分裂。或自外而分割。我不貪一尺之土。一寸之地。乃至南滿鐵路一帶。十年之後。租借期滿之日。如棄敝屣。卽旅順。大連。亦一括還付支那政府。不敢提出異議。我則全撤去滿洲。退而據鴨綠江。固守朝鮮而已。俄人之取北滿蒙古也。英人之入西藏也。法人之入雲南也。德人之併山東也。廿一省之埋沒於兵馬。倥傯。砲烟。彈雨之中也。四萬萬人之叫號。水火塗炭之苦也。舉凡一切聽倣馬耳東風。我則獨超然於東海之表。歌三島之太平無事焉耳。此亦一策也。雖然此說也。意我帝國上下之所必不甘心焉者也。何則自根本上破壞既往之政策也。蓋無論今之北守南進論者。

與南北兩進論者。自北美移民限制之策行也。莫不皆謂滿韓地方乃我之每年蕃殖之五十萬生口之尾閭者矣。假令一旦南滿而入他人之手乎。朝鮮恐不可守矣。則此後我移民之所向。果何地方。且不特移民一事也。自維新中興。以至於今。四十餘年矣。我帝國之爲朝鮮勞心用力者何故。豈非欲除我西顧之憂。以作大陸雄飛之地耶。前有日清之役。出軍三十萬。連戰連勝。八閱月。旅順陷矣。大連舉矣。將入山海關。見北京城下之盟。忽而有媾和之議。議纔成。忽而有三國干涉之事。我國民吞恨忍羞。以待時機。又十年。乃始有日俄之役。出軍一百萬。費財二十億。拋去我同胞頭顱幾十萬顆。流盡我同胞鮮血幾千萬斗。所失如彼其夥也。所得如彼其微也。今乃退而保朝鮮。一衣帶水之鴨綠江。豈足恃哉。是并滿韓而喪之者。卽舉四十年來所辛苦經營而纔得者。棄之溝中也。此豈我國民之所忍耶。假令實行此策乎。我日本之國威國權。一朝墜地。而大和民族發展之途。自是塞矣。且自經濟上言之。我

之與支那。決不可相離也。使其任他人瓜分。則我之農工商業。永失培養之資矣。亦豈我國民之所耐耶。余故曰。前者之策。斷不可行矣。旅順大連。我之租借之地也。南滿鐵路。我之掌握中之物也。假令俄人并蒙古伊犁新疆。而及北滿一帶乎。我亦一舉略南滿。何難之有。苟分割而終不可免也。又自我民族發展上見之。萬不得已也。我則單刀直入。果斷決行而已。如他人容喙。有何所憚。若夫逡巡躊躇。已不能決意進取。又不能安於退守。左顧右盼。每伺人鼻息。坐視機會逸去。而不得下手。僅拾殘骸枯骨。歸而誇其妻妾。豈非污大和男兒之面目者耶。且列國已以分割爲究竟之方針。則我亦不可不進而爭衡於中原也。南滿一帶之地。雖不如北滿之土壤肥沃。物產饒多。然亦足爲我之進取之策源地矣。西起自內蒙古。以至山海關。一線橫斷而南下。而直隸。而山西。至少亦不可不限黃河以北。置諸我之勢力圈內也。往年日俄協約始成。支那各報傳言兩國間。別有密約。云方來有事之日。俄應略蒙古北滿。日應略南滿及

黃河以北雖係邊陲之說。蓋亦有見於此云。且福建已有不允割讓於他國之約。雖非預作今之分割之地。亦可藉爲分割之據。然福建土地礪埴。山川險隘。人口少。物產乏。屬廿一省中最貧瘠之區。自守猶患不足。何足資於進取。古來據此地者。大抵如蝸牛守殼。方中原多事之日。雖纔得儉安偏偶。而終不得大有爲。久之爲他人所并吞矣。如我日本而以進取爲方針。則其勢不得不聯絡浙江江蘇二省。以立南北犄角之計焉。蓋就用兵上言之。黃河以北。古燕趙之地。決不可委諸他人之手也。就財力上言之。江蘇浙江爲廿一省最便利最膏腴之地。決不可使爲他國有矣。何則。燕趙古來天下精兵處。稱民氣勇壯。體力雄健。今之燕趙。雖不必古之燕趙。然較江南人之孱弱。迥乎不同矣。試將北方新式練軍。卽直隸之兵勇。與南方新式練軍。卽湖北之兵勇。兩兩對照焉。孰勇孰怯。孰耐實戰之苦。能當砲火之衝。雖非兵學專家。一目可辨。至如南京兵勇。下湖北軍隊。更數籌焉。蓋由南北人先天之性質。體力之異同。

決非一時偶然之現象也。但自財力上見之。黃河以北之地。除山東一省外。多斥鹵。乏肥沃之壤。山西之煤炭。隨處露出。或稱舉全體地層皆由煤炭而成。洵爲無盡之寶藏。然未遽易採掘。其它物產。殆無大可觀者。以故北人恆氣力自雄。然常苦於物資匱乏。遼金以來。據北方者。每仰給於南人。始則要請銀絹。終則舉大軍南下。蓋亦出乎自然之勢耳。南人反是。居天然之樂土。山水則佳麗明媚。氣候則寒暑合宜。土地則肥沃膏膩。物產則精粗兼具。自粳稻。禾穀。桑麻。茶絲。以至酒鹽。綢緞。魚蟹。橘柚。隨在隨時。莫所求而不得者矣。試見鶯花三月之候。一路下來。揚州。遠山如黛如眉。弱柳似烟似絲。滿地蘼蕪十里綠。一篙春水鴨頭色。或穩騎驢背。或醉倚畫舫。軟風吹面。不寒不暖。湖沼池塘。往來縱橫。桑畦稻田。千里相連。紹興酒泛琥珀色。無錫米炊珠玉香。較之北人之高粱麪屑。纔滿口腹。羊裘氈帽。僅禦風寒。寒時則朔氣凜烈。寒殺人。熱時則沙石如煎。熱殺人。其苦樂相去。殆乎似非同一人間矣。誰復有棄

楫之恬安。而驅馳於風靈黃沙捲地蔽天之中。夢金戈鐵馬之快者哉。蓋南中樂土也。令人滿意矣。溫雅矣。伶俐矣。文弱矣。脆軟矣。優柔不斷矣。退守的矣。北土苦境也。令人堅忍矣。強健矣。粗野矣。豪爽放胆矣。果斷剛毅矣。進取的矣。要之南北人性情氣質之異同。本乎天之時。地之利。各不相均焉。故據北方者。其始也。雖似不免蠻野之氣象。粗莽之顏色。然至後而必振。自有興國之風矣。居南土者。始計目前之小康。雖非全無志於中原。然久之意氣稍々委靡。不耐持長。徒貪偏安之樂。而不能冒恢復之難。終釀成亡國之俗焉。此古今史乘所證。歷歷不可得誣者也。就近代見之。凡自碩學。大儒。文人。詞客。以至書畫。工藝。名手。南人居十之八九。而以武功立身成名者。獨北人爲最多。惟髮賊之亂。建戡定之偉勳者。湖南壯士。即湘勇。占其大半焉。是爲破格異例。蓋湖南人。春秋戰國之世。所謂楚人也。楚人之慄悍。當時夙爭霸於中原。然乏持久之力。不能長與北人對峙競雄。見晉楚秦楚力爭之迹。可以徵矣。且

湘勇之出世。實由曾國藩提倡之力。與羅漢南。江忠源等諸人奮起者居多。是諸人已歿之後。湖南士氣。稍稍不振。自彭玉麟逝。劉坤一薨以來。更覺肅條無人。今坤一已死。殆且十年。湘人之爲滿清末路大官者。僅老悖之周馥。姑息之魏光燾一輩而已。湘勇之意氣面目。掃地盡矣。且與湘勇同時而起者。別有淮勇。淮勇多由江北之安徽人而成。今也淮勇亦不過強弩末力。然較湘勇落莫無人。似稍存一分血氣。近時湘人奮起者。稱頗不乏其徒。然究竟屬桑榆之末光。見漢陽一戰。略足窺其面目矣。大抵北強南弱之說。雖時有一二破格異例。而子細通觀其本末。確是古今之定論。此遼金人之所以雄視於北方。而常苦南人。而又元明清三代之所以奠都於北京。以鎮壓中原也。要之借北人之強力以威服南人。而藉南人之富力以馴養北人焉耳。北京之六七百年來。爲中央政權所在之地。至今得保繁昌殷富者。實由南人財力集注之所致云。如使當時早已南自南。北自北。兩兩不相融通。則北京決不

得維持今日之地位體面矣。今就實際而言。自北京之政府。以至士大夫商民。問日常需要來歷。鹽酒也。蜜糖也。茶紙也。筆墨也。食之稻米也。衣之綢緞也。莫一非江南所產。一旦絕供給之途。則北京城中百萬之士民。將陷於凍死餓死之苦境矣。然而幸不至此者。以從來帝王所居。而爲南中財賦物力之走集處也。假令我日本而據黃河以北乎。河南安徽江蘇。專指江北而言之地。未易席捲。則雖舉燕趙之精兵健馬。在我之掌握中。不無異日南下之便。而當面辛苦經營。先訴困絀者。必財力一事也。此其勢必不可不講求補救之方焉。補救之方無他。自福建一帶。連江蘇浙江。包括於我之統治圈內。是已。今之浙江江蘇。雖不必十分殷富。然其殷富之素質。乃東西人之所熟悉焉。苟培養開發。不失其宜。異日富力。蔚然勃興。無疑矣。果然。并河北之兵力。江南之富力。而在我之双手中者。謂中原形勢。大半已決。可也。余故曰。自。用。兵。上。言。之。燕。趙。之。地。決。不。可。委。諸。他。人。之。手。也。自。財。力。上。言。之。江。蘇。浙。江。二。省。決。不。

可使爲他國有矣。

古來支那南北之爭。雖互有勝敗。然其終局。必歸於北人之勝焉。故至南北朝對立。南朝每爲北朝所統一。未有南朝而征服北朝者也。但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江南。一乞丐沙彌。掃蕩胡元。統一中原。洵爲古今來一大異例。實由胡元之虐政。久爲漢人所厭苦。而元璋之奮然崛起。足以代表漢人公憤故耳。其後燕王棣舉兵北京。南下陷金陵。奪建文帝之社稷。遂奠都燕京。即今北京。亦有見於南北形勢之輕重也。春秋時。吳楚二國。雄視江南。至僭稱王號。如楚成王莊王。屢爭中原之霸權。而吳王闔廬夫差父子。亦頻出兵隣國。終不能久敵北人矣。如越王勾踐。用范蠡之計亡吳。稱雄東南。然一再傳而不振。至戰國之世。楚最爲大國。領今之江蘇安徽湖南北江浙江之地。然遂爲秦人所滅。下迨漢末三國。孫氏兄弟。起於江南。權都于南京。稱吳帝。與魏蜀鼎立。終不能渡江窺中原。二三世後。爲北人所并。自

東晉以後。江北爲五胡割據。始有南北朝之名焉。南朝之宋齊梁陳。四代相繼。間有北上欲爭中原者。每不能得志。後至隋而一統。又爲北人勝矣。五代時。金陵之李氏。杭州之錢氏。兩湖之馬高二氏。福建之王氏。廣東西之劉氏。同時並起。然皆割據偏隅而已。一二世後。俱爲趙宋所滅。迨趙宋南渡以後。有宗澤岳飛韓世忠等名將。李綱趙鼎等名臣。屢圖恢復中原。然終不効。國運稍稍陵遲。卒之趙氏幼帝。沒於厓山海底矣。蓋南北形勢之異同。則又爲國運興亡之原因者。大略如此。

雖然一人之心。乃萬人之心也。我日本之據南滿。初非有假而不反之意。然自實際形勢上見之。確是假而不反。而又必不可不假而不反也。乃至一旦分割之時。列強固視爲當然。莫敢容異議者。可知已。惟進而入直隸。入山西。并黃河以北之地。則列強亦不得輒允。況江蘇浙江係長江流域中最利便最肥沃之地。又英國之所嘗約滿清政府勿割讓

他國者。卽所視爲其勢力圈內之一分者乎。英國已有意於據此。雖爲我之同盟國。而金錢之前。不擇父子兄弟。乃商賈之常態。利害得失之際。豈有敵國與國之別。其中一小部分。尙且不肯分諸他人。況其大半乎。又況其全體乎。意抗議之聲。必自此起矣。如俄德法美諸國。亦皆有志於中原者。豈遽容我日本之壟斷莫大之利哉。蓋此一事。乃分割當日之最大難關。其不得決於樽俎談笑間固矣。余故以謂。今支那分割之勢已成。而未現於事實者。以列國間分配之率未定也。異日有分割之事乎。多少廣狹之爭。必不可免矣。乃列強虎狼之逞吞噬搏擊之技倆之時也。我日本而全不與於分割則已。苟欲進而與於分割。則此際此時。如誤一步。大事去矣。洵爲一大厄運之日。而又一大好運之秋也。然古語不云乎。斷而行之。鬼神避之。要在我國。是如何。國力如何耳。苟國是而飄搖不定。國力而未全充實乎前之所說。皆不過一場囈語耳。如其國是而一定不動也。國力而堅實剛健也。雖舉廿一省統一之可。

又何三四省之足言哉。但余輩之所竊懼者。不知我當局果有所謂國是者乎。不特我當局之於支那之現在將來。全無一定方針。卽民間政論家亦然。合國上下亦然。不特於十年廿年之方來。無一定方針政策。雖二三年若二年。乃至眼前事物情態。未曾謂必當如是。必不當如是。無決斷也。無抱負也。每伺傍氣色。且夕朝暮。轉轉變化。似不知無所歸着者。己則居東亞主人翁之地位。固宜爲列強所顧慮忌憚焉。乃却顧慮甲國。忌憚乙國。一舉動。一行止。不能有獨立特行之態度。此豈可與談國是之得失耶。至于國力之充實如何。亦不得無杞人之憂焉。今每年入營之生兵約十萬人。通計現役豫備後備十七年。無慮一百七十七人。則此後一兩年中。可得精兵一百五十萬人左右。海軍大小艦船。約五十萬噸以上。六十萬噸以下。正在係製造中者。不在此數。陸海軍之數。非不多矣。且將士沈毅。好謀善斷。兵卒忠勇。臨陣忘身。而又有千萬臣民。爲之後援焉。白刃可蹈也。水火可入也。然而財力有無果如何。

出師十萬。日費千金。此乃二千年前孫子之道破。洵爲兵家之金科玉條。況今之戰。與古之戰不同。不特膂力血氣之爭也。器械之爭也。兵站糧餉之爭也。金錢多少之爭也。通計日清日俄之兩役。一兵丁所費。每日僅一圓左右。此後大陸有爭。至少亦不得不出百萬之兵。如是者一二年。軍費之鉅多可知已。且自有日俄之役。我日本所借中外國債。無慮二十萬萬。每年租稅。計七萬萬圓。國民之負擔。則年年有加。而收入則歲歲無加。通商貿易之大數。每歲有增而無減。然比較輸出入。十年來。恒不得其衡。正貨之流出益多。而兌換之基礎將動。藉募債換債之手段。而救一時之急。然金貨之存托海外者。僅止三億七千萬之譜。日減月耗。不足以保五六年之久。而物價踊貴之勢。滔滔如洪水驟至。下等細民窮。中產之人窮。上產之人亦窮。今而不講救濟之法。行且見國家破產之禍矣。果然。現時我國力。豈特未全充實而已乎。一旦大陸有事。則何處借來資。金耶。英乎。法乎。美乎。比乎。是數國者。或與我相頡。

頑矣。或爲我敵人之與國。又爲金穴矣。則我之所賴。誰歟。抑袖手傍觀。坐任他人之揮霍。縱橫。而不復過問乎。

日本與支那分割之究竟的利害

夫國是未全定。或初無國是也。國力未充實。或殆且乏竭也。然而漫說他國之分割。徒不過書生之大言耳。何足取哉。雖然。此猶標末之言。如自其根本言之。雖國是旣已一定矣。國力旣已充足矣。然未得遽說支那分割之事。何也。別有先決問題也。無它。支那分割一事。果利於我日本乎。將不利乎。是已。

余嘗竊謂二十世紀之最大問題。其殆黃白二種之衝突乎。而衝突之戰場。必在東亞大陸之中原矣。就支那分割之情勢言之也。案近世史乘。自白人之勃興也。不過二、三百年。自西歐文明之東漸也。

又僅止一二世紀。然其勢之所激。洶涌澎湃。蕩蕩滔滔。遇山香山。遇陵香陵。必非吞盡世界不已。土耳其。埃及。印度。緬甸。并矣。安南滅矣。波斯裂矣。今也。白人種橫行濶步於五大洲中。山河草木。皆任其蹂躪。馳突莫敢起而與爭者。白人之意氣。吐吞宇宙。呼吸乾坤。宛然天驕子之態度矣。舉凡宗教也。道德也。風俗也。文字也。藝術也。法律也。政治也。非白人種之出。則似不免自然淘汰。優劣勝敗之數焉。方是時也。東方有二大獨立國。曰支那。曰日本。均係黃人種。始與白人種對峙。雖時有勝負。而未遽立其下風焉。蓋白人之起自西歐。至于極東。可目爲勦敵者。僅土耳其。印度。及此二國而已。土耳其。本爲東亞敗寇之一民族。遊牧於歐亞間者。方其全盛之日。雖一時震動西歐諸國。亦非有千年不拔之根柢也。其勇健善戰。有古匈奴之遺風。然文化程度極低。非白人敵。印度。東方之一大舊邦也。惟腐敗老朽。所自來久矣。國內種族雜糅。無統一之大民族。且性情孱弱。乏剛健之氣。宜矣其爲白人

一再蹂踐而不能復起也。至於日本支那二國。雖建國體。裁不同。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不同。然其流派相近也。性情氣質相近也。道德宗教之淵源相近也。文化發達之徑路相近也。一則固執四千年前之舊文明。而不移不變。以中華老帝國自許。一則擁護奉戴三千年來之天子神孫。而不動不易。以金甌無缺之國體。冠冕宇內矣。俱受白人砲火洗禮。在五六十年前。雖勝負之形。強弱之勢。頗有異同。而未必屈膝低眉於白人之前。甘爲奴隸。則相似矣。要之近百年來。蘇士峽以東。喜望峰以北。與白人頡頏上下。未遽奉命者。惟此二國而已。自白人見之。蓋亦有不與之嘆矣。

今也。天時耶。人事耶。眠獅子終不復起矣。中華老帝國終不免土崩瓦解之厄矣。於是乎白人種滔滔莽莽。如怒潮如狂風。將殺到四百餘州矣。黃帝之子孫。夏禹之山川。將盡見白人踐蹋魚肉矣。道德也。宗教也。法制也。學術也。文藝也。風俗也。習慣也。器械也。物產也。飲食衣服也。言

語文學也。其不相同。如水火冰炭者。或相混同。或相駁雜。或相衝突。或相排斥。或相軋轢。或相淘汰。有才者。有智者。有勇者。有力者。有財產者。有機略者。商賈與商賈戰。農工與農工戰。兵士與兵士戰。貴族與貴族戰。士大夫與士大夫戰。僧徒與僧徒戰。學者與學者戰。平民與平民戰。政治家與政治家戰。兵畧家與兵畧家戰。外交家與外交家戰。有貿易之戰。有鐵血之戰。有術數之戰。有言論之戰。有發明之戰。有忍耐之戰。有精力之戰。舉四百餘州。四萬萬人。盡已陷於格鬪鑿戰之中矣。其勢將投黃白兩種於一大柵欄中。較其優劣。角其強弱。定其勝敗焉。勝敗之所定。乃民族運命之所決。安危生死之所判。勝者永雄飛於五洲之上。而敗者終陸沈於九淵之底矣。

白人戰於客地者。自動的也。進取的也。侵略的也。乘連戰連勝之勢矣。其體力則強健矣。其知識則銳敏矣。黃人戰於主地者。他動的也。退守的也。平和的也。承積衰積弱之後矣。其體力則羸弱矣。其知識則遲鈍

矣。由今之形勢而卜後之運命。自非有一大偉人焉。乘一大轉機。盡一新其民族之性情氣質。黃人幾乎不免劣敗之數矣。且白人種族之見最強。宗教之觀念亦最熾。雖今之白人非古之白人。而政教分離之說。識者亦是認之。然彼之對於異種族異教徒。不似黃人之淡泊寬裕也。雖平日標榜人道主義。鼓吹博愛宗旨。而一旦利害相反。意見不合。則反目疾視。纖芥之怨。必報。決不寬假。此所以雖有宗教自由之名。而無信仰自由之實。而又所以迫害異教徒之事。每每上人視聽也。夫然。美也。法也。德也。美也。俄也。以如是種族之見界。以如是宗教之觀念。而一旦猝臨劣敗之黃人。則黃人將來之運命。吉凶禍福。不問可知矣。蓋非見四萬萬人之新猶太族。卽有二十一省之南菲土蕃人耳。其慘毒之情態。亦可知矣。奴隸乎。囚虜乎。乞丐乎。古來亡國滅族之禍。大抵如此而已。

當是之時。我日本亦以黃人之一族。從白人之後。同享分割之利。同居

優勝之列。然其種類不同。宗教不同。性情氣質不同。風俗慣習不同。智力財力亦大不相同。則雖一時利害似偶然相合。而且有同盟締交之名。誰能保其始終相信相愛而不相負者歟。況日本爲東亞之主人。而又占最優之地矣。此其勢不得不爲嫉妬猜忌之所集焉。自我日本言之。其於白人。本非有何等憎惡不平之念。白人之於我日本。亦宜若無絲毫猜忌之情。然自白人見之。我日本之居東亞主人之位。隱然占霸者之權。恰如眉間之一大贅瘤焉。妨彼之橫行濶步者。我日本也。抑制彼之飛揚跋扈者。我日本也。彼之不得壟斷利權而逞威力者。爲有我日本也。且夫白人雖未必以盡征服異教徒。殲滅異種族爲理想。而又聲明焉。然照彼之以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的主張爲惟一無適之真理。而又綜合彼之無論過去現在。對於異種族異教徒之手段方法。與其結果則不幸似白人非盡殲滅異種族。盡征服異教不已也者。白人雖不必盡野心的肉塊。又不必盡洋鬼子的心情。而彼之一意圖進取。

貪功利而不知飽之性情氣風。則往々橫溢乎人道博愛之準繩以外。而其極至無視道義宗教亦必然之理數也。況乎初藉人道博愛之美名。蒙信仰宗教之假面。以文明之形骸。而匿吞噬之瓜牙者。不乏其人哉。則如支那分割彼之逞最得意之技倆之日也。彼之視我日本。特不過資自家之利用耳。今之共分割之利者。乃斷後之羽翼也。我日本之據東亞形勝。居其中心。豈彼之所能忍哉。一旦得志。彼何有乎異種族。又何有乎異教徒。由是推之。自今五年十年之後。離合反覆之情。僞亦可知矣。

自一面見之。支那之分割。招幾千里外之白人。而移殖一衣帶水之黃海彼岸者。卽使我日本一朝介立於歐美列強之咫尺面前者也。假令白人已割據支那之中原。彼將齎來其資本器械。政治家。宗教家。工業家。農牧家。一切人民。一切物資。各各移殖。配置撒布於其領域中。而日夜銳意淬厲焉。培養蕃殖焉。則十年之後。鐵路開通。鑛山採掘。農產物

則益豐裕。商工業則益發展。物質上改良先行。而人文上變化亦著矣。而爲之教師。爲之主人。爲之財主。爲之債權者。乃白人也。改其言語文字。易其衣服髮辮。變其風俗習慣。一新其政治法律宗教文學。屬英者英化焉。屬德者德化焉。屬法者法化焉。屬美者美化焉。屬俄者俄化焉。各各人人革其面目。則英德法美俄之祖國。忽焉出現於東亞大陸矣。不特此也。以二十一省之財力。以四萬萬人之生口。供攻戰防備之用。則二三百萬噸之鐵艦。五六百萬人之貔貅。亦不難致矣。然而現來於我日本之眼前。則我日本之地位果如何乎。

試思白人放下其豐裕無限之資本。使役四萬萬人之工手。而開發二十三省之農工產物乎。日本之棉絲。火寸。器械等。果能爲其敵手耶。開平。灤州。萍鄉。及太行山脉一帶煤炭。盡爲白人發掘乎。我之撫順。本溪。湖。及筑豐炭。果能橫行於東洋市場耶。芦漢。粵漢之鐵路入於某國。庫張一路入於某國。滬甯。蘇杭甬一路入於某國。京奉。京張一路入於某

國其他某路某錢均屬某國興築經營而長江內河之通航又入於某國之手乎我之南滿日清等公司果得維持營業耶其他江蘇浙江之生絲江西福建之茶紙湖南北之稻米四川之藥料木材關外之皮革大冶之鐵銅官之銅樓指歷數無一非我之勁敵者矣而我日本之實業家果有十分對抗之成筭耶。

又試思英人更將隻手擴張威海衛之軍港又隻手扼舟山列島以爲黃海之策源地德人則益完善膠州灣青島之防備美人則益整頓菲律賓賓之海軍法人則益增多廣州灣之艦隊俄人亦復興海參歲之軍港再置幾十隻戰艦又集大軍於北滿及圖們江而此等白人國之海陸軍或與某某國合從或與某某國連衡其心目皆注於我日本乎我之參謀本部軍令部一年三百六十日豈有半時片刻悠悠安眠之餘裕哉。

漢族退守的人種也文弱而不長於侵畧者也彼之據東亞大陸幾千

年矣。常爲隣近小種族所窘。自三代盛時。有北狄犬戎之強敵。秦漢以來。則有匈奴。有鮮卑。南北朝固無論矣。隋唐五代。則有突厥。薛延陀。回鶻。吐蕃。契丹。趙宋則有遼。金。最後爲蒙古所并吞焉。至于明。始則有蒙古之殘孽。有韃靼。有日本海盜。終則爲滿洲一小部落酋長所滅矣。及愛親覺羅氏已入北京。始有喀耳喀。喀什喀兒。準噶耳之役。歷代最用意懷柔內外蒙古諸旗。以故西北邊纔得無事。至道光以來。又屢窘於英法諸國。而黑龍江外幾千里之地。折而入於俄國焉。自是之後。香港略於英人。安南奪於法人。山東一角割於德人。而臺灣及旅順大連。則在我之午中矣。蓋通覽漢族之與他族交涉之迹。文明云。同化云。雖古今來不無一種特色。而武力侵略則除秦皇漢武之一掃漠南匈奴。唐太宗之滅東西突厥外。寥乎無聞焉。如夫北宋。自太祖至仁宗。與契丹三十八戰。而得大勝者。僅一次而已。足見尙武非其本來長處矣。此漢族之以宇內有數之大國衆民。而不免他族侵侮。而又我日本之以

三島之地。雄視於東海之表。不肯讓一步。而却爲漢族畏敬者。以此。假令進取的侵畧的白人而代漢族爲東亞大陸之主人乎。北自樺太一角。南至臺灣琉球。西自日本海黃海。東至太平洋。我日本之頭面手足。露不莫出於白人之前焉。真個所謂日本橋。東京市中央橋名之水。可通於黃海紅海。又可通於地中海婆羅的海者矣。太平洋沿岸。豈特海參威艦隊之所曾一覬覦而已哉。他日富津觀音崎砲臺。亦不可不期立於十四吋砲口之前焉。此後無論平居與有事之日。我日本五千萬衆。終日終夜。刻刻念念。外之敵國侵略。內之國防軍備。不可須臾忘我。大和民族自有一種天佑。又有絕大抱負。雖不必怕白人之強梁跋扈。又不必悲觀黃人之運命。然自政策上見之。亦非甚可慶幸之事。此亦支那分割之餘勢致之也。

又自一面見之。支那之分割。黃人之相食相戕者也。昔者蒙古忽必烈已用宋人之力滅宋。入寇我西陲。玄海之役。遇大颶風。飄蕩洋中。終爲

我軍所屠十萬之師。生還者僅三人而已。其實溺沒海波之中者。概多漢人韓人。非蒙古人也。何特蒙古。遼人。金人之伐宋。宋嘗宋。亦用宋人耳。何特遼金。五胡之焦土中原。魚肉漢族。亦借漢人之力耳。何特五胡。白人之於黃人亦然。英人之取印度。乃印度人之力也。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印度大亂。英人復借印度人之力平之。法人之取安南。大半安南人之力也。假令白人。已割據東亞大陸乎。其屬英。屬俄。法。屬德。美者。皆黃人也。皆昔日之同胞也。然所屬之邦國。已不同。則利害得失。亦不同。方平居無事之日。通商貿易之際。爭錙銖之利。爭毫厘之便。已有衝突軋轢之虞矣。况及一旦決裂。不得不相見於砲烟彈雨之中焉。於是嶺南與嶺北戰。江南與江北戰。河南與河北戰。山東與山西戰。然而相殺相戕者。皆黃人也。皆前日之同胞也。假令我日本。而與於分割乎。或與河南北漢族戰。或與江南北漢族戰。或與山東西漢族戰。或與嶺南北漢族戰。然而生死相爭者。皆黃人也。我日本勝而漢族敗乎。是一黃人勝而一黃人敗。

也。漢族勝而我日本敗乎。又一黃人勝而一黃人敗也。自黃人全體見之。常不免有一敗者也。自黃人全體利害見之。亦常不免有一害者也。且我而助白人屠漢族乎。是一黃人之助敵人而屠一黃人也。漢族而助白人與我相攻乎。又一黃人之附己之敵而叛其同種也。且日本之與支那建國以來。數千年于今矣。同洲也。同種也。同文也。有隣邦交通之情誼。有唇齒輔車之關係。宜乎相信愛相扶助也。然徵於近數十年之事迹。不幸兩國所爲。均不出於此。我嘗親法人愛美人。敬德人。畏敬英人。至延爲同盟。而不甚置重於支那焉。自彼見我。似日本確取遠交近攻策者。彼怕俄人。恐英人。重德人。親愛美人。竊恃爲後援。而最與我踈遠矣。自我見彼。似支那亦確探遠交近攻策者。平心看來。彼我之相疑相忌。雖未必盡實事。而又未必盡無實事。此日清役之所由起。而又東亞問題所以不免時有糾葛也。又況其傍有不利此二國相信相助。而中傷傷間焉者乎。於是前之二國相疑相忌之心。終爲相憎相怨。

之念。我視彼以劣敗者。曰支那老國末路耳。易與也。於一踢仆之乎。何有。彼視我以暴富兒。曰日本雖以新興國自負。叢爾三島而已。彼已取臺灣。滅朝鮮。方且鳴得意。然中國一旦躋富強之域。於雪前日耻乎。何有。以故應酬往來之間。每口同文同種。而彼我之心中。初非有同種同文之恩情。從來未至相食相戕之甚。而又未得相愛相信者。非無謂也。然而一旦有分割之禍。我亦立於白人之列。則彼之怨我。我長無絕期。是後黃人之相食相戕。終無已時。安望舉東亞全體黃人爲至親之一家哉。

今也黃白兩種。將集於東亞大陸之野。演宇宙古今來未曾有之絕大鏖戰焉。爲黃人者。盡其智勇。竭其氣力。兄弟一心。外禦其侮。尙或恐不支。又況相忌相疑。而不能相信相賴。甚且相怨相憎。而至相食相戕乎。日後勝敗之運。可知已。假令我日本而甘爲白人牛。後割二三省之土地。得四五千萬之人民。何補乎黃人衰滅。又何妨乎白人橫行。他

年。執。戟。孤。立。環。顧。五。洲。之。內。無。一。同。種。之。國。也。無。一。同。盟。之。邦。也。無。一。唇。齒。輔。車。相。倚。相。扶。者。也。徒。貪。區。區。目。前。之。小。利。流。千。年。不。滅。之。醜。名。招。百。歲。不。悔。之。大。患。豈。非。大。東。男。兒。無。前。之。羞。也。耶。亦。豈。非。大。和。民。族。莫。大。之。辱。也。耶。大。抵。無。論。古。今。東。西。叛。其。同。族。而。媚。異。種。者。及。其。終。也。未。嘗。不。受。顛。覆。滅。亡。之。禍。也。此。亦。自。然。之。理。數。有。邦。國。者。之。所。宜。鑑。戒。焉。余。故。曰。支。那。之。分。割。果。利。於。我。乎。將。不。利。乎。

雖然分裂之勢已成。不可復收。分割之機已動。不可復遏。則無論我之利與不利。當分裂者固已分裂。而當分割者亦且分割矣。果然。我日本之進退去就。如何而可。設使我而有絕大果斷。有絕大力量。又有絕大精神。抱負乎我。則進而挽回支那民族。分割之運而已。救四萬萬生靈於水火塗炭之中而已。更進一步。則王道蕩蕩。我大和民族之天職。其殆自是始乎。不然。分割一事。與焉亦不利。不與焉亦不利。余故再斷言曰。有後來統一支那之絕大理想。而又其德其力。足以實行之。可也。苟

無之乎。以燕伐燕耳。如水益深耳。如火益熱耳。支那分割乃我日本將來厄運之始也。有百害而無一利。

日本帝國百年後之運命

夫支那分割一事。果利於我乎。將不利於我乎。此亦一大問題也。然自根本見之。別有一個先決問題。何也。我帝國百年後之運命。果如何。是已。

方今明天子在上。賢宰相在下。以忠愛無比之五千萬臣民。奉戴三千年來聖子神孫。綿綿不絕。至貴至尊之皇室。中興以來。四十餘年。君民同德。上下一心。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就精神上言之。教育普及益廣。而文化程度益高。學術研究益精。而道義基本益固。就物質上言之。農工商業。駸駸進步。不知所止。富力充實。豐裕。五年而一二倍。十年而四五

倍言軍備乎。則有百五十萬之陸軍。有六十萬噸之海軍。言歲計乎。通經常臨時出入。計七億圓之多。前有討清之役。後有征俄之役。國運隆。隆日上。國威赫赫。月張。蓋通古今東西。人文之發達。進化之神速。未有如是顯著者。亦三千年來所涵養蓄積之國民性情精華。一旦煥發乎外焉者。洵可謂日出處新興國之氣象。冠絕寰宇。照耀五洲矣。然而余輩。獨每思百年後之事。不得無杞人之憂者。何歟。

余輩雖不敏。非瘋癲狂疾之人。又非弄奇矯之言。以聳動一時俗耳目。但就我帝國朝野十年來事迹。仰觀俯察。反覆思索。竊有不得不惕然恐。憚然懼者。抑不知我帝國果方且乘新興之運乎。將步一步。日一日。將赴亡國之深淵乎。余輩田舍漢耳。事之遠者大者。不得而知。請就其近者小者陳之。

上有不世出之明天子。盡人皆知。無庸贅言。然有君而無臣。今古同一慨。獨奈無賢宰相何。元田永孚嘗侍講御前。稱贊西鄉大久保二氏爲

中興元勳。但是二人已逝之後。在廊廟之上。任輔弼之責者。果何人歟。伊藤博文非世間之所視爲元勳。爲君眷第一者耶。然而日清之役。聖上駐驛廣島。日御大本營樓上。親覽軍國機務。半年有餘。未嘗一出二十席大之小房。而博文則非日夕有暇。呼酒聘妓。豪興自遣。不顧獨使至尊憂社稷之罪。不爲聖主薦國士。而爲自家物色光菊妓名耶。其心術之大不敬。可想見矣。平生相業亦不言可知矣。有功則歸之於君。有過則引之於身。乃古大臣輔弼之義也。如是人。恒挾君眷之優渥。誇耀於中外。每有一大難事。必匿於袞龍御衣之腋下。以避民衆之集矢焉。余嘗求古今宰相之與是人性行相似者而得一人焉。卽南宋賈似道是已。其涉數十年之久。鍾君眷於一身。則相似矣。其漁色多淫。無論娼妓尼婢。不擇其敵手爲何人。則相似矣。其陽愛詞翰。喜招致詩人文士。則相似矣。似道之身任軍國重事。退居葛嶺別墅。不肯詣朝堂。陽乞致仕。陰使其私黨腹心。出入宮禁。至令宋主泣挽留已。與春敵之高臥滄

浪閣奉還首相印綬。聲稱乞骸骨。一召不至。再召不至。最後至。賜無前破格之優詔。曰。朕賴卿之啓沃。乃起。何相似之甚也。如夫春畝之方三國干涉。還付遼東之後。爲中外識者嘲笑之鵠的。竊傳旨地方官吏。使所在人民開祝捷大會。以糊塗上下之耳目焉。與似道之不能解鄂州之圍。一面乞降於蒙古。一面募詞人詩章。謳歌太平無事。欲以欺朝野人士。又何相似之甚也。設使春畝遇中材庸主。則我日本夙已爲趙宋之續矣。幸矣。上之有不世出之明主。而下之有五千萬忠勇之臣民焉。故日清之役。如彼。日俄之役。亦如彼。而日本帝國。則至今未嘗喪金甌無缺之尊嚴也。

春畝所謂元勳之第一也。然猶不免有是陋態。況山縣井上一輩。又況桂寺內一輩。五條御誓。明明白白。曰。萬機應決諸公論。然彼等閥族之擅政權者。四十餘年矣。果嘗真心傾耳於公論與議乎。又果嘗致意於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乎。彼等爲保自家之地位。集爪牙腹心矣。然

果嘗爲國家禮賢下士乎。彼等以閩族之守護神自居矣。然果嘗有以社稷之臣自任。一死殉國之心乎。彼等肥自家財囊矣。果嘗圖國力充實乎。彼一面參與國家之樞機。一面買賣股票。占一攫萬金之利矣。果嘗爲國家立百年之長計乎。彼便寵商之私圖。而且肥中飽之饒矣。果嘗爲哀哀窮民拋幾多之財乎。教育勅語。炳如日星。彼等非其身之品行。尙且不知修飭乎。非漁色貪財。破壞風俗。蹂躪名教。而不顧聖旨所在乎。戊申詔書。凜如風霜。彼等非起甲第。飾綺羅。蓄婢妾。奢侈淫佚。無所不至。明白悖聖旨而不憚乎。夫然。熟察四十年間政治情態。我大皇帝至仁至慈之心。英果剛健之威稜。照耀中外上下。如日月之麗乎中天焉。覺時有雲翳點族其間者。非彼輩爲之耶。竊惟我大皇帝。乃三千年來大和民族之大皇帝也。然而彼等非以貴族官僚一類。冒皇室藩屏之名。傲然介立於我大皇帝與五千萬臣民之中間耶。我大皇帝之宸衷。恒注於五千萬民之上。某地有水火災。則必賜物恤之。某地疾疫

流行。則必遣人訪之。我五千萬臣民之心。亦莫不日夜翹望九重之上。念念瞻仰紫禁城矣。然彼等恒言。華族爲皇室之藩屏。果然。五千萬臣民。果爲皇室何物耶。以僅僅幾百千之無胆氣。無血性。無真心。非文武之孱弱人種。而欲以擁護我皇室。曾不顧隔閱我皇室與五千萬臣民之間焉。終之使三千年來。君臣一家。上下一體之歷史情誼。在不知不識之間。一日薄於一日。一夕冷於一夕。而不之悟。此豈以國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自任者所爲哉。假令彼等上之不戴允文允武之聖天子。下之不擁忠愛無比之五千萬臣民。則日清之役。決不如彼。日俄之役。決不如彼。而立憲政治之實行。決不如彼。獨立自主之國體。亦決不如彼矣。余故曰。雖上有不世出之聖主。奈下無賢宰相。何。然乎。不然乎。

日本之教育

教育之普及。確係事實。然今之文教當局。與教育者。果作何事乎。試見今之教育者。奉行勅語之狀態如何。方三大節日。正月元日。四月三日。及十一月三日。校長捧讀之壇上。生徒謹聽之壇下。吾祖吾祖。讀如吾祖宗。君民同德。讀如君民同德。吾祖吾宗。君民同德。均係教育勅諭中語。猶一部大般若經轉讀耳。捧讀者形式的捧讀之。謹聽者亦形式的謹聽之。何等意義。何等旨趣。固非所知。中學生如此。况小學生徒。自此以上。至高等學校。專門校大學。教師生徒。盡不知勅語真意。或知之矣。能日夕服膺。躬行實踐。不少違背者。有乎無乎。而曰教育之大方針。有我教育勅語而已。不知聖天子之心果如是乎。將如是而可望其有效果乎。是之謂污瀆勅語。是之謂僞教育。此非所以近時人才益敗壞。風俗益頹廢。而其極使區區刀筆之文教當局。言明教育權威之落地。敢冒三教會同之愚舉也耶。蓋教育權威之落地者。由教育勅語之未認真奉行。勅語之未認真奉行。由教育者無活精神。由拘拘於小節目。不用意於教

育上本源。此亦文教當局之罪也。要之今之教育之通弊。在專尙形式。在全少精神。在瑣瑣屑屑。不通大體。有普及之名。而無普及之實。爲此。其於國民之道德上知識上。有無效果。不問可知已。

人文程度益高者。何謂也。謂識字讀書者益多乎。謂衣食住年年益趨奢侈乎。抑謂通社會上下。重禮節。尙廉耻。脫野鄙陋劣之舊態乎。如係前者。或不失爲事實。如指後者。余斷斷乎證其非事實也。苟曰不然。試把日日都鄙報章讀之。目前社會。豈有云々人文程度高下之資格哉。淫佚奢侈。游惰放蕩。驕慢浮薄。輕佻陰險。忌克嫉妬。偏執猜疑。貪慾鄙吝。一切惡德。漲溢於社會矣。黯淡臭穢之空氣。豈不似古今亡國之氣象耶。是謂時代精神乎。則我日本。非已陷於亡國之時代耶。

學術研究益精者。蓋亦係實事。然至道義基礎益固。余未敢遽謂然也。曰某博士之病理研究。曰某博士之火藥發明。曰某技師之無線電信。其餘百般技術工藝。日新月進。研鑽講究。雖非無其人。然哲理也。文學

也。如精神界之各門。能開拓一代之思想。指導一世之人心者。果何人歟。博士學士之數。斗量車載。上數千百人之多。然見其言論文字。非甘舐西人之糟粕。卽穿鑿東儒之理窟耳。每有一倫理上問題。一社會疑案。彼此摸索。赴甲趨乙。以糊塗曖昧之說。掩迷惑謬妄之愚。而不自覺其醜者。比比皆是。況道義之基礎。倫理之標準乎。一言而盡之。今之精神界。荒涼矣。寂寞矣。無根原矣。無精彩矣。無活氣矣。無勢力矣。欲以此粉飾明治之聖代。余恐有人竊笑乎千百年後者也。

日本之實業

實業之發達。亦一實事也。近十年來之勃興。實在人意料外製造也。建築也。採鑛也。冶金也。電氣也。瓦斯也。紡績也。生絲也。海產也。國內之買賣也。海外之貿易。五年而二三倍。十年而四五倍。不可謂非長足之進

步矣。然而農產益多。農民益窮。工業益盛。工民益窘。文通貿易之便益開。而商民不得享其利。國內農田所產之稻麥。不足以充五千萬人之食。國內工場所製之品物。不足以防外貨之輸入。貿易之數。五六年來。出入常不相償。外雖有殷富繁昌之態。而內實不無疲敝困頓之象。國家財政之破綻。將自是一途而來。而國民經濟之苦境。則更有可爲寒心者矣。要之我之實業。猶之幼兒之纒匍匐行步。蹈大人之迹耳。對於東洋諸國。誇一日之長。尙且不免夜郎自大之嘲。況可與歐美先進列國同日而語乎。蓋我日本現在農業國之境界。將來一變而爲工業國。爲商業國。不可不待二三十年後。可謂國力富實之前途。至遼遠者矣。

日本之陸海軍

軍備之整頓。亦事實之較著者。如陸軍之自六師團。而爲十二師團。爲十九師團也。如海軍之自六萬噸。而爲二十六萬噸。爲六十萬噸也。曰砲兵旅團。曰騎兵師團。曰機關銃隊。曰輕氣球隊。曰十年計畫。曰第二期擴張。陸海軍當局之銳意勵精。必遂而後已。誰不刮目其整頓充實之長足進步者。陸海軍經費之占歲計大半。人人所知。年年歲歲。有擴張而無縮小。有膨脹而無節減。其規模不可謂不遠大矣。其氣槩不可謂不雄壯矣。然論者或云。我陸軍長人之陸軍耳。非帝國之陸軍也。我海軍亦薩人之海軍耳。非帝國之海軍也。余聞我陸海軍直隸於大元帥矣。未聞其爲薩長二州人私有物也。余聞我國民爲國家養陸海軍矣。未聞其爲長之山縣。薩之山本二氏樹爪牙也。然而審察我陸海軍內情。似陸軍確是長人之陸軍。而海軍亦確是薩人之海軍也。照之過去十餘年事實。主陸軍樞機者。必長人也。非長人。必準長人也。不然。必長人之所得而左右也。占海軍中心者。必薩人也。非薩人。必準薩人也。

不然。必薩人之所得而左右也。東鄉乃木二將軍之於陸海軍。不在此限。彼擴張一艦隊。則此增設一師團。此置一新隊。則彼造一巨艦。似曰薩人已擴張海軍矣。我長人豈可落人後乎。長人已充實陸軍矣。我薩人何得甘牛後乎。夫然。軍備之擴張充實。非顧國家威力之緊要如何。顧薩長二州勢力消長如何耳。然則我國民非爲國家養陸海軍。而爲薩長私黨樹爪牙也。且國民之財力有限。而私黨之競爭無限。則陸海軍似年年見擴張充實。而國力年年趨乏。絀困敝。其極非國民由軍備一項陷於破產之厄運不已矣。雖然當局者而果有進取之雄圖也。有侵略之野心也。非全沒意義。非全無目的。尙可忍也。如政策之得失。且置而不論。今也不然。大陸風雲方急。不敢動一指。勁敵迫前。不肯拔一毛。始如處女。終亦如處女。雖平日喋喋制海權。疾呼東亞之均勢。以脅嚇國民。而實非有所見。又非欲大有爲也。徒擁六十萬噸之海軍。一百五十萬之陸軍。費盡國家歲入大半。將五千萬人民之膏血。爲演習觀艦之裝飾了。

曰何爲而然乎。爲薩長私黨之競爭而已。豈非國家之罪人耶。亦豈非不忠於大元帥陛下者耶。

夫既爲私黨勢力計。故用人用財之際。有冗員而不能淘汰。有濫費而不能節減。且其所拔擢登用。限族黨姻戚之人。有材者。有能者。智勇絕倫者。不必占地位。胆之人。量之人。氣之人。多沈淪於下僚。或早就豫備後備之閑地。永不爲國家用。雖欲爲國家用。亦必極力壓迫。而使其不得放出一頭地。陸海軍本重新故之別。此弊尤甚。固其所也。一旦有事。則召而用之。投之砲烟彈雨萬死一生之中。有功不必厚賞。有勞不必重酬。及事終也。復棄之閑地而不顧。如是者。往往而然。此所以士氣漸有萎靡不振之象。而又上下稍有鮮體之兆也。如日清役後。我陸海軍人將校以下。猶以臥薪嘗胆四字。相激勵焉。相戒飾焉。以故論功行賞之際。雖時有少妥當者。而上下敵愾之氣象。猶尙鬱勃不衰也。日俄之役。則不然。人人承大勝之後。吐大得意之氣。然戰士之還家者。廢兵之歸鄉者。

皆見死者之賞獨薄。而生者之勳最高也。悟有功勞者不必錄。而有緣故者必見用。以爲一死殉國。雖爲男兒快心之事。然身後豈得衣錦之榮。而又見高級武官之愛錢愛身。蓄美妾。買良田者多也。以爲已有生。又不可無錢。於是乎怯懦苟安之風。瀰漫於陸海軍中矣。蓋古今士氣之不振。實胚胎於此焉。

日俄之役。無論海陸軍。將士之忠勇奮戰。驚動中外耳目。就中最悲痛而又最壯烈者。以金州常陸二船將士臨死爲第一。惟全州丸將校大半係國賊。余嘗以此事質諸二三軍人。皆云力盡而降敵。非必武人之耻。如夫金州常陸二船將士。伏刃敵前。投尸海波。心事則壯烈矣。手段則不免迂拙。所謂狗死徒死云者。是之謂矣。不如一全其生。而更圖日後報効也。余亦呆然不能荅。其後又質諸二三人。似軍人中議論。往往有如是者。可見士氣不振之兆候。已至於此矣。洵不禁寒心也。然而開之端者。起於薩長二州人。之以陸海軍爲私黨爪牙焉。或云。旅順。歐美人之

所謂天嶮要害者。而乃木將軍終陷之。八千士卒。一朝束手就虜。婆羅的艦隊俄人之精英。而東鄉提督一戰敗之。四十餘隻。朦朧逃去者僅二三隻。此亦非我陸海軍精銳無比之鐵案耶。余曰。否。否。日俄大戰之壯烈也。乃十年臥薪嘗膽之結果耳。我日本固有之武士道之千百年來經鍛鍊陶冶者。一旦外現焉耳。試見此後更有一大役。國民之奮興。士卒之振起。果能如當日乎。不特此也。如我國民而不自戒乎。十年之後。安知我日本健兒。果無死守旅順之一日耶。日本海即東鄉提督殲滅婆羅的艦隊之處。然絕影島。非文祿中我水軍敗績之戰場耶。必使我陸海軍爲常勝軍。爲無敵艦隊乎。不可不先奪之薩長二州人之手。非奪之薩長二州人之手也。收薩長二州的陸海軍而爲大元帥直隸之陸海軍也。革私黨的陸海軍而爲國民的陸海軍也。夫然後軍備始可擴張充實。己不此之知。而說陸海軍備之擴張充實。不知本末輕重者。大元帥之罪人也。國民之蠢賊也。豈可使一日永居其位哉。

日本之外交

國威之發揚。國權之皇張。確是不爲失一事實矣。日清之役。使歐美人知東亞有我日本者。自是之後。彼等始知極東小國之不易侮也。日俄之役。使歐美人悟我日本之爲東方強國。又爲宇內精英者。自是之後。彼等始悟日本之最可怕。而黃禍之最可懼也。以旅順天險之要害。而半歲攻圍。血雨肉彈。遂擒虜酋矣。以婆羅的艦隊之精銳。而日本海之鏖戰。六千健兒。盡爲海底鬼。四十艦船。同時轟沈。逃者僅二隻而已。自是之後。日本武士道之名。遍於四海。而日本帝國之威稜。輝於八荒矣。雖然此止戰陣兵馬之事。至平日對外之政策。令人掣蹙者。不一而足。不知國威果能發揚乎。國權果能無玷乎。余輩未敢遽謂然也。

條約改正以前之事。今置之不論。三國干涉之事。且舍而不問。自波的

茅斯之媾和。承百戰百勝之後。而受千載不雪之大辱也。歐美外交界中人皆謂。日本之陸海軍。甚可怕也。而外務當局。則無氣無力之擔板漢耳。不足怕也。日本國民之意氣精神。最可畏也。而所謂元勳大臣者。皆老耄垂死之人。半身墓中骨耳。至易與耳。不特歐美人有如是輕侮之意。卽老朽昏眊如北京朝廷大官。亦看破日本當局之不足憚矣。以爲日本陸海軍之武力。足以百戰百勝。而外交手段至爲幼稚。小村究竟非維的敵矣。日本國民之忠勇。足以奪俄人胆。而伊藤山縣終不能斥盧斯伯耳得之強迫的仲裁矣。東三省之恢復也。俄人之撤退也。雖由日本武力。而實則美國大總統一言平和之力耳。蓋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日本之陸海軍。能敗世界第一強敵。然終局一着。盡破壞。從前偉功。舉我日本之國威。國權。埋沒於九地之下矣。

先是我軍乘連戰連勝之勢。遼陽陷。旅順陷。奉天失守。婆羅的艦隊亦殲於日本海也。支那上下皆謂。日本已逐俄人於貝加爾以西。則東三

省之土地人民非復中國有矣。不然日本必要求莫大賠款。不然必強請莫大之利權。而我中國已無實力足以相抗。又無好辭柄足以滿其意。則不得不舉三省土地人民餉於日本矣。至是彼亦窺知我當局之弱處。云日本之納溝和之議也。由其實力不足不得已而允美國總統之仲裁耳。非有絲毫之恩意於我中國也。是故我還付東三省土地人民。而清人不德我。我不要一文半錢之賠款。而清人不廉我。我不貪一瓦一木之利權。而清人不恩我。不特此也。甚至以冷笑輕侮之心迎我。如伏見嗣王奉聘一事。洵爲的確之實例矣。夫我日本費二十億之財。出一百餘萬之軍。以爲清人主權故。爭東三省之地。功成而不敢自居。又不敢以爲德。舉而還付之清人焉。清人以我之爲隣邦故。不殺一兵。不費半金。而恢復三省六萬日方里之地矣。縱日俄之役。雖非專爲清人。然使清人而有自主之力。日本初不須興如是之大戰。冒如是之危難也。清人之德我。恩我。誠宜如何。而彼則視爲當然。未嘗致一謝辭。

又未嘗派一聘使大員。然而我先使天潢貴胄之伏見嗣王訪清廷。於是彼亦如不得已。遲々焉使載振貝子答聘。就此一事見之。我日本之與支那。孰是恩惠國。孰是被恩惠國。顛倒本末。亦云甚矣。實由清人輕侮之心致之耳。

已故小村外相素爲諳悉北京外交界曲折之人矣。然方其戰後使於北京也。毫不察此等機微。以爲日本費二十億財。出一百萬軍。殺十數萬人。而恢復東三省者。爲清人故耳。清廷必且德我之高誼。而感我之厚恩矣。及入北京。迎賓館之待遇。至矣。盡矣。飲饌之豐美。應接之鄭重。宛然帝王大總統矣。於是小村意滿氣驕。而不曾悟清廷之出此者。實則一面大有所忌懼。故弄慣用手段也。蓋當時我之所提議於清廷。不過承認俄國既得權一項耳。非別有何等利權讓與也。非別有寸地尺土之分割也。非別有一文半錢之賠款也。而我挾新破宇內最強國之威。恃東三省再造之恩。以臨三跪九叩頭之清廷焉。自彼我之勢言之。

即何等要求亦可得爲也。又何等訂約亦可得爲也。又何等要求亦可得爲也。又何等文件亦可得徵也。且自此後訂日法日美等協約言之。當時訂某某約。實際不失爲最緊要之急務矣。然小村已信清廷之感我之恩。畏我之威。而清廷亦陽作感我之恩。畏我之威之態。小村意謂袁世凱在此。善後一事。惟我意所命。無有日後支吾之理也。於是乎俄國旣得權之繼續。僅止大體承認。云自餘細目。更待他日協商。何料他日協商一語。異日爲安奉鐵路之交涉。一變而爲彼我之衝突。再變而爲自由行動之通告。殆乎開兩國接仗之端也。當時徵戰洵貝勒及肅王善耆之苦諫。又無某某氏之忠言。爭議之極。更起一大糾葛。其勢爲第三國所乘。亦未可測云。夫清廷本有忌我之心。而無恩我之意。有詐我之志。而無德我之念。加以一種輕侮嘲笑之氣。苟可以糊塗目前。何言之不吐。苟有隙可乘。何口實之不利。用如安奉修築問題。自根本上看來。固無容異議之餘地。然清人之捉來改築修築四字。以爲爭議口實。極力拒我之提案者。亦

由、其、中、心、全、無、德、我、之、意、耳、由、一、味、輕、侮、之、氣、先、入、爲、主、耳、而、致、之、者、
乃、我、當、局、之、過、也、

且、我、外、交、當、局、所、以、招、清、人、之、輕、侮、者、別、有、故、焉、如、夫、辰、丸、事、件、卽、其、
一、例、也、平、心、虛、氣、而、言、彼、我、之、際、初、非、有、甚、惡、意、也、但、清、人、所、爲、固、欠、
常、識、而、我、亦、不、免、小、過、失、矣、何、則、當、時、辰、丸、之、搭、載、軍、火、而、將、竊、賣、與、
某、革、黨、乃、實、事、也、其、往、來、徘徊、於、某、灣、上、且、伺、上、岸、機、會、亦、實、事、也、其、
未、入、某、港、口、亦、實、事、也、然、而、廣、東、稅、關、吏、認、該、船、爲、已、入、某、某、地、點、者、
失、妥、當、矣、其、直、闖、入、船、中、斥、船、長、抗、議、擅、勒、押、貨、物、更、非、妥、當、矣、至、其、
擅、卸、去、我、船、上、日、章、旗、乃、不、法、之、最、甚、者、萬、不、可、恕、也、自、國、際、公、法、上、
見、之、我、國、人、所、爲、未、入、違、犯、之、範、圍、而、清、人、所、爲、則、違、犯、之、迹、歷、歷、可、
指、焉、當、時、卸、去、辰、丸、日、章、旗、者、卽、稅、關、聘、用、美、人、某、大、抵、歐、美、人、在、支、那、者、意、氣、自、負、傍、
若、無、人、奉、其、指、揮、之、支、那、人、亦、多、藉、虎、威、之、狐、肆、犯、不、法、無、忌、憚、之、色、平、日、對、其、本、國、人、虐、
待、凌、辱、無、所、不、至、令、人、髮、蹙、者、往、往、而、有、亦、支、那、人、恃、強、侮、弱、之、性、癖、耳、如、外、國、交、涉、事、件、

多係此等賤劣人種所釀成。如辰丸一案，蓋亦由此。我外交當局之咎，清廷固宜。然翻自隣邦友誼上言之，更自我政府之平日爲買清廷歡心，恒常威迫孫逸仙言之。我當局應先禁姦商之密賣軍械於某革黨也。又自某清人之方辰丸出口門司之時，早飛報廣東稅關言之。我當局一令卽下，可以禁該船出口也。然而計不出此，故意乎？懈怠乎？及一旦事發，遽援公法，斷其曲直。自公法上言之，雖似洵無所間，然而自情誼上言之，未爲盡矣。如是而求清人心服，豈可得乎？況如某公使之怒號於北京，總理衙門曰：事如不決，呼軍艦幾隻於太沽耳。暴慢亦甚矣。此豈可聽做平生標榜同文同種之帝國公使之言哉？夫辰丸事件，一瑣瑣小事耳。是非曲直，雖有所決，而未至全絕兩國文誼。況交涉荏苒，經日未決，亦尋常之事。然而驟言呼來本國軍艦，國際上舊例未曾聞有如是粗暴之事。日本政府之不敢出此，固不待言而知。然我公使則俄出此怒號之聲，雖清廷無人，亦素富於老獪心者，豈信此等恫喝耶？且此等怒

號之聲。豈宜出於平日稱唇齒相倚。說同文同種之人之口耶。清人之不心服於我。非無以也。然而及廣東排貨事起。則又倉皇狼狽。不知所爲。急召還公使。以爲善後一策。我外交當局失着。可謂甚矣。此亦招清人輕侮之一原因也。

大抵我外交當局之對支那政策。本非有一定方針。但因時因人。緩急寬猛。變化無常。其矛盾衝突。每不免失敗固矣。譬之拙奕手。齷齪於一子半子之得失。而不計大局之利害。下手閑處。而不致意於肯綮。要由不諳悉支那情僞。亦由研究支那情僞不甚切實耳。如夫小村之方且信袁世凱倚我之援助。恃我之扶持之日。一面招致美國資本家。圖開連山港。築錦愛鐵路。而奪我南滿鐵路之利。以賣日本當局者。非袁世凱耶。而我外交當局。不會悟也。竊通款於美國政府。假諾克斯之口。提議滿洲鐵路中立。謀傾覆我既得利權之根本。拋出日本於外交場外者。非梁敦彥耶。而我外交當局。不會知也。如我某公使。生平自誇爲世

凱莫逆交。然方袁之遇醇王怒。將身首異處之時。先奔而投英公使。又逃下天津。曾不詢我某公使。所謂油餅見鷲鷗攫去者。非耶。謂之滑稽乎。滑稽甚矣。謂之迂濶乎。迂濶亦甚矣。至於袁之張大立憲。君主說。已亦張大立憲。君主說。袁之揚揚上任。共和大總統。已亦喝采共和萬歲。不知某公使爲代表我日本之人乎。將袁世凱之傀儡乎。夫如是。外交當局之不免支那人輕侮。何足怪哉。

且支那人以積衰積弱之餘。而尙有輕侮我之意。又何怪乎强大國輕侮更甚。誠就美國見之。自有移民排斥之案。美人之誹議我在美商民者。其聲日益高。我在美商民之抵抗。亦日益烈。而我外交當局則冷然夷然。曰盧斯伯耳得日本之良友也。有同情於我帝國最厚之人也。縱使移民排斥之案。流傳民間。應不至現於議會。雖則現於議會。亦卽時消滅耳。及後盧氏終不使移民排斥案現於議會。然彼納排斥論者言。實行排斥我移民矣。雖無條約上明文。而一片覺書。確有條約以

上之效果。使我自限制移民。無排斥移民之名。而實際排斥移民矣。乃知盧氏果爲美國之良大總統。而究竟非我日本之良友也。然而我外交當局非已無先見之明於事前。又無挽救之策於事後耶。此亦一輕再之原因也。

美國元來墨守孟祿主義者。非有侵畧他國之野心也。然自一併布哇移轉而取玖瑪。奪菲律賓群島。遂有抱掌握太平洋海權之志焉。美國非以尙武爲建國大本者。美人又非輕生重義之意氣的國民。然而利慾之念。將驅怯懦順良之羊豚爲兇猛鷺悍之豺狼矣。見日本之居太平洋之一方。占東亞之形勝。乘新興之氣運。隆隆勃勃也。而又知其由移民排斥一事。不嫌於己也。於是乎有好亂之小人。愛利之姦物。謀構陷離間二國。而日美戰爭之說作焉。日美戰爭之說。一轉而爲太平洋艦隊之西航。太平洋艦隊之西航。雖藉名一周世界。兼資練習遠航。實則不外一種示威運動矣。彼其意欲借此大艦隊一行。以挫日本雄圖。

於未然。已獨爲太平洋上之主人翁焉耳。而日本朝野之歡迎。洵爲盛大。稱空前絕後。如當時參與日本海軍最高機務之某某意中。我不得而知。然我外交當局。則一意汲汲於買歡美國矣。美人得意可想已。此亦一輕侮之原因也。

於是美人以爲。我已排斥日本移民矣。又已威壓日本外交當局矣。今也。巴奈馬峽開通。在二三年後。世界通商之眼。自太西太平洋兩洋。注於黃海一帶。占其中心者。卽支那大陸也。先據此者。可以爲世界商場主人矣。而日俄兩國之於支那。得有特別絕大利權。自非拔去其根本。不足以逞我之野心。於是乎始有國務大臣諾克斯之滿洲鐵路中立提議。滿洲鐵路中立提議。實謀破壞日俄兩國之既得利權者。當時英國以與我同盟故。不敢遽贊成。德法二國亦無直接痛切之利害。且恐買俄國之怨。依違未荅。俄國則斷乎以否一字了之。如鐵山不移。儼有大國態度。尤覺雄壯。而我外交當局。則左顧右盼。未能獨斷決荅。及見俄

國決心不移。始斥之。何其濡滯如妾婦爲也。視之俄國態度雄大。令人不覺冷汗三斗矣。夫以東洋之一強國。而以灑十萬生靈之血。耗二十億之巨財。辛苦經營。乃纔收得之利權。而以本國之支那。尙且不敢容喙之至難問題。而乃諾克斯何物。不顧眇眇一國務大臣之身。一旦自人湧出。而欲奪之我手中矣。非一大輕侮而何。雖俄國一喝斥之。然日本當局鼎之輕重。已爲美人所看破矣。此後巴奈馬峽既已開通。大戰艦隊既已組織。則甲案乙議。愈出愈急。壓我迫我。非今日比。況支那共和之前途。可爲寒心者。不一而足。中外危懼之念。日月益長。而財政困難。不得不以招募外款爲最急務焉。則美國之立於其間。揮毒手老拳之餘地益多。而東亞大陸之霸權。且爲列強之所殊死力爭矣。果然。異日有一大痛棒。落來我頭上者。不待千里眼。而瞭如指掌矣。然而我外交當局則漠然不之悟。此亦一大輕侮之原因也。且敵國之輕侮我。不必相忌相尅者已也。雖我同盟與國。亦不免有此態度焉。如英美仲裁

條約。卽其一例也。自英美仲裁條約。經美國上院修正也。英國之果否許諾。未可得知。然該條約真意。可以一言蔽之。英國豫想他日有日美戰爭之禍。而先爲躲避之地。是已。如其中某條所謂訂約國双方。在該訂約有效之期間。得免爲他同盟國執武器之義務者。卽明白表示方異日太平洋上有日美海戰。英國全無意救爲同盟國之日本。而又豫定其全免應救日本之義務耳。更痛切言之。英國在日英同盟條約之有效期間。卽遇日本立於九死一生之窮境。決不肯顧。是已。夫稱曰攻守同盟。無論彼我之所資於同盟。孰多孰少。必不可不真心共死生存亡。非此不足冒眞同盟攻守之名也。何則。攻守之地。洵爲死生存亡卽決之處。而不容徘徊顧望也。夫然。故用兵之地。不止一方。策應之術。不止一法。而禍福利害之所伴。天之一涯。地之一角。不許相負。是之謂同盟之精神。今英人以與美人同種也。以其通商貿易。有密接關係。不便反撥也。又以其富力雄厚。一朝爲仇讎。受害最巨也。割日英同盟効力

大半而與之。無絲毫吝惜之色。又不願我日本之意向如何。此其本意。急於計已利害。而不計同盟國休戚者。非實同盟而何。果然。英國與某某國。一旦有事。我亦不赴其急可乎。然而我當局已不能力爭於事前。以回英人之意。又不講料理於事後。而挽救之之策。不知此輩解攻守同盟四字爲何意義乎。余輩不讀國際公法一頁者。然未聞攻守同盟宜爲片務條約。又未聞半身不隨的條約之可冒攻守同盟之名也。然而外部省中識者學者。猶且以英國爲忠實於同盟乎。以日英同盟爲的確有效乎。

夫西隣之支那輕侮我矣。東隣之美國輕侮我矣。攻守同盟之英國亦輕侮我矣。果然。我日本之所賴者誰歟。義也。奧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利害痛痒。固不相爲謀。德也。法也。或與我有協約。或與我未有協約。雖各非無關係於東洋。而彼我之間。未甚親密。但俄國跨有歐亞二洲。爲我北境之近隣。而又近爲大戰之敵矣。然嘗與我協約。而冀與我尋

親交。且至東洋之利害。二國共通之處不少。而相反之處亦非無。此其所以未遽至肝胆相照。心腹相許也。夫然。我日本之於國際上之位。非無同盟之國也。無同盟之實也。非無所賴之國也。未至真心相信也。雖有六十萬噸之海軍。雖有一百五十萬之陸軍。而犛犛孤立。誰倚誰親。今也支那之將來。益黯淡矣。東亞大陸之風雲。益蓬蓬勃勃矣。太平洋之波濤。益澎湃蕩瀾矣。方斯大有爲之時。處斯大有爲之地。而外交上形勢如此。以堂堂東方之一強國。而上戴不世出之明天子。下有五千萬忠勇之臣民。特立獨行。雖非借援他人者。然使卑士麥克喀波耳輩。在我當局之地。未必如是之索莫也。余故曰。國威宜發揚。國權宜皇張。然而外交之委靡不振。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如謂不然。請示其明驗。

日本之憲政

雖然外交之事。尙其標末耳。苟我內治而盡善盡美矣。完全無缺憾矣。太平洋之風濤。雖澎湃洶涌。撼地而來。崑崙喜馬拉亞之山頂。雖砰礮轟礮。一時崩潰。而我三千年來金甌無缺之國體。何絲毫之動搖之有。五千萬人衆志成城之國權。何纖塵之玷辱之有。但余外觀憲政之運用。內察民心之趨向。更有不得不惕然懼。慄然恐者。請一二說其故。自立憲政體之建立以來。已廿餘年矣。自治制度之實行。則又在其前矣。然而町村自治之不見。地方俗吏掣肘。又不爲政黨末流攪亂者有幾。憲政運用之不爲我官僚阻撓。又不見俗惡政黨破壞者有幾。試徵之過去事迹。閥族之爲我政界之蠹賊久矣。萬機應決諸公論者。非五條御誓文之所明示耶。而歷來宰相執政。知尊重公論者。果有幾人。未嘗謂萬機不須決諸公論。而未嘗萬機決諸公論。又未嘗有萬機必須

決諸公論之信念也。是故及議會已開。始則爲超然內閣。繼則爲選舉干涉政策。又轉而爲買收政策。而肝胆相照。而內閣交讓。又一轉而爲盲從。最後爲情意投合。其間或卽或離。或遠或近。或親或疎。變幻出沒。殆不可測。未嘗謂外交方針不可不如是。內治目的不可不如是也。惟其所爲意。權勢獨占而已。利祿壟斷而已。功名專有而已。故輿論而便於己。則納而不拒。以粧公平之態。輿論而不便於己。則固拒而不入。甚且以袞龍御衣之袖爲自掩之具焉。其蟠結盤踞之術。至周密矣。其養乾兒。配置姻戚。樹爪牙羽翼。至巧妙矣。其黨同伐異之策。至精緻矣。其排擠軋轢牽制之方。至嚴密矣。至國家之休戚。憲政之隆替。初未入其念頭也。伊藤山縣井上松方諸老。稱爲當代元勳。一時棟梁者。然皆同穴之狐狸耳。檢點其半生之歷史。迫害輿論之迹。明明白白。不可得掩。而指導輿論之功。毫不可見矣。雖有翊贊憲政之虛名。而其實腐蝕憲政根本。培養黷菌者。是諸氏之力也。如巨頭公爵。其最甚焉者。彼非維

新之功臣。又非中興之元老。以無才無德無胆無氣之眇眇一武辨。而一朝沐浴優渥之君恩。翱翔於臺閣之上。占攀龍附鳳之地位。其小有才畧。足以糊塗俗目。其便佞巧慧。足以牢籠衆惠。其敏於窺他弱點。如扒手狙人懷。其巧於買他歡心。如幫間媚狎客。上恃宮中信任。甘爲民間輿論之敵。其外交彌縫也。其財政彌縫也。其教育彌縫也。其國防軍備亦彌縫也。彼惟知自家之便不便。與黨之利不利而已。豈顧國家之休戚。憲政之隆替者哉。夫然。彼之對於議會。非有他術。甘言可以欺之。則甘言可。賄賂可以誘惑之。則賄賂可。解散議會可以恫喝。則解散議會亦可。要彼之政策。有甘言乘人之自負心。賄賂鑿足人之私慾。恫喝襲人之怯懦三者而已。彼解剖其渾身。非有一點忠君愛國之誠實。僅利祿權勢之念而已。然而恃雨露優渥之君眷。極大臣大將之榮位。叨大勳位。准元老之稱。以此臨議會。臨國民。幾出內閣。幾入內閣。以七生不變之念。而執着官位。貪戀權勢。必欲逞其利慾。而飽其私心焉。彼之

勢力。遍於官省院廳。而彼之氣。靡海內。破壞人才矣。其極。至今有立憲之形骸。而無立憲之生命。憲政實行愈久。而憲政效果愈不可見矣。政治法制。日流繁縟。而國家紀律。日就弛廢。言論之自由。月見擴充。而自主之精神。日覺消沈。歲計出入之數。年年加多。而國民之財力。年年衰耗。陸海之軍備。歲歲整頓。而國民元氣。歲歲憔悴。我國家將陷於進退維谷。生死兩難之池。而無復奈何矣。今之形勢。而不變。吾恐憲政之顛覆。不必待百年之後。而亡國滅種之禍。至焉。原其所自。實官僚閥族之罪也。

政黨之妨憲政。發達久矣。亦非始於今日也。彼其初用力於憲政實現。不爲少矣。方第一議會之開也。民間政黨之元氣未衰。如其標榜吏黨。民黨之名目。由歲計查定案。以肉薄政府。雖似不免稍有稚態。然鬱勃意氣。頗有可見者。當時有一部柔佞之徒。竊試蠱惑。竟無由施其技倆矣。然而見吏黨民黨之簡單稱呼。幾乎一言之下。足使國民辨別正邪。

曲直。則社會空氣之未甚混濁臭穢。亦可想矣。

其後有製艦之案。當樺山海相之立於衆議院壇上。明言薩長藩閥之當維新中興之日。有再造帝國之偉功。而喝破民黨之無能也。院中人皆大怒。蹴席而起。趨迫壇前者幾十人。怒號聲。罵詈聲。叱咤聲。如潮來。如地震。轟轟院內外矣。方是時。民黨眼中已無薩長藩閥。豈復有元勳元老者哉。蓋政黨元氣之旺盛。是爲最高潮之候。

及其後條約厲行之議起。對外硬各派聯合而又迫政府。其勢烈烈如炎焰。以春畝相公之八面的老獐而不能斥。以陸奧外相之利刃的鬼才而不能抗。纔續行解散議會。以避民黨之銳鋒焉。是爲政黨元氣稍將衰之候。

迨日清之役興。朝野方急於軍國之事。不遑復事內訌。自廣島之臨時議會。全院一致議決籌撥二億軍費。似自有一道光明。暗示官民融洽也者。而政黨之意氣。始有式微之象焉。

至其後春畝不耐同僚之壓迫。又悟政黨之終不可漠視也。推薦大隈板垣二人。令組織內閣。而政黨內閣始現於日本憲政史上焉。當時人皆謂。政黨內閣。民間黨人之所十年一日夢寐不忘者。今也始見之矣。此後黨人上下。以公是公非之心。致意於國利民福。庶幾得躋憲政大成之域乎。何料雀兒百歲。不忘踊躍。俚諺言。奮習不易脫也。曩日自由改進之殘孽。積年相爭相軋之餘忿。尙存乎黨人之腦筋中焉。加以獵官之熱。財利之慾。迭驅彼我。復爲修羅場中之人矣。於是乎有大隈板垣二人之感情衝突。今人想起一斗粟尙可舂。一尺布尙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之古謠也。一轉而爲文相椅子之爭奪。爲二黨之決裂。再轉而爲內閣之瓦解。而黨人醜態盡暴露於朝野之前。政黨面目。蕩然掃地矣。自是之後。政黨內閣之名。不可復見。而御信任三字則爲未來永劫組織內閣之第一條件焉。洵可謂千秋恨事矣。此亦黨人所自招者也。至於卅二年增徵地租之議。乃使政黨醜態更加臭穢者。而政黨之與

政府相倚相扶。演出此一大失態。元勳山縣及怪賊星亨二人。實爲其首謀矣。蓋增徵地租。始自廿七年日清之役。初約以五年爲限。至是將續行增徵。在政府則不免食言之不韙。自政黨言之。失休養民力之本。其爲不法。當時人人莫不知者。又莫不言者。不特民黨自許之憲政本黨爲然。屬政府與黨之憲政黨亦然。而星賊之操縱黨中人也。一則賄賂。二則賄賂。山縣之籠絡中立黨人也。一則買收。二則買收。自是之後。議院中始有公然行買收者。政黨亦在青天白日之下。受授賄賂。毫無羞耻之色。而議員之氣節品格。全然墜地。議會之面目名聲。無復足言者。明治憲政史上。永留臭穢之痕。而百年千年。不可復雪矣。

已而有議員歲費增加之議。增加歲費之案。亦一種買收之變體耳。夫一面續行增徵地租。以重國民負擔若干。又一面增加歲費。以圖私橐之便。在自常識以上之人。固不屑爲。又不忍爲。然而院中三百頭顱。無復一個半個反對者。又雖初反對者。而後則甘受二千金之賄賂。當時

毅然凜然。終始弗受者。惟有榎木縣一平民田中正造而已。正造純乎田舍漢耳。非有才學也。非有識見也。然正造以其爲田舍漢。而終始一貫。不枉體養民力之本情。又以增加歲費之爲不當。終不受一錢。而其餘才子豪傑智者學者。莫不皆甘受政府收買者。不復問其爲與黨爲反對黨矣。則舉議院全體。莫有一人能及田中正造者也。三百頭顱之價值如此。不亦可憫乎。是爲政黨墮落之第一步。

自是之後。買收解散二者。爲政府對議會之最大武器矣。一面則懷柔之。一面則威迫之。議會而有傲岸不屈之氣。以解散風動之。繼則散黃白以誘之。於是院中之多慾者。骨軟者。腰酸者。靡然赴之。自捉刀走卒。以至裨將佐領。亦皆伺政府鼻息。爭先恐後。而政黨之陣大亂。不可復戰。黨人始爲政府所招降。更一轉而爲政府爪牙矣。至若政友會之迎伊藤。國民黨之逐大隈。又醜態中最極醜態者。如黨人間是非云云之說。要亦不過掩耳而竊鈴耳。使後之編明治憲政史者。別抉指摘。直筆

毒罵。吾恐百年下。今之黨人。無復措身之地也。

政友會者。非自由黨之後身耶。自由黨之二十年來。所出死力而奮戰。攻擊焉者。非藩閥政府耶。而伊藤者。又非藩閥第一人耶。雖拋去超然內閣之主張。推薦大隈板垣二人。使組織政黨內閣。而實則一時憤懣之餘。出此自暴自棄的行爲耳。其形體則仍爲藩閥中人如故也。其精神則仍爲藩閥中人如故也。然而舊自由黨人。迎爲首領。欣戴崇拜。如救世主。卽自由權化自許之板垣翁。亦驩然迎之。舉其舊黨人而授之。聲言世間曰。我之本意。在濟憲政有終之美。如伊藤公。眞其人也。果然。憲政有終之美。與藩閥政府並行而不悖乎。設使憲政有終之美。與藩閥政府並行而不悖。則余不得無疑於所謂憲政有終之美。果爲何物矣。敢問目前政黨之墮落。現正濟憲政有終之美乎。抑不知板垣翁以今之政黨。爲足濟憲政有終之美乎。以政友會爲理想的政黨乎。古語云。壽則多辱。嗚呼板垣雖死。而自由不死矣。余惜板垣翁之不死於岐。

阜遭險之日者也。

要之自由舊黨人。附伊藤而叛板垣耳。非附伊藤而叛板垣耳。由欲得御信任三字耳。由欲一日早握政權而攫取利祿耳。由悟其永戴板垣爲首領。終不能捉鑿自家私慾之機會耳。於政見異同乎何有。於政策得失乎何有。然而傲然以大政黨自許。不羞不怪。蓋政友會出世之日。乃政友會已亡之時也。彼其生誕之當日。早已并其生命精神而喪之。其死也久矣。然而黨中人。無敢持異議者。社會中人亦無敢指斥者。果然。政黨之與社會。兩已作行肉走尸乎。可痛也夫。

國民黨之逐大隈。亦出乎近接政權之野心耳。以大隈之人格。有不與御信任相容者耳。彼其政見。雖不免茫漠乎。其長廣舌。雖少透徹乎。其放胆大言。雖不免羊質虎皮乎。自明治十四年之政爭。排出內閣。至于今三十餘年矣。雖其間時有出入。而未嘗一日安於臺閣之上焉。以隻脚不具之身。以七十垂死之頹齡。與政府戰。與反對黨戰。與社會戰。始

終奮鬪。未嘗讓一步。其意氣精力。亦不可謂非一世之豪矣。至其清濁并吞。侈然自大。又非犬養大石一輩所能比肩。且其於國民黨。始則有卵翼之思。後則有扶持指導之誼。爲慈母焉。爲良師焉。爲益友焉。然而黨中人乃一旦起而逐之。抑有政見不相容者乎。曰。否。有境遇不可兩立者乎。曰。否。有感情之衝突乎。曰。否。然則彼等逐大隈者。爲何乎。無它。爲與御信任三字甚疎遠耳。爲欲一日早近接政權耳。爲有大隈一人而不便與當局權嬖之徒野合耳。於是大隈亦悟其不可永居於黨中也。一朝奉身引去。而犬養武富。箕浦加藤之徒。以三十年來與大隈昵近之身。而不敢挽留。又無意挽留。自私情言之。刻薄冷淡。似殆無人心焉。自公義見之。又悖於士人共出處進退之義矣。此豈足與語道理。況其餘黨中細人乎。

政友會之迎伊藤。御信任三字而已。國民黨之逐大隈。亦御信任三字而已。夫立憲政治者。輿論政治之謂也。政黨者實現輿論之機關也。手

段也。政黨之立世。宜顧其主義果否不悖公理。政策果否合於時宜。果否足以指導現實輿論耳。此三者條件皆具。然後御信任三字。始有意義。今乃不辦主義之邪正。不問政策之當否。不顧輿論從違向背。漫然云云。御信任如何。卽御用欽命也。政黨耳。政黨之本領。固不宜如是。我聖天子之宸衷。亦決不如是狹隘。抑以小人之腹。而測大人之心者。非大不敬而何。且政友會。國民黨。已以御信任三字。或敬遠板垣焉。或放逐大隈焉。果然。謂今之政友會。國民黨。究竟無有御信任之資格也。則黨人必敢行解黨。以副御信任乎。余故曰。政黨之必要條件。在主義如何。在政策如何。在輿論從違如何。是三者。已完全無缺矣。然後御信任三字。乃始有意義焉耳。而政友會。國民黨之所爲如此。宜矣。政黨之生命。夙已消滅。而政黨之骸骨。纔獨存也。嗚呼。此亦非憲政之一大不幸耶。而致之者。乃今之黨人之罪也。

至近三五年之政界。更有甚焉者。政友會恃其龐大雜駁之絕對多數。

橫行於議院內外。或曰盲從。或曰明從。借肝胆相照之字面。藉情意投合之名目。暴橫放侈。無所不至。其募黨與於地方也。或以修築港口。或以敷設鐵路。或曰治產。或曰殖產。啖以巧言美利。破壞地方自治之基礎。蹂躪私人權利之自由。其所專壹注意者。黨勢之扶植。黨運之擴張耳。民生之利害。國家之休戚。非所問也。余嘗目政友會曰尊氏黨。足利尊氏人名。以其巧利用人之弱點。而以私慾誘之也。抱合異分子。而不擇彼此也。無名譽。無氣節。無政見。政策。惟腐心於多數勢力也。是故閥族所爲。雖有不法。便於己。則不敢咎。政府所行。雖有不當。利於己。則不敢責。以代表國民之政黨。而爲藩閥之爪牙。以代表輿論之公人。而爲私人之走狗。今也入當行政之局。亦爲向來情意投合所拘束。舉一切施設。襲踏閥族內閣之計畫。有冗官而不能淘汰。有濫費而不能節減。苟彌縫一時。欲以糊塗天下之耳目。其心事之陋劣。罵詈之而不足。涕唾之而不足。嘔吐之而猶且不足。余故曰。政友會之死也久矣。非始於今。

日也。

國民黨。今之政界中惟一之民黨也。以比較的清潔自許。人亦稱許之。政黨也。然其渴於利祿權勢。亦與政友會在五十步百步之間耳。以故旗幟常少鮮明。行動亦不免曖昧。其政見。如守內治主義。如採外重主義。或如消極政策。或如積極政策。以爲國民之後援乎。無奮迅猛前之槩。以爲政府之勁敵乎。又無玉斗紛碎之氣。一半嬰守舊壘。不敢進取。一半急於功名。有暮夜通款於官僚者。以故黨人中。動輒支吾齟齬。一則欲進。一則欲退。一則欲左。一則欲右。如兩頭蛇之迷於進退也。平日恒口輿論。然不能爲輿論之先覺以指導之。又不能爲輿論之僕從以跟隨其後。其在議院中。每爲多數黨所壓迫。悶悶之情不自禁。而又不能力大聲疾呼於國民前。宣戰於多數黨。每遇一事件。一問題。使後輩末流。從事戰鬪。所謂首領名士。皆袖手傍觀。如痛痒不相關者。蓋其意謂。政友會已挾大多數之勢矣。勝敗之數。不待討論而知。吾曹雖奮戰格

鬪無益也。然以少數黨當多數黨。其無勝算固矣。然謂爲無勝算而不戰。何如初不蒞於議會之簡便。何如全廢一切討論。又何如全廢議會之一讀再讀等一切形式之最爲簡捷哉。不見夫愛蘭之巴納耳氏乎。方其率僅僅廿八人之同志。獅子吼於英國議院壇上。保守自由兩大方。戰栗震怖。無復人色矣。爲政界之少數黨者。不可無此壯烈意氣。苟有一片誠實。一副熱腸。無論成敗利鈍。猶足以震動政界。而國民黨之現狀如此。徒不過留蛙鳴蟬噪之無用饒舌於速記錄上。以資他年之回想耳。可憫也夫。要此輩無一片誠實。無一副熱腸。疎慢怠惰之本性。自養成一種黨風。終陷於如是半身不隨之重症耳。譬之政友會如微毒之入骨髓。又如渾身壞爛之癩病患者。國民黨如脊髓患者。又如中風症。均爲不治之重症。均在腐敗私黨之列。固不可以健全公黨目之矣。至於中央俱樂部。祇官僚不潔之豚犬耳。何足掛齒牙乎。

余嘗竊怪今之政黨中人。就個人見之。有學者焉。有才子焉。有智謀者

焉。品性高潔者有之。操行堅確者有之。意氣壯烈者有之。以爲一黨而概括之。則無廉耻。無氣節。無信義。無識見。無品格。貪婪淫佚。陰險柔佞。猜疑媚嫉。輕佻浮薄。鄙劣怯懦。舉凡一切腐敗。醜陋。污穢。溷濁。惡德。惡行。莫不兼具。以堂堂公黨爲一大搬糞船。以巍巍議院爲一大厮圍。堆積天下最大不潔物於其中焉。醜聲臭聞。達十里外。令人望風辟易者。何歟。不知政黨中別有一種空氣。使黨人腐敗乎。將兩院議場自有一種麻藥。使黨人沒於醉生夢死之境乎。苟欲圖廓清政界。非縱橫斷今之政黨。盡破壞其組織。盡淘汰其分子。而更闢一新世界不可。然此非一朝一夕之事。又非一人二人之力所能爲。亦非憲政之一大不幸耶。嗚呼。自立憲之制行。二十餘年矣。自有政黨。又三十餘年矣。人人望憲政之盡善盡美。而憲政之阻撓障礙益甚。人人渴仰政黨內閣。而政黨之腐敗溷濁益甚。由今之方針。而不變今之形勢。憲政之前途。可知已。而致之者。乃民間私黨之罪也。

雖然致憲政之腐敗壞爛者。不特閥族官僚與民間私黨之罪。抑亦國民之罪也。余嘗謂我國民非未知立憲政治爲何物乎。夫立憲政治者。輿論政治之謂耳。輿論本於人人公是公非之心。而必由議會代表之。然今之議會果代表輿論乎。議員中有代表輿論之資格者。果何人乎。試舉一事證之。現在苦租稅苛重者。全國五千萬人。莫不皆然。稱曰輿論。未有的確於此者。然而議會中四百頭顱。有一人喝破減輕租稅者乎。無矣。政友會然也。國民黨然也。中央俱樂部亦然也。則今之政黨與今之議員。無代表民意輿論者。亦可知矣。然國民勿怪乎。政黨之不代表輿論。而議員之不代表民意。何則。國民之對於政黨及議員。未嘗望其代表民意輿論也。何由而證之。曷見夫選舉場之事乎。在十數年前。候補議員之求投票也。有由姻戚之關係者。有由師資之關係者。有由實際上關係者。有由業務上關係者。有由利益交換者。有由武力脅逼者。有由銀錢收買者。今則銀錢收買之力。獨能排除一切情實。交際脅

迫等種種方法手段。莫能與抗者。每有一選舉。候補者所費。多者三四萬圓。少者不下一萬圓。運動者云。周旋家云。有力家云。同主義者云。雜然出來。左紛右拏。圍繞候補者身邊。甘爲牙保。以收買投票之名。攤配選舉人。一票之價。最廉者不下一圓。最貴者上十數圓。實由牙保中飽最夥也。候補亦素知其情。然一離牙保之手。則幾千百投票。四分五裂。不可收拾矣。此亦候補者死生存亡所繫。故飲泣瞑目。信牙保揮霍。選舉人惟聽牙保言而已。初不問候補者人格如何。不問才幹如何。不問識見操行如何。惟收買價值貴者。我之投票所赴。何知其人之足以代表民意輿論與否。又何望其人之果能代表民意輿論哉。且已受銀錢而賣投票矣。則選舉人之與被選舉人。止買賣雙方之關係而已。何有代表被代表之資格乎。候補者已買得議員之地位矣。此後行爲言論。惟我意之所欲爲。何容選舉人掣肘乎。且夫不知由銀錢而收買人之爲醜陋。可羞。又何知由銀錢而收買於人之爲人間最大羞耻事。而先

鳴於選舉場者。大概此輩爲多。議員之品格日下。而又政黨之腐敗。壞爛益甚者。以此。憲政破壞之源。實在於此矣。

夫立憲政治者。輿論政治之謂也。輿論者。國民公是公非之意見之謂也。國民而無政治上是非之意見乎。是無爲立憲國民之資格者也。有是非之意見。而賣投票之權利乎。是賣立憲政治者也。甚者以一個投票。賣於甲。賣於乙。賣於丙。藉無記名法之便。行再賣三賣。其賤劣無耻至此。而其人則傲然橫行於選舉場中。毫無羞耻之色。雖有選舉罰則之設。雖有警察官吏之取締。亦無奈之何也。况警察官吏亦置身情實之旋渦中者。所謂取締厲行。豈足信哉。大抵四百議員中。不由收買投票之手段而得中選者。果有幾人。試就所謂某黨地盤。某黨勢力圈內而驗之。每一次選舉。有收買投票決不行者乎。曰無有也。特不過賣付其黨人者。價值較廉。售與他黨人者。較貴而已。今也政友會在議院中。稱最大多數黨。設有某某人焉。拋去一百萬金。以爲某黨運動之資。

則所謂最大多數黨者。亦一夕崩潰矣。如其運動手段方法。不失穩宜。五十萬猶可。三十萬或猶可。如是而得一百人。如是而得二百人。則在議院中。可以擅多數黨之名。又可以藉輿論之名。得逞。倘若無人之態矣。果然。今之大政黨之價值。亦可知已。輿論政治之真相。亦可知已。然則真多數黨者。果如是乎。真輿論政治者。果如是乎。曰。否。此國民之學。無識致之也。國民之無廉耻。無道心。致之也。

今也政府收買議員。議員亦收買選舉人。兩兩相依相助。破壞腐蝕憲政。而不悟其醜。恬然語人曰。先進立憲國之實際。亦如是而已。古今來豈有理想的政治哉。然則立憲政治者。賄賂政治之謂乎。輿論政治者。收買政治之謂乎。果然。余欲呪立之政治者矣。

余故曰。今之日本國民。未知立憲政治爲何物者也。未有爲立憲國民之資格者也。夫其根本如是腐敗矣。而乃區區改正選舉法文。不知本末輕重者。不過增一多事耳。此亦今之所謂大政黨乎。今之所謂立憲

政府乎。嗚呼。自立憲政治已行。二十餘年矣。政府之與議會國民宜乎
駸駸向進步之域也。然而江河日下。不可復返。其腐敗如此。其弛廢如
此。夫一結核菌耳。可以殺十百人。可以殺千萬人。今也政府一結核也。
政黨亦一結核菌也。選舉人亦一結核菌也。腐蝕壞爛之痕。隨處皆是。
及今而救之。不爲太早矣。況今而不加一大斷割。一大洗滌乎。十年之
後。不知日本憲政之歸着果如何。豈特憲政歸着之不可知而已哉。雖
日本帝國之存亡。亦不可知矣。萬一使後之史家曰。太平洋之西。黃海
之東。嘗有一立憲國焉。曰日本。今則亡矣。今日之日本人。將何面目。對
於祖宗。下見後世子孫乎。余輩非喜爲不祥之言者。然一念至此。安得
不更惕然。懼。慄然。恐也哉。

世道人心之一大危機

夫政界之腐敗。至今日而極矣。風俗之腐敗。亦至今日而極矣。然而民心趨向之機微。則又有不得不最爲寒心者焉。昔者前漢宣帝。承武帝窮兵黷武之後。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一時稱爲中興明主。嘗欲伐匈奴。魏相諫曰。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計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乃欲發兵討遠方夷狄。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也。宣帝乃止。今就都下報章見之。父子夫婦兄弟相殺相戕者。無日不有。計一年之內。不止三四百人。其餘朋友親故。爭財爭色。爭權利。由睚眦之怨。相刺相屠者。更十數倍焉。此果何象。此而非不祥之事。天下豈有不祥之事乎。

或云。方今承日俄大戰之後。人心大變。有粗暴自負。剛勇自喜之風。其餘弊乃見殺伐之象耳。不足憂也。此亦非無一理。然自日俄大戰至今七八年。而人心風俗之殘忍冷刻。逐日逐月。有增無減。則似非一時之餘弊矣。且今淫佚猥褻之風。游惰怯懦之俗。滋蔓於社會中。不特止粗

暴剛勇之弊也。果然。此亦非人心趨向一轉捩之兆耶。

聞近年有白蟻者。至么麼。然其蝕物。極神速。極輕微。而其害殆不可測。往往駭人耳目。云某某兵營。不知何時。爲白蟻所侵。某某校堂亦罹其害。就而驗之。堂構壯大如故。然子細檢之。則自柱楹而基址。而屋蓋。無所不留腐蝕之痕。如猝遇暴風雨至。則立時崩潰。不可復支矣。所謂土崩瓦解之患者此。竊疑今之社會人心。最深之根柢。最微之分子。非亦爲一種白蟻所侵蝕耶。然而熟察當局所爲。令人轉不禁危懼之念。何以言之。

夫大義名分四字。非今之學者識者之所視爲四十年前舊物。而又政治家宗教家教育家之所視爲奇怪者也耶。然嘗試思之。微此四字乎。維新中興之大業。何由而成。東北之士民。何由而束手聽命。海內不逞之徒。何由而屏息不動。四民同等之制。何由而行。且不特此也。三千年來金甌無缺之國體。何由而維持至今。曾無絲毫之污垢乎。然而我當

局似未嘗一思到此也。彼其外面雖陽粧恭敬之態，而其中心則非毫無忠愛惻怛之誠耶。如不信余言，盡見夫南北朝正閏問題乎。南北朝正閏之說，非待明治四十四年而後定之問題也。南北朝雖均是皇統，而北朝乃係逆臣尊氏所擁立，其本意在欲賜錦旗以避謀叛之名耳。非踐歷代相承之寶祚也。至南北合同之約已成，後龜山上皇遷都，傳三種神器之後，乃始傳統，自此以前，決不得目以正統。此一事，理義至明白，不容疑矣。然文部當局則却顛倒正閏，混同黑白，堂堂揭之全國學堂課本，而不少悟其荒謬。偶有人詰其不稽也，始則弄堅白同異之辨，後則周章狼狽，務爲糊塗之計。終至使海山千年，俗語海千年，山千年，言閏歷最深也。之老獍巨頭公爵叩頭乞哀於黃口乳臭之一漢學書生焉。其醜態最甚，可謂咄咄怪事。其不辦事體本末，亦可謂咄咄怪事。

夫宮內文部二省俗吏，平日對人，每有一事及宸影云云，勅諭云云，以針爲棒，嘵嘵言語，似天下最大事變，忽自腳底起，往往令人疑其有無。

常識焉。而今文部所編定。全國各學堂所頒之國史。乃顛倒皇統之正閏。却爲牽強附會之說。欲以飾其非。其心術之鄙陋。似不知有人間羞耻之事者。以如是之人。而當文教之局。任國政之重。以如是之心術。而說忠君。談愛君。其能不爲僞忠君。僞愛國者幾何。名教之弛廢。風俗之腐敗。寧足怪哉。

抑更有甚焉者。何也。如幸德一輩。大逆不道是已。蓋本朝有史以來。人臣而犯大逆不道之罪者。雖有蘇我馬子。北條義時。足利尊氏。而未有匹夫匹婦。對於至尊。敢謀大不道者。此實我皇統之所以最爲神聖尊嚴。而又我帝國歷史之所以冠絕乎萬邦也。今也聖明在上。恩德之隆。前古無與比倫。然幸德一輩。何物鬼畜。以日本民族之一分子。而敢謀大逆不道。雖其本身悖亂。固不可人類視之。亦豈非明治昭代之一大污點耶。憶二十年前。有內村某者。爲第一高等學校教諭。不肯叩頭宸容之前。當時余推彼心術之大不敬。竊恐後來有更甚者。今乃果有幸

德一輩之事。內村係基督教徒。幸德爲無神論者。然子細尋其思想徑路變遷推移之迹。自有一條脉絡。夫幸德一豎子耳。余之所竊怕者。今之社會最下層之中。如是之心情。如是之狂妄。不必僅止內村一人。又不必僅止幸德一輩。毒氣之所浸染。微菌之所蔓延。生息而不已。則其害毒所至。有不易測者矣。履霜而堅冰至。思念至此。令人不禁肌粟髮立也。且余之所最爲奇怪者。方幸德一輩立于法廷之下。受法官審訊。毫無慚愧之色。又無謹慎之意。其態度。其辭氣。殆似擬志士仁人殺身殉道者。甚至幸德菅野等。相顧默笑。以神聖法廷爲狎侮之場焉。其無狀無耻。幾乎沒人理者矣。彼等瘋癲喪心之徒。不足多怪。而社會耳目自許之操觚者輩。無一人叱責之者。世間讀者亦無一人詫異者。恬然視爲一種殺人劫掠之流亞。徒逞好奇之念。而不寤其爲三千年來最大不祥之事。爲最大逆不道之兇賊也。亦足窺社會心理之麻痺不仁矣。世道人心敗壞至此。我安得不危懼又危懼哉。

然而世之說道德倫理者。動輒云。忠孝非道德之全體。忠君愛國亦非世界弘道之倫理。又云。今之道德觀。與古之道德觀不同。舊革囊不可以盛新酒漿。舊倫理豈足以束縛新人。殆似以忠孝一本之教爲現代之障礙物。忠君愛國爲島國根性之標榜者。設使忠孝非道之全體乎。所謂道德之根本者。果謂何。忠也。孝也。僅不過舊日之倫理觀念。則今日之新倫理。果視忠孝二字爲死語乎。試思微忠一字也。天壤無窮之勅語。指教育勅語而言。非一故紙耶。微孝一字也。將置伊勢太廟於何地耶。夫已有國家矣。有君民矣。非以忠君愛國爲道德上第一義。而以何物爲第一義乎。余素蛇蝎視夫僞忠僞孝。僞忠君僞愛國者。然自日本國民見之。除忠孝二字外。決無道德之標準。又無第一義。苟日本民族而一日未滅也。此二字。未來永劫。決不容絲毫動搖矣。蓋倫理之精神。本無新舊之差別。道德之標準。豈有古今之異同。如其有異同。止形式上事。至於精神上。則通今古而不動不移。是之謂真道德。是之謂真倫理。不此之知。而云云。是非。

詭辨耳。曲學耳。

且也。坤輿上各民族。必有一種特長。斯拉夫族之豪宕胆大也。日耳曼族之縝密細心。不倦不撓也。諳格魯撒遜之質實剛健。執拗不屈也。拉丁之輕快伶俐也。或以氣魄勝。或以精力勝。或以意志勝。或以情熱勝。而我日本民族之特長。果何物。氣魄乎。意志乎。精力乎。情熱乎。是數者。雖不必落人後。然先天以來。後天以後。有他民族萬萬不可企及者。卽我君民一家之國體。是已。奉戴萬世一系之皇統。是已。此乃我建國之精神。而又明治中興之精神也。苟無之乎。我帝國之金甌無缺。早已玷污於北條足利二氏之時代。而我日本民族。早已支離滅裂於千百年前矣。夫然。忠孝一本也。忠君愛國也。洵爲我民族之根本的主義。而又原始的精神也。後來民族之擴大發展。亦必不可不由此。我日本民族而滅盡則已。不然。是主義。是精神。雖千萬年後。決不容寸毫動搖矣。方今當局日日標榜忠孝之說。忠君愛國之義。鼓舞指導他人。已則不必

忠不必孝。又不必忠。君愛國。學者先生亦日日說道德。談倫理。而其中心實非有惻怛之情。如世道人心。夢寐不曾思及。而無良之小人。狂妄之兇徒。又持無君無父之邪見。蓄陰險猛惡之毒念。敢構大逆不道之謀。觸機觸事。欲以逞其野心焉。如是而五年十年。日日夜夜。每分每秒。蔓延益廣。浸染益汎。腐蝕益深。余所謂社會道義心之根柢。亦罹一種白蟻之害者此。雖曰我帝國之基礎。牢固不拔。萬無動搖之虞。亦豈非世道人心之一大危機耶。此余之所以最抱杞人天傾之憂者也。且不特此也。盍見夫支那民族乎。有七十萬方里之廣土。有四萬萬人之衆民。而以其愛錢愛身愛色。虛僞心太多。黨派心太强。故一旦猝遇亡國之禍。而莫之能救也。今也我日本帝國之最大根柢。稍稍爲白蟻所蝕。而淫猥貪婪怯懦鄙吝之風。滿於都鄙。宛然支那民族之續矣。古語不云乎。與與同道罔不興。與亡同道罔不亡。嗚呼。日本之將來。亡國乎。興國乎。

日本帝國國民之覺悟

蓋自悲觀的方面見之。我日本之有亡國之風。確是實事。又自樂觀的方面見之。其有興國之象。亦確是事實。意者我日本無乃在興亡之間乎。

抑余又再四反覆思索。乃悟有大可恃者存焉。何也。試思我明治皇帝非不世主之英主耶。非乾剛之聖德日新月隆耶。日月方懸於中天。何處有昏暮氣象。余輩幸生而遇此時代。親浴聖天子之治化矣。出何亡國不祥之言乎。且帝國臣民五千萬人中。腐敗墮落者。雖不乏其人。然要止中流階級。其餘大多數平民。未嘗喪失本來淳朴剛健之性情也。苟涵養淬厲。訓諫匡正。不誤其方。則人人爲帝國之忠臣矣。又爲祖宗已來之良民矣。不見夫陸海軍下級兵卒乎。平日無事。則耐風雨。耐寒暑。耐勞苦。耐上官苛責。毫無憤怨之色。一旦有事。則在萬死一生之境。

猶且不忘從容就義。臨命終時。耳天皇陛下萬歲之聲。含笑瞑目矣。此時此際。無利害也。無是非也。無得失也。一心一意。惻怛之情。不期然而然者。蓋宇內雖廣。種族雖多。何處有如是氣象。又何人有如是性情。此則我日本民族之特色也。本性也。亦非三千年來君民一體之國體使然者耶。此輩不表現乎平日者。實由其在社會之最下層。恒甘爲一種潛勢力也。此其所以益爲可貴也。今也聞日本其亡其亡之聲。此輩而翕然起來。則人人愛國志士矣。人人殉國義人矣。何等重大事。何等大厄。無不可當者。又何亡國不祥之足憂哉。

且元老也。當局大臣也。政黨也。政治家也。亦係日本民族之一分子。其良心良智。豈必盡麻痺而已哉。彼等矚矚矚矚。如今之甚者。特由其逐一時榮華之快樂。而彷徨於醉生夢死之中也。由無人自旁提撕覺醒之者也。

余輩一介老措大。不學無識之田舍漢耳。然野人叫聲。亦時有天啓之

音。將來禍福。豈無出乎余輩之口。而入於一世之耳者乎。苟一言而不當。余甘服于死。萬死之形。不然。世人亦謹聽余言。

余最先敢告於今之元老諸公。公等須眞面目矣。公等非文久慶應中志士義人耶。又非維新中興之功臣耶。昔日之櫛風沐雨。十年一日。常出入於虎穴之中。冒萬死而博一生者。非公等耶。昔日之一飯不曾忘君恩者。非公等耶。今也公等之貪利祿。慕權勢。賣私恩。樹私黨。似毫無殉國奉公之誠。何歟。豈四十餘年榮華寵倖之夢。消磨盡公等精神氣節乎。東大陸之將來。風乎。雨乎。禍乎。福乎。聖天子之信任公等如何厚。國民之期望公等如何重。公等自省平日行事。果不辱聖主知遇乎。果不負國民倚賴乎。縱聖主不咎公等。國民不責公等。公等獨不愧於心乎。中夜人定之後。孤燈耿耿之下。靜追憶往事。而想到身後。公等能得安眠乎。公等何不翻然覺悟。而反舊時面目也。

余敢告於當局諸大臣。公等須眞面目矣。公等非平日國士自自許者

耶。公等二十年來奔走驅馳於政界者何故。今也辱聖明之知入而居於臺閣之上。軍國重事一繫乎公等雙肩焉。制度整理者何。財政調節者何。公等何不排去一切情實。顧平日主張如何。公等而不自欺。帝國今日之形勢。非歷歷於公等面前耶。外交果振乎不振。內治果整乎不整。國民窮苦之聲。不響於公等之耳乎。其憔悴之色。不映於公等之目乎。今日最大情弊果何物。最大急務果何事。今之時。容公等夢榮華。渴利祿乎。公等何不反舊時真面目也。

余敢告於政友國民兩黨。卿等須真面目矣。卿等非今之所謂大政黨耶。卿等十年來主張政策果如何。盲從云。明從云。情意投合云者。果何等事。消極云。積極云者。果何等意義。代議制者何。立憲政體者何。卿等平生言行。不辱選良之名乎。卿等何處與國民福利福乎。黨派之利害。與國家之休戚。孰重孰輕。國民今果何等情狀。國家今果何等形勢。今日豈卿等屑屑於小感情小利害之時乎。弄小機畧小術策之時乎。卿等

何不反舊日眞面目也。

余又敢告於陸海軍人。卿等須眞面目矣。卿等非日清役之猛士耶。又非日俄役之勇士耶。卿等非國家之干城耶。卿等胸間金鵝乃卿等萬死一生之標章。然今日生者之榮。非所負於當時死者居多耶。一將功成萬骨枯。卿等功名富貴大半。非下級兵卒鮮血之餘瀝耶。兩次大戰之勳業。非一則由聖天子之威稜。一則由忠勇國民之後援耶。卿等早已忘之乎。武人愛錢。古今來所戒。卿等財物。何所得來。卿等漁色。何歟。卿軍資也。軍需也。非盡國民之膏血耶。卿等隨手揮霍。一如湯水。何歟。卿等以農夫商販漠視國民矣。然微農夫商販爲之後援。卿等獨能爲何事乎。卿等方且夢想曩日戰勝矣。然將來勍敵。更有可怕者。卿等而不早自戒。卿等必有千百悔不及之日矣。卿等何不反舊日眞面目也。余又敢告於貴族縉紳。卿等須眞面目矣。卿等非祗祖先之餘澤。竊聖主之恩寵者耶。卿等上之何功勞於國家。下之何施爲於民生。卿等儻

祿名位。非卿等無智無能之徽章耶。卿等高自標置。居於四民之上。卿等果有坐人上方之資格乎。卿等自冒皇室藩屏之名。卿等果知忘身奉公以報聖主海岳之鴻恩乎。卿等依附於宮廷。不類社鼠城狐之爲乎。卿等非國家之贅瘤耶。非國民之寓公耶。卿等勿恃九重之庇護。日月雨露之恩。雖及虺蛇豺狼。而福善禍淫之天道。豈有一分之漏洩。卿等而不自戒飭。累國家體面。污宮廷威信。非淺鮮。卿等恐無保首領之途矣。卿等何不反眞面目。守其本分也。

余又敢告於富豪之徒。卿等須眞面目矣。卿等巨萬之富。卿等勤勉節儉之所致乎。卿等非陰假官權之力。而壟斷私利耶。非由賄賂收買之手段。而橫奪國利民福耶。卿等致富之術。與詐欺竊盜相去幾何。卿等非啜小民之血而食其肉者耶。非絃歌笑語於細民之飢寒哀號聲裡者耶。卿等非賴國家法律之庇護。纔保其財產安全耶。然卿等何所報効於國家。卿等勿自恃其富。勿誇其家門在金城鐵壁之中。恃而入者。

悖而出。卿等富之影。非卽死之影耶。大地缺裂。山河破碎。何處有金城鐵壁。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積不善之家。自有餘殃。因果報應之律。豈獨容卿等脫免乎。卿等而不悟。亡家滅賊之禍。今墜來卿等頭上矣。卿等早反眞面目也。

余又敢告於宗教家。卿等須眞面目矣。卿等非以濟度衆生。博愛救世爲招牌者耶。然賣死信仰。而買生大黑寺婢者。非卿等耶。強賣枯靈。以代肉麪包者。非卿等耶。日夕罵僞善。而日夕行僞善。廿四時中口信仰。而一分一秒無信仰之誠。以墮落阿鼻之身。以懷疑滿腹之心。猶且溫然藹然。念彌陀佛。唱亞孟。卿等無乃玩弄物視釋迦基督乎。今日攪亂國民之信仰。破壞心理。使其無所歸向統一者。抑誰之責歟。卿等而猶有人心乎。何不反眞面目以圖消滅罪障也。

余又敢告於教育家。卿等須眞面目矣。卿等非作未來國民者耶。然卿等非日日夜夜使國民蒙昧。使其輕薄怯懦狡猾。且使其爲歷劫的小

國民耶。或云日俄之役。得百戰百勝之利者。卿等力居多。果然。現在卿等老耄乎。失神乎。教育勅語。豈教人僞忠君僞愛君者。卿等如何奉行聖旨乎。教育權威之墜地者。誰之過歟。卿等何不早反真面目以謝其老悖之罪也。

余又敢告於五千萬同胞。卿等須真面目矣。卿等非新人自許者耶。非一等國民自貢者耶。卿等刮其目。洗其面。去浮誇之氣。祛驕慢之念。卿等知識才學。非歐美人之霍售耶。卿等富力財力。非方且瀕破產之窮境耶。某清人嘗罵卿等爲賣淫國民矣。卿等果不耻此言乎。某英人嘗怒卿等欠商業道德矣。卿等何不改輕佻之態也。某美人嘗嘲卿等少發明獨創之力矣。卿等何不積累工夫。沈潛刻苦也。卿等真心自信日本民族之精神物質。俱屬世界中優良乎。將現在果有最優良之實力乎。卿等非動謂膨脹的日本耶。膨脹者。水脹火脹之謂也。病的增長之謂也。腐敗壞亂之謂也。卿等果知之乎。卿等非自稱武士道的國民耶。

然卿等怯懦淫佚。何歟。愛錢愛身。何歟。不重節義。不知廉耻。何歟。卿等祖先質實剛健矣。清廉潔白矣。弘毅寬裕矣。卿等何不自猛省也。卿等將來果堯天舜日之太平乎。將疾風暴雨乎。非九死一生之大難刻一刻念一念。追來卿等身邊耶。卿等欲免亡國滅種之禍乎。何不一日早反真面目也。卿等不早自反真面目乎。異日天柱摧地維碎之時。卿等雖再欲真面目。豈可得乎。蓋真面目者。真劍白刃也。真實也。敬神云。卽此心信仰云。亦卽此心約而言之誠而已矣。誠自不妄語入。妄語之人。妄語之國民。豈可容身於天地之間乎哉。

余更告於我帝國上下。卿等試一舉目見東大陸形勢如何。七十萬方里之地。非方且瓜分耶。四萬萬之生靈。非方且浮沈於水火之中。埋沒於塗炭之下耶。非險險嗚嗚待來蘇之人耶。黃種之立國於世界者。不止十數。今也前後顛踣。不能復起。而我帝國獨屹立於五洲之上。以三千年之舊邦而精神元氣磅礴不衰。此豈非我帝國宜自覺天職之時。

耶。天。之。福。於。人。類。無。白。種。獨。厚。而。黃。種。獨。薄。之。理。蓋。窮。則。變。變。則。通。今。日。非。黃。種。復。興。之。運。耶。修。爾。德。焉。養。爾。力。焉。心。宜。小。也。膽。宜。大。也。我。日。本。之。於。東。大。陸。也。非。兩。敵。相。抗。也。勿。以。侵。畧。之。念。臨。人。勿。以。侮。弱。之。眼。視。人。以。不。嗜。殺。人。之。心。持。扶。殖。人。道。之。主。義。行。同。種。同。族。患。難。相。救。疾。病。相。養。之。政。策。以。生。人。之。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以。佚。人。之。道。勞。人。雖。勞。不。呻。殺。人。劒。卽。活。人。劒。恩。威。兼。行。寬。猛。相。濟。有。功。勿。自。伐。有。德。勿。自。恃。勿。急。於。一。時。之。近。功。而。誤。百。年。之。大。計。加。以。誠。實。惻。怛。之。心。始。終。弗。倦。弗。撓。是。之。謂。王。道。果。能。此。矣。豈。特。日。本。民。族。之。發。展。云。已。乎。哉。黃。種。統。一。可。得。而。期。世。界。和。平。可。得。而。望。四。海。兄。弟。天。下。一。家。之。最。上。乘。理。想。亦。可。得。而。庶。幾。矣。

鳴呼不可失者非時耶。不可逸者非機耶。我帝國之耀聲威於五洲。貽功業於百代。今日也。儉一時之苟安。釀方來衰滅之禍。亦今日也。起矣。五千萬衆帝國之安危禍福。決在目前。今之時非斷而行之之秋耶。善

起。者。也。設。維。新。之。御。誓。有。之。云。上。下。同。心。盛。行。輕。綸。余。所。我。帝。國。上。下。同。心。奮。

支那分割之運命

日本帝國民之覺悟

大正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印刷
大正元年十二月卅一日發行
大正二年一月十日再版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著者

中島端

發行者

小谷保太郎

印刷者

三島宇一郎

印刷所

弘文堂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同所(電話本局二二一六)



111

73

500000

13